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李芳華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七

明 何楷 撰

周宣王之世詩二十篇

都人士周人思共伯和也 共國伯爵和其名按竹書紀年周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大旱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司馬彪云共伯和修行而好賢厲王之難天子曠絶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天子共伯不聽弗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焚卜於太陽兆曰厲

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歸還於宗逍遥得意於共丘山之首莊子及呂氏春秋魯連子皆言共伯得志於丘首即其人也周宗亡而復存實賴共伯之力此詩之作當在其逍遥共山時故有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之語羅泌云共和十四年宣王立說者曰周室無君周公召公共和王政故號之曰共和自史遷至溫公無異議也予不敢以為然夫厲王之時周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予聞厲王之後有共伯和者以德和民諸侯賢之入為王官十有四年天旱廬火歸還於宗逍遥共山之首宣王乃立是以王子朝告於諸侯猶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是宣王之前諸侯有釋位間於天子之事者矣然則所謂共和者吾以為政自共伯爾若曰周召共和吾弗信也和之賢也蓋干王政而非其得已者也向秀郭象援古之說以為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

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立之不喜廢之不怒斯則得其情矣呂氏春秋云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内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絶而天下皆來謂矣以此言物之相應也羅苹云按人表厲王後有共伯和孟康謂其入為三公蓋周室無君和以三公攝政惟其日久故有大旱之變兩十三州志謂共伯後歸國逍遥得意於共山之首使其竊篡則宣王之立可能得志於共首哉共謂今之共城故漢之共縣寰宇記云厲王崩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立為宣王共伯復歸於國共山在縣北十里其事益明而水經注亦云共即共和之故國山在國北故又曰共北山

彼都人士狐裘豊氏本作求黄黄陽韻賈誼新書作裳其容不改出言有章陽韻行歸于周萬民所新書作之望叶陽韻武方翻孔穎達云襄十四年左傳

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　賦也彼指其伯也都西都鎬京也孔云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彼都人士言彼乃我西都之人素以士行著聞者即昔人所稱懷道抱德修行好賢是也亦因其辭位逃榮故但以士稱之又蘇轍云都美也都人士士之有美人之行者也亦通狐裘此人所服也黃黃朱子云狐裘色也以裘皮非一狐之腋故重言之按黃衣狐裘大蜡之服也故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又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則黃色之裘為野人所得用矣其伯既廢之後逍遥其山同於野人故亦服此孔云狐色不等狐白非君不服狐青及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若黃狐及麤惡者庶人亦服之彼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庶人服犬羊不裼故此狐裘亦不裼取其溫裕而已又按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

裼之注謂君子士大夫也則狐裘黃衣貴者亦服之但以次章言臺笠乃野人所用故知此當為野服耳其容不改者言其動作容貌有常也章說文云樂竟為一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出言有章者吐辭合乎倫理亦如樂章之有節奏也此追思其平日在位時丰範如此也周亦鎬京也萬民所望者望其自外行而復來歸於周以為民之儀表也禮緇衣篇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因引此詩愚按此第推言其足為民望之實衣服不貳從容有常即所謂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者非指此狐裘黃黃言也又左襄十四年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引詩意以不忘舊國為不忘君不忘社稷之比舊說訓周為忠信非也

彼都人士臺爾雅豊本俱作臺笠緇撮叶屑韻祖悅翻彼君子

女綢直如髮叶眉韻方結翻我不見兮我心不説眉韻音悦豈本以此為第

三章　賦也臺笠鄭云以臺皮為笠臺草名林兆珂云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簦笠詳見南山有臺篇笠所以禦暑雨有柄曰簦無柄曰笠孔云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羅願云草服草笠自伊耆氏為蜡始蓋已久矣然猶存其衣服之制謹而不敢變緇撮毛云緇布冠也撮說文云兩指撮也朱子云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孔云按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故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又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亦得為紂帛何知非紂帛為玄冠而言緇布者

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从才者爲帛从甾者爲布此言緇故知非帛且若是帛爲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士冠禮云緇布冠頍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繩亦縧固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也按玄冠即委貌亦名冠弁陳氏云緇布冠無緌後世以尊者不可無飾故加繢緌用於始冠及大夫之卜宅與葬日而已庶人或以爲常服謂之緇撮則無梁矣季本云臺笠出田時所戴緇撮居家時所戴彼君子女謂貴家之女蓋指共伯之嫡媵後章尹吉是也又蘇云君子女女之有君子之行者亦通綢說文云密也綢直皆指髮言如髮猶言其髮有如此者按命婦首服有副編次三者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編則列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則次第也髮長短與已髮相合爲紒謂之髮鬄今但曰如髮而已以共伯既自棄其爵則其嫡媵皆不得服命婦之

飾故弟見其髮綢密而條直解頤新語謂一如其髮之本然不用髢為高髻是也共伯賢其內助亦必賢故詩人思而欲見之我不見兮謂未見其歸來周京故心思之而憂非謂不見此人也若果不見此人則狐裘黃黃臺笠緇撮已明明見之矣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質韻彼君子女謂之尹吉質韻我不陸本作弗見兮我心苑結叶質韻吉屑翻豈本以此為第二章賦

也充耳惟冕服有之琇通作秀下垂之象也解俱見淇澳篇云琇實者王肅云以美石為瑱塞實其耳是也此與下章垂帶而厲皆追言共伯昔日為諸侯時服飾如此觀衛武公詩亦云充耳琇瑩則其為諸侯可知矣尹尹氏也世世為周公卿吉鄭讀為姞唐宰相世系云吉氏出自姞姓黃帝裔伯鯈封於南燕賜姓曰姞又后稷妃家也左宣三年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或作郅潛夫論云郅與姞同而

字畀孔云尹姞世貴舊姓是有禮法者又姚寬云尹吉二姓俱出尹吉甫之後元和姓纂云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漢有漢中太守吉恪是也二說並存之苑毛云積也按苑所以養禽獸風俗通云苑蘊也言薪蒸所蘊積故有積義結締也孔云如繩束之為結也苑以言其思之不已結以言其思之不解意共伯攝政時必有以深當於民心者故思慕之深至於如此後二章意同

彼都人士寘韻垂帶陸本作帶而厲舊叶泰韻落蓋翻今按下文蠆邁俱無泰叶當讀如詈字叶寘韻力智翻與上句士字叶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卦韻我不陸本作弗見兮言從之邁卦韻賦也帶大帶也小爾雅云帶之垂者謂之厲左傳所謂鞶厲孔云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季本云從其垂下如屏履之有危厲之意焉按禮紳長三尺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注謂人長八

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
尺也卷通作鬈說文云髮好也引詩美且鬈一曰髮曲
也蠆說文云毒蟲也字象其奮螫曳尾之形長尾為蠆
短尾為蠍陸璣云一名杜伯愚按蠆尾能卷曲曰卷髮
如蠆當是假紒之形似之即首服中之緺也羅願云此
言命婦之飾謂首飾整然矣言發語辭邁說文云遠行
也我不見此人行歸於
周則願從之遠行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魚韻匪伊
卷之髮則有旟魚韻我不見兮云何盱叶魚韻讀如噓休居翻豈本作吁
矣賦也伊鄭云辭也餘說文云饒也象髮於旟者謂如
旌旟舒卷之狀羅願云淮南子言鄭舞者髮若結旌
許氏曰屈而復舒也結旌則旟之義鄭云此言士非故
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
禮自當有旟也盱說文云張目也云何盱矣猶云使我
如何其懸望乎言望之甚也初言不見則我心不悅繼

之以苑結又甚於不悅矣既又欲從之遠行既又不欲其終於遠行而不歸而託之懸望夫共伯和何以得此於周人哉雖曰不賢吾不信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序云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賈誼新書取其說而行之云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晝近貌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下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

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此之不行泳潰無界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今按狐裘黄黄以臺笠例之自是野人之服而以此為長民者衣服不貳可乎序不過勦緇衣成說耳朱子亦知其誤而以此詩為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因作此以歎息之且云屬王流死于彘其時都邑自不能如舊不必東遷之後也其語意亦近似子貢傳有君子懷三字大意當與朱傳同而其餘文盡闕申培說則謂尹伯封作周既東遷伯封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古若賦此亦不過勦詩傳黍離之意愚所疑者據舊說以前二章為言都人之賤者後三章為言都人之貴者意謂盛世之人貴賤俱佳濃淡皆好也夫萬民所望隆峻之稱既非野服之田夫所可居充耳琇實五冕之飾亦非都人士之等夷所可槩心疑詩之所思必有人焉先居高位而後淪沉

於草野者故作此以招之忽思及共伯和事而與詩中之語意一一皆合狐裘臺笠其時所見也猗實垂帶追憶之辭也稱之為士以著其不為諸侯也欲從于邁以明其長往不反也卒之曰我不見兮云何盱矣則猶是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之意耳味詩辭既非盛世之詩而尹氏之賢者於吉父姞氏之賢者於蹶父皆宣王時人與厲王時相近輒確信謂非共伯無足以當之千載而下必有以予為知言者

鴻鴈美宣王也出序王新即位丁亂離之後民莫適有居王命使臣勞來還定安集之於其還而勞焉出鄒元錫

詩經繹 序云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鄭玄云

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按天將有立父母二句今泰誓文也詳繹詩詞乃宣王勞使臣之作鄭云王閔勤念功有皇華之心哉

鴻鴈于飛肅肅陸德明本作翩翩其羽麌韻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叶麌韻讀如羽王矩翻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叶麌韻果五翻　比而賦也鴻鴈二句以比流民其下四句則勞使臣之辭從放此鴻鴈二鳥名毛傳云大曰鴻小曰鴈孔穎達云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嫌其同鳥雌雄之異故傳辨之羅願云按淮南鴻烈云鴈乃兩來仲秋鴻鴈來季秋候鴈來候鴈比於鴻鴈而小今北方有白鴈似鴻而小秋深乃來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唐杜甫曰故國霜前白鴈來蓋謂此爾

今月令及周書乃不復有鴻鴈候鴈之別月令則云八月鴻鴈來九月鴻鴈來賓周書則曰白露之日鴻鴈來寒露之日又來既是一種何得前後不齊如此許叔重注二鴈則以八月來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羽翼稚弱故在後耳今淮南子乃並作候鴈此當有所據愚按如羅說則以鴻名者乃鴻鴈而以鴈名者則候鴈也鴻大鴈小兼言之者取以為民老少長幼之比鴻鴈知避陰陽寒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故名之為隨陽之鳥鴈又一名朱鳥揚雄云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與肅肅解見鴇羽篇鴻鴈春則避暘暑就北秋則避陰寒就南民之避危就安似之舊說以為轉徙無定之比非也民實嗸嗸求安得不思所以為之地故有藉於之子焉之子歐陽修嚴粲皆云使臣也于往也後同征行也劬韻會云勤也韓詩云數也勞說文云劇也其勞頻數謂之劬勞也鄧云劬劬而勞之有父母心焉野爾雅云牧外說文云郊外詩傳云以細別言之則郊外之地名

牧牧外之地名野若大判而言則野者郊外通名以流民蕩析播遷故命使臣巡行郊外以招來之爰曰也王命之辭也及說文云逮也穀梁傳云猶汲汲也矜通作兢兢之為言危也此待煢可危之人若急為之所尚克有救稍遲則無及矣鰥寡即所矜之人也孟子云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劉熙云謂之鰥者為其愁悒不能寐目常鰥鰥然其字从魚魚目恒不閉者也寡倮也倮然單獨也又按鰥雖老而無妻之名然有不得及時為室家者亦名為鰥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是未老亦稱鰥也寡雖老而無夫之名然不必老而無夫者亦皆稱寡史卓文君新寡湖陽公主新寡皆當盛年亦有男子稱寡者左傳襄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是喪婦稱寡小爾雅以凡無夫無婦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是也毛傳亦云偏喪曰寡然則鰥是不娶之名寡是已娶而喪偶之名專主男子言之亦可有曠夫則有怨女矣總是無室無家之意

世亂民散舉目無非此輩洵可哀也重言以感動之或謂矜人之中惟鰥寡尤為可哀似覺支離今不取朱善云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乃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左文十三年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云寡君未免於此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藥韻達各翻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藥韻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藥韻他各翻

比而賦也中澤毛云澤中也鴻鴈性好居澤書彭蠡既瀦陽鳥攸居是也物類相感志云鴻鴈夜宿洲中鴻在內鴈在外遞更驚避備狐與人之捕己也鄭云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於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也垣孔云小墻之名于垣者先往治小墻之所將以起屋舍也于征則之子出而在野于

垣則之守已反而在邑矣蘇轍云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垣墻而安處之然後民知所止如鴻鴈之集于澤也堵即垣也公羊傳云五版為堵五堵為雉其高廣之制傳者不一有以一丈為版者則堵當五丈雉當二十五丈此毛傳說也有以六尺為版者則堵當三丈雉當十五丈此鄭箋說也然鄭又云雉長三丈蓋誤以堵為雉孔氏謂雉長三丈經亦無文也有謂版廣二尺者則一堵之墻長高各一丈一雉之墻長高當各五丈此周禮注說也然注又云雉高一丈長三丈則於五堵為雉之數又不合也有謂八尺為版者則堵當四丈雉當二十丈此韓詩傳說也何休所謂版長八尺接五版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是也有確謂雉長三丈者鄭駁異義云左傳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

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此即向詩箋之說然脩而下之堵當長六尺版只當長一尺二寸似無此理故王愆期疑公羊傳五堵為雉之文五當為三以諸儒皆謂堵長一丈三堵則三丈是雉之數然則五版為堵計一丈當長二尺正與周禮注說版堵之數合較為可信堵高廣各一丈三堵為雉以横言不以直言陸佃云雉飛若矢一往而墮雉雞類也不能遠飛崇不過丈脩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古者數數以萬度度以雉師曠禽經云雉上有丈鷚上有尺所謂上者言飛而上也雉上能丈故計丈以雉也曰百者見非一家也作起也鄭云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劬勞謂之子也與首章劬勞不同向勞在招來此勞在安集究窮也猶言終也之子今雖有從事版築之勞然其終能使民享有安居之樂亦何咨而不爲乎蓋勸勉之辭孔云欲其不憚勞也

鴻鴈

于飛哀鳴嗸嗸（豪韻）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豪韻）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豪韻起勞翻）比而賦也鳴之聲哀曰哀鳴嗸說文云衆口愁也重言嗸嗸者合鴻鴈言之也王言我之所以遣汝于征于垣頻頻勞汝如斯者豈得已哉念此矜人當蕩析播遷之後未有安宅衆口嗸嗸咸思控訴于上亦猶鴻鴈之哀鳴然此所以迴環焦勞于心而不能自已也哲智也維此哲人美之之子也我宣王自謂也君臣一體君勞心臣勞力我既劬勞于上之子明智之人體乎此心自當劬勞于下也愚說文云戇也指愚人曰彼者鄙之之辭借以相形不必有其人也宣驕猶易所云鳴豫宣字从回有轉運之義故詁者以為布也驕本馬名乃馬之高者一曰馬行貌人之高亢縱逸似之言假若彼一等愚人不能知我之心見我之僕僕相煩則第謂我居人上而不能體恤徒宣布其驕恣而已設言以感動之亦勸勉之意又蘇云興廢補

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為宣驕耳嚴云王者事業以民為本此詩可以見興復之規模矣左襄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匃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鴻鴈三章章六句 子貢傳以為懷流人而不顯其世申培說則云王者懷柔遠人流民喜之而作是詩朱子亦謂此詩流民所作然始曰之子劬勞明指他人末乃曰謂我劬勞何也即云之子乃流民自相謂似矣然爰及矜人二句終說不去且無意味嚴粲則謂之子乃流民美使臣之辭而以章首劬勞屬使臣後二章劬勞為自道至其解末章大意謂哀鳴嗸嗸乃是既有安宅

之後因生理未復别有所求在明哲之使臣憫其劬勞則將有以撫恤之若愚闇之使臣必將愬其求索無厭直以宣驕目之矣於文理亦近之但如此則祗是使臣之美耳與王何與如曰美使臣正所以美王何如徑作王言之為莊重剴摯而可列于雅乎郝敬云小雅自鹿鳴而下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謠一篇雜入其中此論是矣又緯書有四始之説以鴻鴈在申為金始其

理未詳

韓奕宣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王錫命之尹吉甫作詩美之　據竹書為宣王四年事孔穎達云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

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序云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鄒忠胤云韓為武穆與晉同祖

均屬望國諸侯之向背係焉而又密邇北國爲一方屏翰故莫亟於得韓命蹶父如韓良有以也蹶父因是以締姻而韓侯遂來朝蓋猶用繼世稟命之禮王因命之纘舊服受北國爲伯其依毗亦隆重哉而馭下之柄可概見矣黄震云謝即南陽宛縣衛武關以側楚韓扞臨晉以制狄皆天下形勝故宣王中興特著二詩焉又云前此厲王之世諸侯不朝入覲錫命之典視爲贅物宣王側身修行振舉精明一洗衰頽之迹尊文武之道而復之故封申伯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撫侯城齊所以懷東方之諸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以至淮夷不服則命召虎以平之徐方不庭則自將以征之規模宏大雖文武之世不是過也

奕奕梁山叶真韻疏臻翻亦叶先韻翰梅翻維禹甸叶真韻他鄰翻亦叶先韻亭年翻亦

叶徑韻質證翻周禮注作𢿱之有倬陸德明本作晫其道皓韻韓侯受命敬韻王親命見上之纘戎豐氏本作爾祖考皓韻無廢朕命見上夙夜匪解叶寘韻居縊翻虔共音恭爾位寘韻朕命不易陌韻榦不庭方以佐戎豐本作汝辟陌韻

賦也此章追述韓侯始受封而王命之之辭也奕說文云大也重言之者李本云大而豐也梁山據括地志在韓城縣東南一十九里雍大記云在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郃陽縣北四十里與韓城縣接界按其地臨河上當龍門之南西隔漆沮經耀州三水縣而後至豳去岐尤遠非太王遷岐所踰之梁山也太王所踰者何景明以為即禹貢治梁及岐之梁治田出穀稅曰甸詳見信南山篇禹平水土使梁山之野皆得成田而貢賦于天子也蘇轍云禹之治水也九州之鎮山無所不甸雖梁山亦禹之所甸也嚴粲云功莫大

於禹故詩人言人君之功多配禹言之文王有聲言豐水東注維禹之續而繼之以皇王維辟以武王之功配禹也宣王命韓侯為州牧是興衰撥亂之事此詩亦以宣王之功配禹也倬彼說文云著大也蘇云將言韓侯故先序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周昌年云厲王之時諸侯背侮梁山之道或未必通有倬處亦見中興氣象韓國名在今同州韓城縣晉為少梁邑秦晉戰於韓原即此地秦更名夏陽一統志云古韓城在縣南十八里鄭云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按鄭語史伯謂韓為武王之子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為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孔云韓是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之時其命為侯伯或成或康未知定何時也受命受繼世而為諸侯之命也王親命之者將命之為侯伯也纘戎祖考七句王命之辭也纘說文云繼也戎之言汝音之轉也後同祖考祖父也觀

來章云以先祖受命則弟標祖而言見韓侯先世嘗為州牧矣無廢棄我之命即纘我祖考之命也夙夜二句相承說無廢之實也夙早夜晚也匪通作非解通作懈急也虔說文云虎行貌徐鍇云虎之行兢兢然有威故謂敬為虔共通作供說文云設也言汝能早夜不怠敬謹以供爾所當盡之職事則我今之命汝纘祖考者不復改易仍使為州牧也有戒勉之意榦徐鍇云築牆兩旁木也孔云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不庭方謂不來朝貢之國猶易云不寧方也左傳以王命討不庭杜預注謂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常武徐方來庭其義皆同佐助也字本作左辟爾雅云君也言有不來庭之方國汝當作楨榦而正之謹侯度以作之倡明大義以示之趨用以佐汝君教化之所不及此又自虔共爾位而推言之也錢天錫云韓地近邊蠻夷之叛服不常自務王以來荒服者不至天子欲振中興之烈則榦不庭以佐辟能無望於韓侯乎味榦之一字有先自正而後正人之

意以末章覲之則其所正者亦北面之國耳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陽韻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陽韻王錫周禮注作賜韓侯淑旂綏陸本作綏章陽韻簟茀錯衡叶陽韻戶郎翻玄衮赤舄鉤膺鏤鍚陽韻說文作鐊鞹鞃陸本作軌淺幭叶質韻讀如密莫筆翻陸本作篾豐本作幦鞗豐本作鋚革金厄叶質韻於栗翻陸本豐本俱作搤

賦也首章是初受封時事此章則既封後而復入覲之事也四牡所以駕車者韓侯在道所乘也奕解同前以非一馬故重言之孔甚也脩通作修說文云飾也張毛云大也孔云物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公室强大是張為大之義也孔脩且張者謂極其裝飾之美而氣象又雄偉也周禮大宗伯職云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注云覲之言勤也欲

其勤王之事大行人職云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士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天下之慮曲禮云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玄云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氣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扆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繇夷王以下按儀禮惟覲禮篇存其朝宗遇之禮皆亡孔云朝者四時通名覲則惟是秋禮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賈逵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愚按一方四分殊無明據若馬說所本以明堂位載魯之祭禮云夏礿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為朝王闕之以魯在東方宜行春朝之禮然此詩言韓侯奄受北

國則宜行冬遇何得行秋覲之禮意韓城本在西偏抑或天子於此四者自依其序或各以特命行之如欲圖士則行朝禮欲比功則行覲禮欲陳謨則行宗禮欲協慮則行遇禮未可知也介通作玠玠圭即鎮圭也解見崧高篇申侯奉王命為伯而有介圭之錫則韓侯繼祖考為伯其亦有介圭之錫可知今以比功入覲故執之以還報天子如後世持節出使者亦持節反命也鄭以為韓侯覲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引書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孔亦謂西河之地法當貢玉韓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為圭璧按儀禮覲禮篇天子衮冕負斧扆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據此覲禮既有奠圭加璧之事則鄭說似若可信但圭名介圭乃天子所執斷無以褻就成形者入貢之理且崧高篇言錫爾介

圭以作爾寶其文與此胳合則其出於天子所錫明矣或又以介圭即公侯所執之瑞圭尤謬彼但名桓信何得以介名也兩言入覲者上入覲承四牡言謂此四牡之行乃以入覲之故下入覲承介圭言則誌彼入覲之時其所執之物也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按覲禮事畢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重賜無數下文所載即其事也淑疑通作儵說文云青黑繒發白色也旂者諸侯之所建覲禮云侯氏載龍旂樂記云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所以贈諸侯也陳祥道云覲禮曰天子載大旂升龍降龍周禮曰交龍為旂又曰諸侯建旂則天子諸侯之旂龍章一也愚按先儒謂周禮所掌九旂之帛皆用絳絳者大赤色以為周所尚故耳諸如交龍熊虎鳥隼龜蛇之屬皆謂畫之絳帛之上愚終未敢信其然曲禮謂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已明著朱玄青白四色矣而巾車職亦有云大旂以封同姓大赤以封異姓大白以封四衛大麾以封蕃國舊說謂大麾

者黑色也以此合曲禮所載于朱玄赤白四色之中已有其三所少者獨青耳則大旂之為青色可知旂畫交龍其為青龍明甚則大赤之為朱鳥大白之為白虎大麾之為玄武又可知且自青而赤而白而黑依四時之序以為降殺之等此亦先王制禮之意所可推者竊意四旂之帛各從其方之色不必謂九旂之中有通帛為旜者是全帛皆絳輒概以絳色例之也如此詩言旂旆若以淑儵音通則說文所訓為青黑發白之色蓋以象夫青之將近于黑而尚淺于黑者大抵即青色耳以青白畫龍于上所謂青龍韓為姬姓大旂正封同姓所用不然訓淑為善但云旂之善者成何文理綏通作緌禮記注云旌旂之旄也按說文訓緌為糸冠纓謂結纓頷下以固冠其結之餘者散而下垂也旌旂之旒似之孔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緌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于幢上所謂注旄于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章王肅云所以為表

章也簟茀詳見載驅篇孔云茀者車之蔽簟者席之名
陳祥道云衛夫人之車以翟茀齊襄公方叔之車以簟
茀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别也錯說文云金塗也車軛曰
衡塗金于軛所以為文詳見采芑篇玄衮玄衣而畫以
衮龍也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詳見采菽篇赤舃冕服之
舃也上公九命得服衮冕故履赤舃與王同也詳見狼
跋車攻篇鉤膺樊纓也馬鞅在膺者用金為鉤以拘之
詳見采芑篇鏤說文云剛鐵可以刻鏤錫本作鍚說文
云馬頭飾也徐鍇云刻金華當馬頟陳祥道云莊周言
齊之以月題月題其象也鄭云今當盧也孔云在眉眼
之上按巾車玉路鍚樊纓金路鉤樊纓金路無鍚有鉤
計玉路非賜臣之物此得有鏤鍚者蓋特賜之使得施
於金路也陸元朗云皮去毛曰鞹鞃毛云軾中也孔云
軾者兩較之間有横木可憑者也鞃為軾中蓋相傳云
然言鞹鞃者蓋以去毛之皮施于軾之中央持車使牢
固也淺毛云虎皮淺毛也幭毛云覆軾也孔云禮記作

幦周禮作複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幦鹿幦春官巾車言犬複豻複皆以有毛之皮為幦此云淺幭則以淺毛之皮為幭也獸之淺毛者惟虎耳陳祥道云幦若席然施之軾上肇馬轡也革謂轡首之垂者詳見蓼蕭篇厄當依釋文通作搤說文云捉也鄭云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搤之朱子云纏搤轡首也孔云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淑旂綏章以旂言是載之車上者簟茀錯衡以車言玄袞赤舄以服言鉤膺鏤錫以馬言鞹鞃淺幭又于車中別其軾言之肇革金厄又于馬中別其轡言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虞韻顯父上聲陸本作甫餞之清酒百壺虞韻其殽陸本作肴維何炰鱉鮮豐本作鱻魚叶虞韻讀如虞元俱翻其蔌維何維筍說文作葦陸本作笋及蒲虞韻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魚韻籩集韻作邊豆有且豐本作姐侯氏燕胥魚韻

賦也祖將行祭行神禦祖也詳見烝民篇鄭云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宿說文云止也屠地名朱子云或曰即杜也漢志注云古杜伯國漢宣帝葬其地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按杜有屠音晉有杜蒯通作屠蒯或說似可信但韓侯返國不宜復自鎬南行意必其地與蹶里相近韓侯覲事既畢將便道往行親迎之禮故出宿于彼也鄭云祖于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于是也顯父不詳其人鄭云周之公卿也孔云諸侯反國為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送行飲酒曰餞按儀禮聘禮篇云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謂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于軷軷者祭道路之神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伏牲其上以酒脯祈告之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於近郊是則祖畢而後餞餞畢乃出宿今言餞於出宿之後者詩第先記韓侯所擬宿處為下章張本顯父之餞當仍在國門外也鄭謂王

使顯父餞之今以下文所贈證之知必出自王矣謝枋得云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禮亦有等差也清酒孔云清美之酒壺說文云昆吾圜器也徐鍇云昆吾紂臣作瓦器李云禮器注曰壺大一石此以壺之大者言也云百壺則必小壺矣孔云多至于百壺言愛韓侯而送酒多也殽通作肴說文云啖也孔云餜物也炰鼈解見六月篇鄭云炰以火熟之孔云謂烝煮之也鮮魚鄭云中膾者也孔云新殺謂之鮮魚餧則不任為膾蔌說文云菜殽也按說文無蔌字當作鬻云鼎實也陳留謂健為鬻亦作餗易覆公餗是也筍鄭云竹萌也筍譜云竹初種根食土而下求子母也及擢筍冒土而上愛乎子也筍大約不過青綠色本草木性甲乙氣蒲毛云蒲蒻也徐鍇云按蒻蒲下入泥白處今俗呼蒲白鄭云周禮注云蒲始生水中子按周禮醢人職云加豆之實深蒲醓醢筍菹魚醢皆謂以蒲筍為菹故孔引陸璣云筍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

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心中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是説筍蒲菹之法也然菹與蔌有異説文訓菹為酢菜徐鍇謂以米粒和酢以漬菜是也蔌者酏食糝食之類二者皆有肉故鄭衆解周禮糝食為菜餗蒸而鄭玄解易覆公餗亦云糝謂之餗震為竹竹萌為筍筍者餗之為菜也是八珍之食此則筍可為糝食之證也維蒲之為餗無所經見然説文解鬻字下亦引此詩曰維筍及蒲意古必有用蒲為糝食之法但不傳耳經言蔌非言菹也故不可以不辨贈孔云以物送人之名鄭云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入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按采菽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覲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注謂路下四者乘馬也亞之者次車而東也是可以見其出于天子之證也孔云卿大夫無路車乘馬之名則非顯父贈之籩竹豆豆木豆孔云盛脯

醢之籩豆且說文云薦也陳設之義侯氏呂祖謙云指韓侯也按覲禮稱諸侯為侯氏賈公彥云言諸侯則凡之總稱言侯氏則指一身不凡之也燕通作宴說文云安也胥通作延說文云通也延疏字同爾雅訓皆公羊訓胥為相義當取此彼此通同故曰皆曰相也侯氏燕胥者言韓侯與顯父通相燕樂榮君寵也

韓侯取（去聲 陸本作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上聲）之子（紙韻）韓侯迎（去聲）止（紙韻）于蹶之里（紙韻）百兩彭彭（叶陽韻 逋光翻）八鸞鏘鏘（陽韻 陸本作將將）不（豐本作丕）顯其光（陽韻）諸（白虎通作姪）娣從之祁祁如雲（叶先韻 于員翻）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叶先韻 謨連翻）

賦也韓侯畢覲事而出國門遂于蹶父所居行娶妻親迎之禮蹶父為周卿士意其采邑必在王城外也汾王鄭云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

因以號之解頤新語云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之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及出奔共謂之共叔也又楚人謂王不終者為敖郟敖者曰郟敖葬訾者曰訾敖其汾王之類乎郡縣志云汾水經霍邑縣西二里周厲王陵在縣東北二十五里汾王之甥指蹶父也爾雅云妻之父為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郭璞云呼壻為甥孟子曰帝館甥于貳室是也又自壻而外據爾雅呼甥者有四輩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晜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郭謂四人體敵更相為甥蹶父于其中或處一焉亦不可知鄭箋謂姊妹之子為甥而孔疏誤以為此文出于爾雅遂皆以韓姑當之按爾雅惟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未聞其以甥名惟劉熙釋名有云舅謂姊妹之子曰甥雖今人亦同此稱然要之爾雅不載必非古名也然則甥是同輩之稱如謂韓姑與厲王同輩至宣王時方嫁于論疏矣或謂外孫亦曰甥何知姑非厲王外孫乎今按外孫稱彌甥不單

名甥左傳以肥之得備彌甥是也夫旣不可謂姑爲厲王同輩又不可以外孫爲甥則汾王之甥其確爲指蹶父無疑矣故下文卽以蹶父屬之蹶父毛云卿士也孔云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靡國不到則是爲王聘使之人故知卿士也焦氏易林引此作大夫祈父子女也迎昏禮六禮之中所謂親迎也止語辭蹶卽蹶父也里毛云邑也蹶父之里不知所在百兩百乘也義見鵲巢篇彭通作騯說文云馬盛也八鸞謂每車有八鸞鈴象鸞鳥聲鏘通作瑲說文云玉聲也鈴聲之和似之孔云其迎之時則有百兩之車彭彭然而行每車皆有八鸞之聲鏘鏘然而鳴也不通作丕大也顯者明飾之義光鄭云猶榮也氣有榮光也孔云車馬之盛禮備如此顯其有光榮也諸衆辭也娣公羊傳云女弟也鄭云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孔云以衆妾之中娣爲最貴故舉娣以言衆妾明言諸可以兼娣姪也陸化熙云迎曰百兩是迎以邦君之禮從曰諸娣

是送以夫人之禮從說文云隨行也祁通作跂緩步也祁祁行動舒遲貌如雲與敝笱篇其從如雲義同雲順風而行亦如媵之從嫡也顧說文云還視也爛光盛貌指諸娣言孔云韓侯于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盈滿于蹶父之門也呂祖謙云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娶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其中矣

蹶焦氏易林作祈父孔武靡國不到號韻為去聲韓姞相去聲攸莫如韓樂叶號韻力吉翻孔樂韓土麌韻川澤訏訏叶麌韻火羽翻魴鱮甫甫麌韻麀豐本作麏鹿噳噳麌韻孔叢子陸本俱作麌麌有熊有羆有貓陸本作苗有虎麌韻慶既令居魚韻韓姞燕譽叶魚韻羊諸翻賦也蹶

父材力甚壯健故能以王命奉使于四方呂氏靡國不到特言涉歷邦國之多非必國國皆至也韓姞朱子云蹶父之子韓侯妻也孔云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謂之韓姞故知姞是蹶父之姓也按姞黄帝後黄帝之子二十五人為姓十二姞其一也左宣三年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亦作吉都人士篇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是也又按路史國名記姞姓一十四國南燕伯儵國即后稷妃家亦曰東燕及左昭三年北燕伯款亦姞姓此詩末章有燕師所完之語疑蹶父國本在燕而仕于王朝因與韓侯聯姻故詩中叙及其先世之事至如燕胥燕譽似皆指燕地而言但以無明據故未敢强解相說文云省視也彼爾雅云所也按彼之為所其義難詳據說文以彼為行水又引秦嶧山刻石中汝字與此同文疑為浮泛不定之義以所訓彼當亦是無定在之辭耳言蹶父將為女擇可嫁之地汎觀之四方無有如韓國之為樂土者竹書

稱王命蹶父如韓正此時也孔甚也甚樂哉此韓土深美之辭下文正指其實川澤二句相連說以水產言川說文云貫穿通流水也澤國語云水之鍾也訏者誇張之義故以為大之稱魴鱮解見汝墳魚麗敝笱諸篇陸璣云魴魚之美者鱮魚之不美者陸佃云魴之為美舊矣今更與鱮魚連道以著韓國水土之善甫通作誧說文云大也鹿三句以陸產言不言山者韓地多山故略之也爾雅云鹿牡麚牝麀專言鹿則統予牝牡之稱今對麀言鹿則鹿者牡鹿也噳說文云麌鹿羣口相聚貌小爾雅云魴鱮甫甫語其大也麀鹿麌麌語其衆也熊羆解見斯干篇羅願云羆乃熊類古言熊者率與羆連言之如稱如熊如羆維熊維羆非熊非羆趙襄子射熊羆是也今獵者言熊有兩種猪熊其形如猪馬熊其形如馬各有牝牡問以熊則云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者羆力尤猛或曰羆大于熊熊為羆之雄而稱熊猶羖為羭之羖而稱羖兕為犀之㹀而稱兕也蓋皆相類而

為兆壯猶麋與鹿文鰌與魚游也貓毛云似虎淺毛者也按爾雅虎竊毛謂之虦貓注謂竊者淺也狻麑如虦貓周書記武王之狩擒虎二十有二貓二則是虎之類也又捕鼠之貍亦名為貓然其形狀猥小不當與熊羆虎並言而陸農師引記迎貓迎虎之文謂貓食田鼠虎食田彘故詩以譽韓樂亦迂甚矣李云魴鱮麀鹿皆可以供食熊羆貓虎皆可以供裘韓地物產之隆如此他國莫及焉見其先祖能控百蠻而人不敢漁獵其地故得為樂土也慶喜令善也喜其已得此善居也韓姞燕譽者謂韓姞之心當亦安樂而稱其得所也慶令居就相攸時言燕譽則須度其後日而言也曹居貞云此章與碩人卒章意同齊近河韓多山各賦其所有一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其所嫁之國也王安石云韓侯取妻何預於王政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為諸侯所卑則王甥亦陵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為樂國賢君之所願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

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左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

溥潛夫論作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叶先韻夷然翻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叶先韻民堅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陌韻亦叶藥韻末各翻說文作貉奄受北國因以其伯陌韻亦叶藥韻卜各翻實鄭箋作寔後同墉實壑藥韻亦叶陌韻呼格翻實畝實籍陌韻亦叶藥韻稽龠翻獻其貔說文作貔陸本作豼皮支韻赤豹黃羆支韻賦也溥說文云大也韓城解見首章或據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韓城東引此詩為證王肅謂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按方城即今順天府固安縣乃燕地與下文言奄受北國似合然去梁山

遠矣李氏謂恐是方城縣相近梁門界上之山殊屬牽附愚意寒號自是本名其改寒號為韓侯者王肅緣此詩有燕師所完一語而誤而酈道元又為肅所誤也燕朱子云召公之國也按燕雖召公所封而其地甚廣如南燕東燕北燕皆是國都城記云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一統志云燕山在北京順天府薊州玉田縣西北二十里完說文云全也鄭云築完也按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師燕師成韓即此朱子云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之類也呂云春秋之城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以者推原其故之辭先祖毛云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受命者孔云受王命為一州侯伯也愚按以下文奄受北國因以其伯觀之則所謂為伯者亦為北國諸侯之伯耳因說文云就也時之言是也百蠻之蠻即周禮所謂蠻畿蠻服者主辨其疆界謂之畿以其服王政教

謂之服其地在侯甸男采衛之外亦號要服以其國小而多故曰百蠻耳然此亦弟據韓之先祖所率者言一說蠻夷可通稱北稱蠻猶西稱夷史記匈奴傳居于北蠻是也亦通言所以築韓城而使韓之先祖居之者以其受命為牧伯實就是百蠻所介處之地而于此資彈壓焉規模固宏遠矣王錫韓侯以今日言也與次章王錫韓侯不同彼錫以物此錫以命也又與首章王親命之不同彼為分封之初命此因入覲而申命也其追而下命之辭也按覲禮事畢賜車服之時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西階之間北面再降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此正其事也依禮文之序當在次章之後三章之前而述之此者因前皆叙事成文故略之至此則韓侯已畢覲迎之事而將歸國矣故重為誦服以致其叮嚀之意亦詩人行文變化處追說文云逐也貊說文云北方國豸種其追其貊者驅而逐之不

使其逼處中國也上其字期之之辭下其字則指貊而
言奄說文云覆也大有餘也字从大大从申申者展也與
魯頌奄有龜蒙義同北國北方諸侯之國伯者州牧之
稱孔云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
當是并州牧也宣王以貊不驅則侯國不得安期韓侯
能驅北貊以撫北國故就以其先世侯伯之職予之欲
其思所以副重任也即首章纘戎祖考無廢朕命之意
實墉二句先內治也實之言是音之轉也墉城垣也壑
溝也俱見說文城下有壑墉壑皆舊所有于是因而修
之使墉成其為墉壑成其為壑非謂新築新鑿也畝田
也籍通作耤古者借民力耕田十分而取其一謂之耤
亦訛作籍孟子曰助者籍也實畝實籍者言于是正其
田畝之經界與什一之稅法也觀實籍之文而孟子雖
周亦助之言益信修墉壑所以固吾圉正畝籍所以足
民食此立國根本首章所謂夙夜匪解虔共爾位者盡
在是矣儀禮注云凡進物曰獻貔說文云豹屬出貊國

爾雅云貔白狐郭璞云一名執夷陸璣云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羆郭璞贊云書稱猛獸如虎如貔貔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似是而非羅願云豹似虎而圜文有數種山海經泰山多赤豹陸璣云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羅願云有黃羆有赤羆王會篇東胡黃羆成王獻此愚按豹取赤羆取黃當是各取其美者亦如裘之重狐白也孔云貔皮之上言獻其則豹羆亦獻之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輔廣云此章言王之委重於韓侯勉以自强于政治而修其職貢于王也但言三獸之皮者猛獸韓國所富有故令貢其皮焉亦以見不强責其所無也愚按職貢修則體統明然後可以榦不庭方而佐乃辟矣申命之辭語語與初命相應黃佐云荒服不朝于穆王之時覲禮大壞于夷王之際宣王中興諸侯畏服無敢不稟命者韓侯之朝固出于忠愛之誠亦宣王有以致之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朱子以為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按詩詞前後明有兩命非初立之命也其敘述周詳正以揚厲中興氣象而但以為送行而作不綦小與申培說則云韓侯來朝受命將歸顯父餞之贈以是詩夫詩中第紀顯父餞行未云作誦也何據云然其陋斯甚子貢傳闕文

六月紀北伐也宣王五年夏六月玁狁內侵王命尹吉甫為將驅而出之于太原師歸自鄗行飲至之禮詩人作此以美之班固云周懿王時周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按竹書事在宣王五年愚按此詩蓋當時與吉甫燕之友所作陸化

熙云雖美吉甫而宣王之能命將在其中

六月棲棲戎車是飭職韻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叶職韻鼻墨翻玁鹽鐵論漢書豐氏本俱作獫下同狁孔熾我是用急叶職韻讀如亟訖力翻鹽鐵論作戒王于出征以匡王國職韻

賦也六月朱子云建未之月也濮一之云詩言六月徂暑則為夏正可知按司馬法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今記六月者鄭玄云盛夏出兵明其急也孔穎達云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明其急也黃氏云人知其上之出于不得已雖六月而人不以為暴蓋以為其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棲栖同字烏宿曰棲云棲棲者取其翔集不定之義論語何為是栖栖者注云猶皇皇言其不安也倉卒興師人情擾攘其象如此戎車革路之等也其等有五解見采薇篇飭說文

云致堅也四牡即五等戎車旣駕之四牡與第五章同騤騤解見采薇篇載是常服者車中或載常或載服兩舉之也鄭以韋弁服為常服似難通毛傳云日月為常按周禮司常職云王建太常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建太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小司馬職云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是知興師之始必建太常以致軍衆毛鄭皆泥大司馬職文謂必王親征始建太常而鄭又疑此舉非宣王親征故但解常服為戎服豈知戎服不可以常服言而小司馬職明言凡小師田掌其事亦如大司馬之法然則是遣將出師皆得建太常以令衆不必王親征也服戎服也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又戎僕職云掌馭戎車及王倅車之政正其服倅車即五戎之倅車中之將帥甲士各有所服之服故曰正其服不必盡韎韋也韎韋特將帥服耳所載有幾載常以致衆載服以備用于是人知其將有事矣乃告之以出師之故如下文所云也熾盛也我主吉甫而言

以吉甫為主將乃發令者後章二我字亦同急疾也玁狁來侵其勢甚盛我用是急于徵兵不暇顧炎暑也于之為曰音之近也解見無衣篇按毛傳多訓于為往董氏云如下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豈王自征而又佐天子乎匡爾雅云正也夷不亂華是之謂正王國王畿也周禮方千里曰國畿王者畿內謂之國畿當時玁狁內侵焦穫涇陽皆在畿內故曰以匡王國也此吉甫初徵兵而述王命以告之也左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如秦秦伯享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晉語載此云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又左襄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賦六月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職韻維此六月既成我服韻見前章我服既成于

三十（石經三十作卅）里（紙韻）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紙韻○賦也比陸德明云齊等也物類也指馬而言孔云比物者比同力之物爾雅云戎事齊力按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朱子云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驪深黑色陸佃云馬善騤牝驪牡爾雅曰騤牝驪牡以牢稱也孔云戎事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騵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騮是中騧驪是驂是也愚按此四驪乃吉甫所乘與凡言四牡不同篇中四牡凡三見皆謂軍中駕戎車之四牡耳如使盡四驪安得驪牡如彼之多乎又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今吉甫乃周將而亦乘驪者意當時必有所取然不敢妄為

之辭也書傳云閑之者貫之也貫之也者習之也則法也劉彝云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教閱有素也我主吉甫而言服則兩服之服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服字从舟取其可以舟旋也騑即驂也前言四驪則服與騑當各居其二今專言服者覲鄭詩云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又云兩服齊首兩驂如手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少次其後故服馬必得其最良者為之是則舉服可以該驂鄭詩言巷無服馬是也比物四驪所謂既成我服也此詩三用服字而義各異舊謂指凡軍士之戎服則軍需當有夙儲必無臨出征而始製服之理況玁迫門庭得無緩不及事乎于亦曰也發語之辭三十里為一舍漢昭云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孔云軍法師行皆以三十里為限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按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日在析木月在天駟戊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凡三十一日而渡是師行日三十里

之明證也朱子云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愚按周都在今咸陽縣玁狁侵周至于涇陽考陝西志涇陽南至咸陽僅三十八里則此詩所云于三十里乃正道其實耳上章王曰出征以匡王國是統命軍衆之辭此章王曰出征以佐天子乃責成吉甫之辭分別觀之乃得此章叙吉甫承王命而徂征之事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冬韻薄伐玁狁以奏膚公叶冬韻讀如恭居容翻有嚴有翼共音恭下同武之服韻見首章共武之服同上以定王國韻見首章

賦也脩毛傳云長也考工記堂脩七步之脩廣謂橫量濶也檀弓廣輪之廣顒說文云頭大也曹氏云脩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之充顒以言其首之大三者相稱所以成其大也薄發語辭伐說文云擊也字从人持戈左傳云有鐘鼓曰伐言陳鐘鼓而擊之

也玁狁解見采薇篇奏進也膚舊訓為大殊無據按說文無膚字有臚字集韻云臚省作膚其義俱訓皮是可見膚即臚字也然以皮訓膚于此詩義無當考古文臚旅通用周禮皆旅儐儀禮士冠禮東面旅占注云古文旅作臚又史記臚于郊祀正義云臚讀旅旅祭名也是則臚旅二字原以音同通用後乃各異其讀今因窮膚字之始而得臚又因通臚字之用而得旅則此膚字乃即旅字耳六書之不明久矣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誰能然予言者哉程大昌云古人旅作臚予因讀此始悟臚傳曰旅傳也自殿上至殿下皆數人抗聲相接使所唱之語聯續遠聞則臚傳之為旅傳其已審矣旅即師旅之旅周禮軍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五人為伍今曰旅者舉中言之也公公所也毛傳訓為功亦無據此行也為伐玁狁故乃進師旅之衆于公所將有以誓戒之也下文有嚴有翼四句正吉甫誓衆之辭嚴戒也不

敢輕敵之謂翼敬也不敢亂行之謂共朱子云與供同爾雅云具也服事也兵凶戰危通將帥士卒凡有事于戎行者皆當致其戒謹以具武事也輔廣云兵陰事也用之當以嚴敬為主不嚴則不整不敬則不肅范祖禹云共武之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定與匡不同匡王國是宣王語以扶冠履之分言定王國是吉甫語以奠中外之疆言此章叙師既在途而誓衆之事以下章元戎啟行之語觀之計此時亦將迫于敵壘矣

玁狁匪茹叶遇韻讀如籲俞戍翻整居焦穫叶遇韻胡故翻爾雅作護侵鎬及方陽韻至于涇陽韻織豐氏本作幟文鳥章陽韻白斾陸德明本作茷央陽韻元戎十乘以先啟豐氏本作启行叶陽韻寒剛翻賦也匪通作非茹茅根相牽引貌易泰卦拔茅茹之茹整居言整齊其衆而居之也孔云整齊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焦穫周地穫通

作護爾雅十藪周有焦護即此孫炎云周岐周也郭璞云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亦名瓠口溝洫志韓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班彪北征賦夕宿瓠口之玄宫即焦獲地也今在陝西西安府三原縣其地有焦吴里有焦村數處王翶云焦吴即焦護之訛朱子分焦獲為二非是玁狁生長非託根于中國而來薦居焦穫之地所謂他族逼處將與我爭此土也又鄭箋依爾雅訓茹為度謂玁狁來侵非其所當度為也故焦氏易林有云玁狁非度治兵焦穫蓋古說之相傳舊矣並存之侵說文云漸進也字本作僾从人又持帚若埽之進又者手也會意又左傳云無鐘鼓曰侵穀梁傳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鎬先儒未詳其所在王肅以為鎬京王基駮之云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雒陽代為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雒陽縣

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愚按下章先言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後即繼之云來歸自鎬則鎬地必近太原古文鎬鄗通用荀子武王以鄗史記周本紀復都豐鄗漢書戎敗我驪遂亡酆鄗皆以鎬為鄗若此詩之鎬乃鄗地也鄗本晉邑管仲對鄗邑之黍齊弦施伐晉取鄗公羊春秋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鄗皆此鄗也漢光武即位鄗南始分鄗為二字名高邑縣今尚仍原名隸真定府其地正與山西太原接壤在漢均屬恒山國其為此詩之鎬明矣若鎬京之鎬字當作滈蓋以滈水得名方朔方也以采薇詩觀之先言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而後即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則方非朔方而何解見采薇篇涇陽在今陝西西安府水北曰陽以地在涇水之北得名鄭玄云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孔云涇去京師為近故言大恣愚按焦穫涇陽相去止十數里涇陽在焦穫南蓋自周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鄰近遂為玁狁出沒之地故始而侵鄗迤邐西行以及于靈夏等

處將以內犯京畿見焦穫為十數之一其地炎水草遂整居之為久駐不返之計而時復鈔掠及于涇陽去周都不過三十餘里而近其勢亦孔岌矣安得不聲罪致討亟驅除之乎織文鳥章前軍所建所謂前朱雀也織幟字通用漢志旗織加其上謂旗幟也說文云幟者旌旗之屬鄭云徽織也孔云言徽織者以其在軍為徽號之織以絳為縿又絳為旒書名于末以為徽織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大傳謂之徽號愚按旗之正幅名縿屬于旗下者名旒即斿是也亦名旓在旒之末者名幟說文解為旌旗之屬正言其綴屬于旌旗耳書名旒末以為表識如前軍後軍左軍右軍之類謂之織文亦猶周禮司常職所云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然周禮于北上文曰皆畫其象焉唐孔氏疑徽織之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今莫之能詳也說文又解徽為幟謂以絳徽帛著于背引春秋傳揚徽者公

徒也若今救火衣而鄭箋既解織為徽織又云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孔氏亦謂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三說相合或是徽旗幟之制著之于衣則謂之徽若以此織文為軍中所服則與下鳥章白旆語意不貫斷不然也鳥章旟也毛云錯革鳥為章也解見出車篇凡旂旐旟旗之類各有織文此獨以鳥章言則織文乃鳥章之織文耳白旆央央後車所建按爾雅繼旐為旆旐畫龜蛇所謂後玄武也旆惟旐有之白通作帛孔云九旗之物皆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為旃旃亦是絳也又周禮巾車職云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或疑此白旆即大白按五路皆王所乘其云即戎建大白正謂王親征時所建耳於將帥無須央通作英解見出車篇元毛云大也戎朱子云戎車也軍之先鋒也司馬法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孔云鉤馬飾也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其行曲直

有正故云先正也或謂此車行鉤曲盤旋曲直有正不必為馬飾也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十乘為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王安石云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以先啟行鄭云以先前啟突敵陳前行韓嬰章句云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左傳宣十二年楚子入晉軍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師大敗朱子云建旐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不戰戰必勝矣此章敘吉甫師薄涇陽而調度元戎以赴敵之事

戎車既安如輊說文潘岳賦俱作輊如軒元韻軒與原叶閑與憲叶皆隔四句為韻亦一體也四牡既佶既佶

且閑叶先韻何甄翻如以軒閑原憲為一韻則閑當叶元韻讀如煩符袁翻薄伐玁史記漢書俱作猃狁漢書作允至于漢書作於大音泰原元韻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叶元韻虛言翻禮記武坐致右憲鄭氏云憲讀如軒聲之誤也　賦也上章言鳥章之旟選鋒之來皆言其前軍也至此戎車四牡則大隊繼之矣然以下文至于大原觀之亦玁狁既離焦穫而我師追奔逐北之事輕毛傳云摯也説文云抵也軒車後重也集韻云前頓曰輕後頓曰軒鄭玄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凡車之勢一低一昂戎車下尖上廣易于不平此言前後適均可以平行而不傾跌見制度工巧也如輕如軒乃摹擬之辭猶云輕如軒如也後漢書馬援疏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言為人無所輕重即此意也佶說文云正也甘誓云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今四牡既佶所謂範我馳驅也閑

習也與前解同但前閑之是以人閑馬此曰且閑則馬之自閑也謝枋得云西北平原廣野舉目千里利于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為重大原晉地禹貢既修大原是也亦名大鹵春秋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是也春秋說題辭云高平曰大原原端也平而有度釋名云地不生物曰鹵盧又名大夏又名晉陽在今山西大原府陽曲縣縣本漢名隋初以陽字叶音楊姓惡其曲名改名陽直至唐仍復今名後漢西羌傳云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大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令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大原戎不克按左傳籍談云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則以大原之地為戎所薦居故也毛云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孔云吉甫薄伐玁狁敵不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大原之地釆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

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于戎狄驅之耳義與此同嚴尤云當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玁狁之侵譬猶蟁䖟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陳師道云太王去邠宣王薄伐至于大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太王諸侯之事也上無王下無霸既不能拒又不能去是危道也宣王王者事也拯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以盡境以限內外天之制也如鳥之攫如獸之搏敺之則已暴者為之則覆巢焚穴殺及麛卵不可謂政王應麟云自穆王遷戎于大原而大原為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大原而民患益深酈山之禍已兆于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徐光啟云不專稱吉甫之武而先美其文見能協人心以桀侮非迫人强戰以取勝于敵也文武只就出師上見如誓衆嚴翼以共武事薄伐出境而不窮追皆是其文處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敗績景公患之晏嬰

乃爲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意亦同此一說北伐可見其武崧高烝民詩可見其文則文武二字當連說以文為賓武為主言吉甫不徒能文而又能武也憲表也法也謂若表法以示人也字訓見柀篇能文能武何往不濟故可為萬邦諸侯法不重諸侯來法吉甫重在吉甫足為人法謝枋得云漢唐而下搢紳介胄分為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之法則者也洪武二十五年詔祭酒胡季安與翰林官考定射法頒于國子監召國子生前問之曰爾等讀書暇亦嘗習騎射矣乎對曰習之曰熟未對曰未也上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治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而社稷奠安今天下粗平爾等當務學然武豈可忘哉

吉甫

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文武並用古之道也

燕漢書作宴喜紙韻既多受祉紙韻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紙韻苟起翻

飲御諸友叶紙韻羽軌翻炰毛鄭本俱作包鼈膾鯉紙韻侯誰在矣紙韻張仲漢書豐氏本俱作中孝友見上賦也此章有二燕首二句是飲至之燕來歸以下則吉甫自叙其契濶而私燕以相樂也所以定後燕為私燕者以下文有炰鼈膾鯉之語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炰鼈膾鯉非禮所載故知為私燕也鄒忠胤云若謂總是宣王燕吉甫則方叔亦嘗共功豈得不與燕而偏集吉甫之諸友相與道故乎此論確矣燕天子燕之也喜吉甫自喜也中外泰寧疆埸無事可喜孰如非為一已成功喜也既者已事之辭祉福也鄭云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劉向云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鎬解見四章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此吉甫意中語作詩者代寫之也歡侑曰御曲禮御食于君即此

御也諸友王之諸臣與吉甫為友者也在外日久朋友情疎故進諸僚友與之飲燕凡肉置火中曰炰說文釋文皆謂合毛炙肉為炰詩毛炰是也嚴粲云楚辭胹鼈炰羔胹煮也鼈可煮不可炰今云炰鼈謂火熟之耳鼈介蟲之可食者羅願云卵生形圓而脊穹四周有帬在易離為鼈為蠏為龜以其骨在外肉在内也至考工記則以外骨為龜之屬内骨為鼈之屬以鼈外有肉緣比龜為内骨耳一名神守謂其可以守魚又名河伯從事俗呼團魚膾說文云細切肉也凡牛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枚乘七發云鮮鯉之膾陸佃云熟則有炰鼈腥則有膾鯉侯毛云維也張仲諸友之一爾雅李巡注云張姓仲字路史云帝鴻氏次妃生揮造弧矢受封于張為張氏毛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王安石云忠也者移孝以為之者也順也者移友而為之者也故言忠順之臣必及孝友之友鄒云特揭孝友之張仲為殿固say吉甫有重客亦以見王室多名賢矣孔云吉甫之賢

有此善友因顯宣王所任得人使文武之臣征伐孝友之臣處内亦所以為美也嚴云孝友者德之本卷阿言吉士曰有孝有德宣王之時朝多賢臣張仲獨以孝友稱則必盛德之士也北伐之功繫夷夏盛衰詩人美其功而結以張仲孝友之辭蓋有深意存焉豈非養君德者有其人乃攘夷復境之本歟范祖禹云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若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于外而不善之政將出于内朝廷心腹也戎狄四肢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于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王云吉甫為將于外而内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閔何暇議勝敵哉愚按孔氏以後諸説雖非詩人本旨然議論俱佳故備録之

六月六章章八句

序及子貢傳皆謂宣王北伐也毛氏遂以為詠宣王親征之詩

韋昭亦云六月道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也然觀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二語則親征之說不可通矣鄒云六月之師蓋宣王中興第一舉而不與江漢常武並列大雅者彼之為告廟策勳此之為讌賓叙款彼之為六飛親駕此之為四牡徂征彼則歸功于天子而此則歸美于人臣詞氣固不侔也申培說謂吉甫帥師征玁狁史籀美之他無所經見固未足信金履祥通鑑前編屬之宣王元年甲戌時事亦與竹書紀年不合史記匈奴傳則云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于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按吉甫與申伯仲山甫同時讀崧高烝民詩可見正宣王時人歷幽平桓莊釐惠而後及于襄王今以此詩為襄王時事其謬明矣又序以此詩為變小雅之始且云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

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棠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禄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似皆剩語殊無義味

采芑紀南征也宣王命方叔為率行三年大閱之禮遂伐荆蠻克敵而歸詩人美之竹書紀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

蠻即此詩事也按是年六月方伐玁狁而八月即伐荆蠻其用師亦云憊矣通鑑前編以伐玁狁為元年事伐荆蠻為二年事與竹書不合然觀篇末有征伐玁狁荆蠻來威之語則南征固在北伐後也嚴粲云六月之詩事勢急迫采芑之詩辭氣雍容蓋北伐則四夷交侵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麤定方叔乘北方之威以臨蠻荆也陳傅良云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詞迫采芑之詞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蘇轍云方叔之南征先治其兵既衆且治而蠻荆遂服故詩人詳其治兵而略其出兵至于卒章而後言其遇敵愚按前三章乃大閱之事公羊傳云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休云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左傳臧僖伯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

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杜預云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
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
衆而還穀梁傳云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禮
也以周禮考之四時講武各有其名中春教振旅以
蒐中夏教茇舍以苗中秋教治兵以獮中冬教大閲
以狩皆如戰之陳兵陰事春陰所入也故教振旅夏
陰所伏也故教茇舍舍之言止也秋陰始作故教治
兵冬陰大肅故教大閲也惟大閲之禮爲備及三年
大習其出也名曰治兵即中秋禮也其入也名曰振
旅即中春禮也統而取名于中冬之大閲則以凡田
之禮惟狩最備故也其不及茇舍何也王制云天子
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注云三田者夏不田也夏不田
之說本于春秋運斗樞故公羊言春苗秋蒐冬狩穀
梁言春田夏苗秋蒐冬狩說各不同而何休以爲穀
梁有夏苗于義爲短也賈誼新書亦引傳云夏不田
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

蟚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然則左傳所言四時之田雖與周禮合意古者于耍苗之禮亦鮮舉行也是故不以教戰也此詩首章叙方叔永命為帥而將行大閱之始次章言治兵之事治兵辨旗物故其詩曰旂旐央央三章言振旅之事末句明言振旅闐闐是其證也穀梁傳云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

國道也

薄言采芑紙韻于彼新田先韻于此菑畝叶紙韻母鄙翻方叔豐氏本作求後同涖陸德明本豐本俱作莅後同止紙韻豐本作只後同其車三千先韻芑止一韻田千一韻畝試一韻此用韻之奇師干之試叶紙韻詩止翻方叔率去聲後同止豐本作只後同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職韻路車有奭叶職韻訖力翻簟笰魚

服叶職韻鼻墨翻豊本作箙鉤膺鞗革叶職韻訖力翻

首章二章三章皆興也蘇云治兵也薄言者發語辭芑說文云嘉穀也爾雅云白苗也郭璞云今之白粱粟陶弘景云白粱穗大毛多而長穀粗扁長不似粟圓米亦白而大其香美為黄粱之亞又舊說以為菜名陸璣云芑菜似苦菜朱子云即今苦藚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按詩言芑者三毛傳以薄言采芑為菜豐水有芑為草維穈維芑為穀王安石皆以為穀嚴云新田菑畒中鄉不應指菜蓋以田畒善養嘉穀喻周家善養士卒也而李氏頗疑之以為旣謂之采則不宜謂之穀愚謂李氏之說迂也桑中之詩曰爰采麥矣麥亦穀也麥可言采何謂芑不可言采也新田田之新成者三歲田也菑畒田之初反草者一歲田也說見坊記鄭注按爾雅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孫炎云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孔頴

逵云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惟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轉寫誤也詩詁駁之云今詳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畬漸和柔也三歲曰新田謂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矣若二歲曰新田三歲則為田矣何名為畬鄭注坊記之說為是但于采芑臣工不暇辨耳愚謂易以菑畬並言當是二田形質相近無緣隔新田于中若臣工之言新畬則緣新而推之于畬也詩之興意最為深妙以三歲新田為三年大閱之況其義以新田為主言瞻彼新田則有芑可采矣然其初緣菑畬而後成猶之乎此之菑畬也對彼言此借他地以相形也新田興今日之簡練菑畬興昔日之培養毛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鄭云云謂和治其家養育其身嚴云厲王之亂天下蕩蕩如荒榛之地宣王經理弊壞之天下如耕墾荒榛之地以為田故言采芑穀者于新墾之地喻宣王取民為兵皆新撫之民也蘇云方其治田也則勞

而及其采芑也則佚故宣王之南征則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之方叔毛傳云宣王卿士路史云周書武王命伐方乃商圻内地方叔采地涖通作𨽻說文云臨也涖止率止之止皆通作只語已辭也其車三千合兵車重車而得此數兵車一千五百重車一千五百兵車亦名輕車尚書孔疏云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曰輕車甲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二人李靖云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一曰重車牛十二頭曹公新書謂之守車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也左傳乙卯楚師軍于邲丙辰楚重至于邲呂氏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在後楚重次日乃至後兵車一日故無鈔掠之患愚按此詩言其車三千内兵車一千五百乘計

甲士步卒共得十一萬二千五百人重車一千五百乘
計炊家子等共得三萬七千五百人合之為十五萬人
天子六鄉六遂之衆也以周禮制鄉遂制卒伍之法考
之其數正與此合六鄉之內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
閭二十五家也閭有胥四閭為族百家也族有師五族
為黨五百家也黨有正五黨為州二千五百家也州有
長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家也鄉大夫主之六遂之內
五家為鄰鄰有長五鄰為里二十五家也里有宰四里
為酇百家也酇有長五酇為鄙五百家也鄙有師五鄙
為縣二千五百家也縣有正五縣為遂萬二千五百家
也遂人主之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
餘為羡其用之為卒伍五人為伍伍有長五伍為兩二
十五人也兩有司馬四兩為卒百人也卒有長五卒為
旅五百人也旅有帥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也師有帥
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軍將主之是則鄉遂卒伍
皆以五起數鄉遂起數于家卒伍起數于人尚書孔疏

云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令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耳禮記疏亦云遂出軍之法鄉為正遂為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今按費誓以魯人三郊三遂並言大國三軍于郊遂均取給焉則天子之鄉遂可推孔說是也舊說泥周禮小司徒職頒比法于六鄉之文而未詳觀遂人職中有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之語遂謂王國六軍僅取足于六鄉而止以理論之如六鄉之民人人盡用歲無更休而遂縣都鄙之民均在王畿千里之內乃居然無事何勞逸之不均也況王國止此六軍如天子巡狩于方岳夷狄奸宄交侵竊發誰與居守遠近征討何以迭用正當如孔氏所云鄉為正遂為副者觀周禮大司馬所握之六軍通王畿千里之內更休而迭調之故大事致民用

之軍旅田役大故致餘子縣鄉遂至于都鄙定法皆然即如四時教閱之法旗物號名無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見矣然六軍止七萬五千人而鄉遂之應徭役者共十五萬人或者分番而各用其半以足六軍之數未可知也易氏云先王軍制調兵必五數出兵必百數自五人之伍五伍之兩以至五旅之師五師之軍其積數實起于五也百人之卒成一小陳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陳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陳萬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陳其積數實起于百也乃車徒異賦徒起法于人車起法于田徒則上文之說備矣車之賦法考周禮及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又班固漢書云殷周以兵定天下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

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今按周禮言甸漢書言成者甸方八里四圍各加一里則為方十里之成此一里即除山川沈斥等數也然則計甸即是計成矣所謂十同為封者以開方法折算則九同方三百里餘一同為零數計方三百里外四面各加八里則縱横各十六里合之一同百里之數每面各三百里每百里加八里三八為二十四里則四面共九十六里尚長四里為四角補空之數每角補空各一里也然諸侯之封實無此制殆

依于衆之説而以意為之耳詳見閟宫篇甲士步卒既皆出于鄉遂内家各一人不因田定數丘甸之法所謂出甲士步卒者大抵只是供其糗糒耳繹漢書賦以足兵之語可見又禮記疏云鄉遂之衆七十五人遣出革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云凡車之毀折入齎于職幣又質人職云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則戈楯長轂牛馬之類皆出于官戈楯供士卒之用牛馬所以挽車其芻秣之需出自甸賦費誓所謂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是也乃若以人配車亦有卒伍周禮縣師職云將有軍旅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會其車人之卒伍是可見車亦有卒伍大抵從二十五人之兩起數三其兩則為戎車甲士步卒之數一其兩則為將重車者之數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合之共百人其法以二十五乘為一大偏計共二千五百人一師

之數也周魚麗之陳先偏後伍是也以十五乘為一偏共計一千五百人三旅之數也楚莊王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二廣廣有一卒是也以九乘為一小偏計共九百人一旅四卒之數也申公巫臣適吳所舍之偏是也孔氏云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理亦近之至若鄉遂丘甸徒賦之外據司馬法又云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與鄉遂丘甸法不同者孔氏云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外內有異故也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之法以上皆古人徵兵制賦之大略也若此詩所詠其車三千乃三年大簡車徒之事

與備六師以親征不同鄉遂各七萬五千人合而簡之正以備六師番休之用此時分配之于兵車重車各應得一千五百乘以車之備六師用者亦當有正副如周禮所云五戎之倅故曰其車三千也舊說皆以兵車重車合算為一乘則計衆當三十萬人又從謂方叔領之以南征故鄭玄以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王安石以為合諸侯之師朱子則謂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而嚴粲亦謂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皆夢論也師鄉遂之衆也干爾雅云扞也試朱子云肄習也謂如步伐止齊之類師干之試蘇氏謂試其衆以扞敵之法是也然此亦方叔初涖止而播告之辭至第三章乃試之實其車三千所謂簡車也師干之試所謂簡徒也又漢書云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乃主侯國而言與此異也率本作衛通作帥將也言此涖止之方叔乃承王命

而來為大將者也或作統率之義解于末章文義似不可通騏解見小戎篇按檀弓云周人尚赤戎事乘騵然六月比四驪采芑乘四騏則亦不定乘騵矣據周禮謂軍事物馬而頒之則毛色原非所泥而偶有毛物皆同如四驪四騏者安得不以充上駟之選供元帥之用乎陸佃強為之說謂驪上駟騏中駟北伐舉四驪南征舉四騏者方是時馬政㑹修故雖騏亦閑習任為用非獨驪也此殊不足信四駟為方叔駕路車者在車左右如鳥之有翼以兩服為兩翼兩驂又為兩翼故重言翼翼也路車革路也奭通作赩說文云大赤也舊以為兵車之飾按周禮朱色惟象路有之則此有奭當指戎服言言在車中者有奭然之戎服韎韐有奭是也韎茅蒐所染之名赤色也韐即韠也芾之通稱宋輿服志皇祐三年詔問冠韋弁何服太常禮院奏謂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釋之者曰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伍伯緹衣古兵服之

遺色孔云跗注禮記作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言幅有屬者據此則兵事凡弁衣裳芾皆以赤色為之故統稱有韎也簞笰解見齊載驅篇魚服與采薇篇之魚服不同當是以魚服飾馬服荀子鮫韅注云韅馬服之革以鮫魚皮為之又左傳閔二年齊桓歸衛夫人魚軒注亦云車以魚皮為飾也以上下文皆言車馬之飾不應攙一矢箙于中鉤膺毛云樊纓也樊讀如鞶帶之鞶纓今馬鞅在膺者愚按鉤即馬腹帶之飾帶必有鉤以拘之以金為鉤施之于膺所謂鞶也又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先繫革帶然後加以大帶革帶亦用赤金為鉤以拘之所謂一鉤金也後世謂之鉤牒晉語寺人勃鞮云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鉤近于袪而無怨言太玄經云帶其鉤鞶錘以玉環皆帶鉤也所以定此為馬腹帶非革帶者以上下文類之孔以馬婁環解鉤以鞶與纓解膺按婁頜之鉤惟金路有之非革路所有膺乃馬之胷前何得訓為器物又鉤膺二字連言則是在膺

之鉤非婁頷之鉤明矣肇革解見蓼蕭篇

薄言采芑見前于彼新田見前于此中鄉陽韻方叔涖止見前其車三千見前旂旐央央陽韻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叶陽韻户郎翻八鸞瑲瑲陽韻陸本豐本俱作鎗服其命服朱芾陸本作紼又云或作紱白虎通作紼豐本作市斯皇有瑲陸豐本俱作創陸又云亦作鎗葱豐本作茵珩叶陽韻寒剛翻禮記作衡國語注作衎興也中鄉者六鄉與六遂適中交界之地故知此詩為簡鄉遂之衆而言也蘇云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言瞻彼新田則有芑可采矣然今日者彼地之新田異日者亦猶此地之中鄉也所以然者田愈治則愈美以興衆愈練則愈精旂旐央央文與出車篇相似而義各不同董氏云九旗之物太常王所建旞旟象輅木輅所建其諸臣之旗旂為上旐為下此言上下所建

則餘得兼舉矣按周禮大司馬職云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中冬教大閱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是則春夏皆不用旗物唯中秋治兵有之至冬則兼三時之禮用之若三年大閱于其出也亦行治兵之禮則自當載旗物以辨其用據此詩特言旂旐央央其為出而治兵無疑也又司常職云掌九旗之物名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襍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

象其號據此司馬所頒惟常旂二物與大司馬文同其他各異者彼為四時講武之禮此為三年大閱之禮故所建不同此詩亦三年大閱然王不自行特命方叔往涖其事九旗中如太常旞旌三者以皆王旗非人臣所敢建其餘六旗始于旂終于旐旂或方叔所建所謂天子之卿視侯也自方叔而下如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則孤卿大夫之類及師都州里縣鄙莫不畢至則晝于六鄉六遂之衆舉首尾可以該中故但言旂旐此詩所載典故與周禮合也約軝二句承上章而言車之飾不徒簟笰魚服也又有約軝錯衡馬馬之飾不徒鉤膺鞗革也又有八鸞瑲瑲馬軝毛傳說文皆云長轂之軝也以朱約之孔云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于田車是謂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纒束車轂以為飾輪人云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蓋以皮纒之而上加以朱漆也詩詁云按考工記三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輻是轂之外者長而内者短也軝非轂

名乃是轂之外長而旁出者凡在輪中通名為轂轂之旁出者為軧按輪内有輻輻内有轂轂内有軸轂者輻所湊也三分其轂長除一分在輻内不可見者其二分在輻外可見者名之為軧即轂端是也故爾雅說文解為長轂之軧正如詩詁之說謂轂之長在輻外者孔指兵車乘車之轂長于田車以解長轂非訓意也軧乃轂端而廣雅云軧謂之轂其稱殊混若方言所云輪韓楚間謂之軑或謂之軧夫軧雖輪内物而不可名輪名輪為軧混之混者也方言又云闗之東西曰輨南楚曰軑今考說文訓軑云車輨也訓輨云轂端沓也以義求之輨軑軧本是一物而異其名方言謂軑即軧輨即軑可通者也特以為輪非耳約軑必以革故說文云或从革作軧又說文有軝字與此不同彼字从氏大車後也此从氐不可不辨錯衡毛云文衡也孔云錯者襍也襍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不知何所用也按說文訓錯云金塗也車軶曰衡塗金于軶所以為文鄭箋解商頌

錯衡亦曰金飾也與說文合鸞解見駟鐵蓼蕭篇按鸞有在衡者有在鑣者為鈴各八其初本有虞氏所制謂之鸞車呂氏春秋注云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為之飾以黄金因謂之鸞路月令孟春天子乘鸞路是也後漢書輿服志云乘輿金根安車立車皆鸞雀立衡宋志云漢制乘輿金根車駕六黑馬施十二鸞如周玉輅之制又五色安車五色立車駕四馬施八鸞餘如金根之制猶周金輅也準此則八鸞皆立于衡上口各銜鈴蓋初制如此故仍取名為鸞又名作鑾亦字从鸞省也其後車乘異制或衡上不施鸞但設鈴于鑣亦仍襲名為鑾故說文解鑾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聲朱子云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是也蓋乘車鸞在衡既象鸞聲亦存鸞形戎車鸞在鑣初無鸞形但象鸞聲而已詩所咏如蓼蕭庭燎韓奕烈祖皆在衡之鸞也如駟鐵之鸞鑣及此之八鸞皆在鑣之鸞也所以知此鸞為在鑣者以方叔所乘當是戎

路故也瑲瑲毛云聲也按說文瑲玉聲也比鸞聲亦云瑲者以聲和如玉故義得通用耳服其命服以下又贊其服佩之美命服朱子云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毛云黃朱芾也按黃朱即赤色解見斯干篇芾亦作紱韍也解見素冠篇陳祥道云韠色從裳禮記言君朱大夫素士爵者祭服之韠也葢君祭以冕服冕服玄衣纁裳故朱韠大夫祭以朝服緇衣素裳故素韠士祭以玄端玄裳黃裳襍裳可也故爵韠周官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爵弁纁裳故縕韍所謂一命縕韍是也縕赤黃之間色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聘王助祭以玄冕玄冕纁裳故赤韍所謂再命三命赤韍是也韠之為物以其蔽前則曰韍以其一巾足矣故曰韠芾是韠之通稱君韠以朱而采芑言方叔之將兵韍亦以朱瞻彼雒矣言作六師而韍以韎韐者葢兵事韋弁服韋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韎韐韎韐即所謂縕韍也皇通作黃爾雅黃鳥名皇是皇為

黄之通稱也又黄白曰皇魯頌駉篇有驈有皇是也然則朱芾斯皇蓋言朱而兼帶黄白色所以别于純朱即所謂黄朱也瑲解見前葱菉名按爾雅青謂之葱蓋象其色珩說文云佩上玉也所以節行止也通作衡玉藻云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孔云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珩則三命以上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惟三命也大戴禮云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間孔云凡佩玉必上繫于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前後下端垂以璜中央下端垂以衡牙動則衡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衡牙璜半壁也懸之兩端作牙形按禮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則方叔雖涖戎事其服命服而佩玉焉宜也曹氏誤謂芾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以為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盛着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自能制勝輔氏方謂方叔威儀整暇如此可以決其有成其與後世以

一勇之夫為民之司命者異矣立論雖美却非實事又劉氏云或曰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甘苦曰是何足以言其知戰也予見夫乞人乎號呼偃仆乎康莊之間其聲可哀也不如是不足以存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求之耳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虛加之然後稱于人情視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母視民如弟者民事之如兄無所仇云耳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弟豈待父兄已均其苦然後為用哉故用民者矯之以身徇之以愛濟之以術若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也詩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瑲瑲道上不失其度下不失其節也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以為已腓安在其毀上下之節哉雖非經意所在其論亦美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先韻）亦集（豐本作集）爰止（見前）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先韻）師

干之試見前天干一韻止試一韻方叔率止鉦人伐鼓虞韻陳師鞠旅叶虞韻讀如魯龍五翻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先韻崔注說文豐本並作鼘振旅闐闐先韻說文作嗔　興也鴥毛云疾飛貌隼鳥名陸璣云鷂屬齊人謂之擊正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按布穀即鳴鳩蓋隼所化也考異郵云陰陽氣貪故題肩擊宋均注云題肩有爪芒為陽中陰故擊殺也顏師古云即今所謂鶻一曰鷂子一曰鷂酉陽雜俎云鷂子兩翅各有後翎左名撩風右名掠草帶兩翎出獵必當獲陸佃云今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為有準故其每發必中古之制字以此爾雅云鷹隼醜其飛也翬郭璞云鼓翅翬翬然是急疾之鳥也戾通作麗附著之意極言其飛之高將附于天也鄭云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集本作雧說文云羣鳥在木上也興士卒之多故以集言爰于也亦集

爰止亦集于其所當止之地也以隼之飛集有常興師之進退有節蘇云隼之飛而至天甚迅疾矣然必集于其所當止而後可用言士雖勇而不教則不知戰之節亦不可用也師干之試至此乃見之行事下文所稱是也程子云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以一句說兩事鄭云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鉦者節鼓之器說文解鐲為鉦又解鉦為鐃解鐃為小鉦鐲形如小鐘鐃似鈴柄中上下通徐鍇云鐃鐲相類俱得名鉦按說文既以鐲為鉦而稱鐃為小鉦則鉦正得鐲之名不得以小鉦之鐃混之一名丁寧晉語趙宣子云戰以丁寧儆其民注謂鉦也陳暘云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鐲自其儆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謂之鉦其實一也周禮鼓人職云以鼖鼓鼓軍事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又大司馬職云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

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周禮注引司馬法云十人之長執鉦百人之師執鐸千人之師執鼙萬人之主執大鼓是則軍中之器不止鼓鉦特最卑者執鉦最尊者執鼓故舉其首末以該括之毛又謂鉦以靜之鼓以動之按周禮中冬教大閱之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此即所謂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也初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又鼓進鳴鐲車驟

徒趨既而復鼓車馳徒走又既而鼓戒車三發徒三刺皆用鼓不用鐲最後鼓退乃鳴鐃且卻是静衆者鐃毛謂鉦以静之非也五旅為師一師二千五百人之衆用輕車重車各二十五乘為大偏此詩咏其車三千則為十二軍之衆而但以陳師言者蓋以車為陳故舉一師之衆以明大偏之法若悉數之則有六十大偏矣鞠通作鞠毛云告也孔云誓而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也專言旅者告衆欲詳一偏之中又分為五旅而告之也司馬法云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此詩所謂鞠旅亦周法也顯允蒙上陳師鞠旅而言顯謂號令明允謂賞罰信伐鼓以周禮考之先鼓作次鼓行次鼓進次鼓馳走次鼓戒又次鼓退凡六節自進而退無不用鼓故但言伐鼓也淵通作鼘說文云鼓聲也鼓非一次故云鼘鼘也振通作整說文云齊也治兵禮畢整衆而還也

孔云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名異而禮同也爾雅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杜預云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闐說文云盛貌嚴云闐闐衆盛也猶今人言駢闐也至此而大閱之事斯畢舊說以為咏方叔南征還師則蠢爾蠻荆一章不應言于還師之後且治兵振旅皆古禮習戰之名未聞古有以還師為振旅也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尤韻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尤韻豐本作猷方叔率止執訊獲醜叶尤韻尺尤翻豐本作魗戎車嘽嘽嘽嘽焞焞漢書作推推陸本作啍啍如霆如雷叶灰韻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叶灰韻烏恢翻

賦也大閱禮畢而忽有蠻荆蠢動之事故即命方叔為將以征之蠢說文云蟲動也以蠻荆無知妄動故狀之曰蠢爾蠻蠻服也周禮職方氏職云辨

九服之邦國侯甸男采衛服之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王制南方曰蠻說文云南蠻蛇種字从虫荆荆州楚所封地王安石云春秋之初曰荆而已後乃曰楚又穀梁傳云楚何謂之荆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按鄭語史伯云當成周者南有荆蠻荆子熊嚴生子四人叔逃難于濮而蠻惟荆實有令德范瞱南荆傳云今長沙武陵蠻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患逮于周世黨衆彌盛足以抗敵諸夏宣王中興命將南征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亦似不槩指荆楚惟晉語叔向云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則揑以蠻目荆大抵蠻族不一荆其最大而强者其作亂必挾諸蠻而起故槩之曰蠻荆也鄒忠㣧云國語蠻夷要服在侯衛賓服之外戎翟荒服之內即周禮巾車所謂革路以封四衛者其制宜歲貢于壇墠不貢則修名而有威讓之令令至搁然勤王師必其驕逸不虔不容不致武耶史

記謂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自古記之故以高宗中興有事奮伐殷武之歌後世為烈而宣王采芑之役亦堪與之媲美焉大邦鄭云列國之大也讐仇也孔云荆蠻不遜王命侵伐鄰國動為寇害與大邦為讐怨列國之大尚猶讐怨其旁小國侵害多矣元高也字从一在兀上徐鍇云與堯同義會意老以年言與下文壯字對看毛解謂五官之長出于諸侯曰天子之老非也方叔年老而其賢高出于人故名之曰元老鹽鐵論引此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為荼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劉公瑾云方叔以元老而率師即師卦所謂丈人所謂長子者也克能壯健也猶猷同謀也按猶乃獸名爾雅云猶如麂善登木此獸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每緣登木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借為謀慮之義朱子云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嚴云方叔克壯其猶非取其老而勇決若矍鑠翁之為也易大壯注壯者威盛强猛之名詩人之意正謂

少年輕俊之人往往以勇力求勝未能深謀遠慮惟方叔老成故能尚謀不尚戰以謀為壯不以力為壯也方叔率止言方叔承命為帥而徂征也執訊獲醜解見出車篇兵不血刃而功已成壯猶之效也戎車還師之車也嘽嘽焞焞如霆如雷皆車聲也嘽嘽指輕車言焞焞指重車言言聲之舒緩者曰嘽荀子所謂嘽咺學記所謂其聲嘽以緩是也輕車固嘽嘽而其隨于輕車後者有載輜重之車則其聲又焞焞然焞焞當依陸本通作啍啍聲重遲貌王風大車啍啍是也霆說文云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陸佃云震雷謂之霹靂其緩者霆先儒或以霆為疾雷蓋爾雅疾雷謂之霆霓先儒豈讀此故誤與雷本作靁河圖云陰陽相薄為雷說文云从晶象回轉之形如霆當承嘽嘽言以車聲之舒緩似之如雷當承焞焞言以車聲之重遲似之時凱旋而歸從容就道故其車聲如此此顯允方叔蒙上三章之文也征者上伐下之名故以征伐二字連言威通作畏嚴云

方叔嘗與吉甫同伐玁狁威名已著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錢天錫云方叔一駕而為北伐之勳是名以功成者也再駕而為南征之績是功以名致者也蔣悌生云玁狁大素桀驁侵寇在五服之外荆蠻素服役暫背叛在五服之内二詩均為用兵其氣象大小難易亦少異朱善云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夫豈曰夸云乎哉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序及子貢傳皆以為宣王南征也觀詩中方叔率止之語其非宣王親征明甚然則序以六月為宣王北伐其亦非親行北伐明矣申培謂此詩史籀所作要不足信若緯書五際之說以午為采芑更不可曉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出子夏序是時王親征徐戎自即位至此已五用兵矣

按竹書紀年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鄒忠胤云宣王武功見于小雅者則有六月采芑見于大雅者則有江漢常武考之竹書紀六年召穆公伐淮夷王伐徐戎然則平淮平徐二師蓋一時並發也其錫召穆公命則紀年亦云歸自伐徐也徐自伯禽時已與淮夷相倚為患故費誓曰徂兹淮夷徐戎並興穆王時徐夷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厲王時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淮徐蠢動從來久矣自宣王命吉甫伐玁狁方叔征蠻荆于是四

方借亂以次削平其一則遣召虎一則躬董六師者緣淮徐相距不甚遠慮其合而角我故分道出師以防侵軼耳乃篇中要歸于文德王猶若規若頌詩人之寓意殆深矣此皆宣王初年事也厥後伐太原之戎不克伐條戎奔戎戎則敗伐姜戎至于千畝則又敗美業不終惜哉豈其四方平而遂有滔心乎周宣且然何論晋之武唐之憲朱子云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郝敬云虞人之箴曰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常武之謂也卒也西周之禍不在淮夷近在西戎乃見詩人獻替之忠解頤新語云召穆公之意謂德為可常武不可黷故先極言其用兵之盛以滿其志卒章乃陳警戒之言故其言易入也昔之為詞賦者或竊取其義而後人以曲終奏雅勸百諷一譏之是不知其得古詩之意也愚按第四章有王奮厥武之語則武字固篇中所有其

所謂常者即匪紹匪遊之紹字是也

赫赫陸本作嚇嚇明明王命卿士叶虞韻讀如數爽主翻南仲大音泰白虎通作太祖虞韻大音泰師皇父虞韻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叶虞韻讀如乳槃主翻既敬周禮注作儆既戒叶職韻佗力翻豈氏本作既敬既戒以脩我戎惠此南國職韻

賦也發首以赫赫明明贊宣王是何等氣象赫說文云火赤貌嚴粲云赫赫威嚴也明明光顯也萬時華云夷厲以來威靈不振幾于泯泯滅滅宣王奮然親總六師真如雷霆下驚日月重朗故曰赫赫明明王命宣王親命也以皇父為大將故須親命之卿士皇父所居之職也南仲見出車篇鄭玄云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于是尤顯蘇轍云南仲文

王之所使伐玁狁者也蓋稱其世功以褒大之王應麟云召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逵有充趙叛鑒蘇文忠慨焉或附曹羣忘漢朱文公怖焉謝枋得云宣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于家庭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太師朱子云皇父之兼官也陳鳥飛云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太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太師皇父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太師也孔頴達云十月之交皇父擅恣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整說文云齊也一齊起發之謂天子六師知是王親行也孔云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鄢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王應麟云康王即位同召六卿而命仲桓南宫毛者必太保宣王南征程伯休父實為司馬而整六師者太師皇父也一相處內無所不統脩通作修猶飭也戎說文云兵也整齊六師具其人數以待將

以脩飭我用兵之事言欲行天討也旣者期其如此之辭敬者居如守行如戰也戒者臨事而懼不敢輕敵也南國鄭云淮浦之旁國董氏云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嚴云淮夷徐戎擬亂南方之國皆被其禍宣王之師蓋除暴以安民也張文潛云赫赫示之顯明明示之昭兵事尚神密而王之命將如此其明顯者蓋將討伐有罪民各欲正己而已安用密乎旣敬者不敢慢旣戒者不敢忽也以宣王中興之君皇父賢才之將而征蕞爾之徐土其重愼如此者蓋兵凶器戰危事也容可忽乎王明顯以命之者道也臣重愼以臨之者法也宣王中興如斯

而正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慶韻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俱作甫左右陳行戒我師旅叶慶韻讀如縷嚨主翻率彼淮浦慶韻省此徐土慶韻不留不處叶語韻敞呂翻三事就緒語韻　賦也謂說文云報也尹氏掌策命之職意必

有所請于王而王報之也毛云尹氏掌命卿士孔云即内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為卿而兼内史也命程伯休父者尹氏承王命命之也上章命皇父三公也故親命之此章命休父六卿也故策命之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楚語觀射父云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鄭樵云重為火正裔孫封程羅泌云程實為黎後為和氏商封之程二說未知孰是羅苹云或謂風姓有裔孫程伯始啟土失之子苹子云昔吾之宗君為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于郟鄏修和周郊于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為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大山之噐車也曰唐叔里畝之禾也王命分寶玉于魯公時庸展親歸禾于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故府迨宣王之時吾之宗

君入董六師爲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于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并于溫程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狀云程氏之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于程子孫遂以氏按喬伯休父當是一人喬名而休字豈亦取喬木休息之意歟郡國志云雒陽有上程聚古程伯休父之國也文王居程故此加爲上程一統志云在河南府雒陽縣毛云休父始命爲大司馬孔云知爲大司馬者以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謂程伯休父當宣王時爲司馬氏韋昭謂以諸侯爲大司馬也按司馬遷敘傳自述爲休父之後則休父之爲司馬明矣朱子云上命皇父而此又命休休父者蓋王命太師以三公治軍事而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左右陳行四句命休父之辭也陳通作敶說文云列也劉熙云兩脚進曰行行伉也伉足而前也左右陳行者分其士衆爲左右使成列而前此肅隊伍也戒與上章既戒之戒不同當通作誡說

文云敕也下二句正其所誡者鄭云軍禮司馬掌其誓戒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天子六師一師之衆有五旅也率鄭云循也當通作衛字从行謂循之以行也浦說文云水濱也省說文云視也如省方之省亦足證為王親行也省之中兼叛而伐之服而舍之二意一統志云直隸鳳陽府泗州古徐子國徐城在州北五十里玉海云徐嬴姓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于徐後漢書東夷傳云徐夷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林之奇云周自文武興于西土而化行于南故南夷最先服而東夷之服為最後是以武王牧野之戰方與商師決勝負于行陳之間而西南夷之邦所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者已皆作使及成王之即政天下已太平矣然東夷之徐奄猶興兵以叛也故徐雖伯益之後而俗流于夷周初一叛于三監流言之時再叛于伯禽撫封之日周公魯公僅能定之至穆王稍有荒淫之失而偃王者遽

爾借號侈然有朝諸侯有天下之意洎厲王無道宣王撥亂之始而繹騷于南國者又徐也及徐始微弱而東南之鴂張借竊以爭諸侯者荆楚吳越相繼興矣其後徐益以弱服屬吳楚不得免焉然吳楚倔强于東周衰微之後而徐倔强于西周鼎盛之日則其初本非弱國也曹氏云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其地廣人衆矣若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淮浦者爾陳氏云徐大而淮夷小淮夷即徐州之夷而服屬于徐者愚按徐國地在徐州故以徐得名命休父誡敕師旅務必循淮之浦淮以達徐之境土而省視之毋得故違節制規便趨利此嚴號令也萬尚烈云夫伐徐何以幷淮徐北淮南其勢相倚故淮徐倡亂每每並興則淮者固徐夷出没之地常逋逃藏匿以爲亂藪者也王師來自西北若惟直擣順攻不爲東南壅截之計彼不難于歷淮浮海而天戈亦有所難指者故命將之時即已定策于淮而師之所至不曰鋪敦淮濆則曰截彼淮浦彼徐夷者勢不

得越淮南下其來同也固其所哉此所以為王猶之允塞也又按淮南之役命一召虎而止此乃自將自將未已又必正副之將張皇若此何哉周起豐岐淮徐至遠其從化也則後其倡亂也則先徐之無周其積玩也宣王赫然中興伐玁狁滅蠻荆平淮南庶幾予一伸中國之氣而蠢爾之徐尚背叛如此其為四方亹亹豈小小哉倘非出之全力期于蕩平何以成終善後而稱極治故不難屈萬乘之尊躬夷荒之遠正副之將必諄諄焉誠永逸之策而長治之圖也常武其三代之盛舉乎不留不處二句尹氏以王命命三事也留說文云止也爾雅云久也邢昺云留止稽久也處說文亦云止也徐鍇云詩爰居爰處居者定居處者暫止而已留如孔明平孟獲而議者欲留兵以鎮之處如王全斌平蜀而師遷延不還是也按孫子曰兵聞拙速未聞巧久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常武所以戒留處也三事指六卿與十月篇之擇三有事雨無正篇之三事大夫其義皆同

按周書立政篇云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周官篇云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故知統指六卿而言因六卿職掌六典皆為天子理事故以任人稱皆為天子守法故以準夫稱皆為天子愛民故以牧稱者其職業所在非官名也時六卿中休父雖以司馬出履行閒然邦政之職亦必有人掌之耳就說文云就高也字从京从尤尤者異于凡也京者高大之義緒說文云絲耑也爾雅訓為事毛傳訓為業以理事建業者如治絲然周禮宮正職云稽其功緒是也言此行也王師所臨有征無戰天子必不久居于外爾三事諸臣為王居守當各積累其事業毋曠厥官以待王之歸可也

赫赫業業（叶樂韻逆約翻）有嚴天子王舒保作（樂韻）匪紹匪遊（尤韻）徐方繹騷（叶尤韻蘇侯翻）震驚徐方（陽韻）如雷如霆徐方震驚（叶陽韻居良翻）賦也赫赫解見首章業業者動而不息之意廣業

之懸鐘磬其象如之故謂之業徐光啟云當積弱之後奮起而立功真是感靈氣焰足以動人故曰赫赫明明又曰赫赫業業極其摹擬嚴說文云教命急也字从吅徐鍇云急則从二口也愚按此所謂嚴急非急于東土卒乃急于討徐方也承上章言大將有皇父副將有休父居守有三事王乃可以出而親征矣但見師行在途其氣勢赫赫然其進發業業然有嚴急而可畏者天子之教命凡在師中者俱無敢泄泄也舒通作紓說文云緩也保安作起也言宣王之為此行也舒徐審諦以為必如此然後可以保安南國于是起而為之非輕舉也匪通作非紹說文云糾緊也遊本作游說文云旌旗之旒也人之逍遥散誕其象如之故浮水出行皆命曰游紹與舒字意反遊與保字意反舒而後作則非激于一時之血氣而後紹也且作以圖保則非騖于遠方之覽勝而為遊也徐方繹騷正原其所以作之故也曰徐土曰徐方曰徐國非有二地特變文耳繹說文云抽絲也

相續而不斷之意騷爾雅云動也說文云擾也字从馬當謂擾馬使動也徐方數興兵擾動南國為害已甚故親征之役不可已也震說文云霹靂振物者即雷也易云震為雷驚說文云馬駭也人之惶恐不安如之故亦曰驚天子親征出徐方所不意亦如雷之猝然發聲不可預避以此驚動乎徐方也如雷蒙上震字而言指王也觀下章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可見霆者雷之餘聲采芑言嘽嘽焞焞如霆如雷以如霆屬嘽嘽如雷屬焞焞此第五章亦曰王旅嘽嘽則如霆當指王旅也王行而六師從之亦如雷之餘聲為霆也徐方震驚者徐方聞王師之來喪膽褫魄亦如聞震雷而驚懼也朱善云用兵之法攻心為上徐方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先服其心矣

王奮厥武（夔韻）如震如（陸云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怒（叶夔韻暖五翻）進厥虎臣（真韻）闞如虓（風俗通作哮）虎（夔韻）鋪（韓詩後漢書俱作敷）敦（爾雅鋪敦作敦）

彼淮濆叶真韻符筠翻臣與濆叶仍陸本作扔執醜虜麌韻截彼淮浦麌韻王師之所叶麌韻讀如數爽主翻　賦也上章言徐方震驚意此時聞大軍從西來必越淮南竄而王師適至淮與之遇故宣王奮武而進兵也奮說文云翬也字从雀在田上鳥鼓翅翬翬然迅疾也奮厥武者奮揚其威武命迎擊而進戰也震怒只一意如震者如雷之威于下文進厥虎臣見之如怒者如天之怒而雷鳴不已于下文仍執醜虜見之進鄭云前也如虎猛勇如虎之臣所謂戰將也不指皇父休父言進厥虎臣如遣銳騎以迎敵用奇兵以邀擊其大軍在後尚未動也闞說文云望也虓說文云虎鳴也格物論云虎怒而吼其聲如雷百獸為之震恐而風從之生言虎臣前行人從後望之但見其喑嗚叱咤之狀如虎之虓而張威然也鋪鄭云陳也解見江漢篇敦通作惇說文云厚也濆說文云水厓也孔云布陳敦厚之陣于淮水濆厓之上愚按

此所謂正兵也仍因也執捕罪人也醜可惡也虜獲也孔云虜者因係之名仍執醜虜者蓋正兵不動但更番迭出以頻仍捕執其可惡之人而因係之也截說文云斷也即今人所謂堵截者所處所也獻于公所之所按所本伐木聲而舊皆借訓為處所其義未詳當是通作處音之轉也王師踞地利截斷彼淮浦而居之而時分兵以迎擊彼欲拒則不得欲逸則無路此其所以服也詳此章及下章見宣王之行兵有法如此

王旅嘽嘽叶翰韻徒案翻如飛如翰韻如江如漢翰韻如山之苞叶尤韻甫侯翻如川之流尤韻緜緜韓詩作民民翼翼職韻不測不克職韻濯征徐國職韻賦也嚴云此章述移師征徐也王旅王之師旅也聲之舒緩者曰嘽解見采芑篇嘽嘽鄭云閒暇有餘力之貌愚按此言其在道之容也翰鳥羽也如飛如翰只是一意言其兵不留行如鳥之飛又

如其有兩羽也即次章所謂左右陳行者如江如漢以合流言雖左右陳行而同時俱發絶無後先亦如江漢之合流然也嚴云征淮北之夷不繇江漢而言如江如漢者以江漢為九州之最大天下所共知猶邶谷風言涇以渭濁亦非土風也苞通作包裹也如山包裹不可闌入李衛公所謂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者也川說文云貫穿通流水也如川長流不可間斷八陳圖所謂以後為前以前為後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者也此三句皆以陳法言蓋師行在道亦必結陳而行也一說孔云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亦通緜緜二句申上四句而言也緜說文云聯微也翼說文云翅也合流如江漢固見其聯緜不絶矣而細觀之則左右分為兩翼如鳥之有羽翰然隊伍何分明也測度克勝也其層層包裹則如山其節節穿貫則如川亦既不可測度矣不可測又孰能攻而勝之陳法何堅

固也濯說文云澣也孟子云征之為言正也言征而先之以濯者有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之意又黃佐云大雅言文王之兵若臨衝閑閑章言武王之兵若牧野洋洋章皆略述武事耳常武言宣王之兵則極其鋪張揚厲若有過于文武之威者聖人之兵尚德賢人以下之兵尚威論德者其詞典論威者其詞夸且亦可見盛世中興氣象張文潜云是詩所陳蓋先王之時用兵之法可以槩見王旅嘽嘽所謂以逸待勞也有飛鳥之舉者善超高也有積水之洋者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營壘也順如川之流行部位也緜緜為弱外誘敵也翼翼為飭內謹法也先王之用兵雖動以仁義然行之有法馭之以術不為小仁未義以陷人于死蓋明恥教戰務以勝敵而宋襄公以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為君子之所笑也

王猶韓詩外傳荀子俱作猷允塞職韻徐方既荀子作其來叶職韻六直翻徐方既同東韻天

子之功東韻四方既平叶陽韻皮陽翻徐方來庭叶陽韻徒陽翻徐方不

回灰韻王曰還歸叶灰韻古回翻 賦也猶本獸名性多顧慮故借訓為謀徐光啟云凡平日所

為興衰撥亂安內攘外經營于廟堂敷布于海隅者皆

王猶也允說文云信也塞說文云室也字本作塞[illegible]壘

物捧而塞于屋中故有充塞之義顏師古云滿也既來

鄭云已來告服也嚴助云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承上章言宣王方移師以臨徐方而徐方畏懾不戰自

服于是推美其所以然者繇于宣王平日經國之謀猷

信哉其無所不充滿故能致徐方之來非一時兵威使

之然也此微辭也序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

者二意具見于此韓詩外傳云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

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

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

為也故近者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

聲足以薫炙之感強足以一齊之則撝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荀子云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又云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于臣子矣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勤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籍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

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治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或又以塞通作寨其義訓實允塞既來即至誠動物之謂劉向新序及韓詩外傳皆云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沒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誠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于外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又云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為去之襄子曰吾聞之于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既同孔云與他國同服于王也是役也大將

之敬戒副將之陳行虎臣之出力王旅之用命皆天子精神所鼓奮故曰天子之功荀子云君子賢而能容罷智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亦借辭取義朱子云江漢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于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于天子也既盡也來庭鄭云來王庭也先言四方既平者宣王北驅玁狁西征羌戎南威荊蠻東伐淮夷皆已平定獨徐方未服及今而始來庭以其平獨在四方之後也回說文云轉也嚴云不同謂既服而不復叛也徐方來在王庭其心不復回轉則天下晏安不須用武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不黷武也王猶允塞王曰還歸皆因以為戒也劉氏云武則戒黷故曰還歸者止于義也愚按此亦與次章不留不處相應

常武六章章八句 王肅主毛傳以為王不親行王基主鄭箋以為王自親行令玩

詩詞則鄭說是也乃朱子以為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美之鄒駁之云淮浦淮濆指所經歷之地未嘗指淮夷也或乃依違其說云徐方者兼徐淮而言謬也申培說亦剽朱子親征淮北之說而兼剽序以為召穆公所作子貢傳闕文

江漢宣王命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尹吉甫作詩美之據竹書為宣王六年事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役漢書云殷武乙衰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劉汝楨云宣王淮上之役武功告成也蓋六月北伐首事四夷采芑之南征次之故曰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此其證也荊蠻既平乃伐淮夷故常武

江漢二篇一是自將伐徐一是命將伐淮二師想一時並發王則將本國之六師而穆公則徵兵江漢以行者也何也夷在淮之南北勢相犄角假令穆公先平淮南則還兵北伐亦易易耳何必侈言于王之親行假令王既北定徐戎則淮南之夷膽已破穆公此行如發蒙耳何必張大其功而寵異若此哉故伐淮伐徐以兩詩考之知其必並發也知平淮在采芑之後者荆蠻未平則穆公疆理不得至南海以南海之北正荆蠻之國故也一平淮而疆理至南海可見南海以与諸國無不從服矣今按竹書紀年其征伐次第實是如此

召穆公名虎

江漢浮浮（尤韻風俗通作陶陶）武夫滔滔（叶尤韻他侯翻）匪安匪遊（尤韻）淮夷來求（尤韻）既出我車（叶魚韻斤於翻）既設我旟（魚韻）匪安匪舒（叶虞

韻讀如須
詢趨翻

淮夷來鋪 虞韻 賦也江漢二水名江出岷山漢出嶓冢漢流至大别與江合流杜預云大别在江夏界胡旦云今大别山之北漢口是也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即江夏郡也吕祖謙云江漢合流去淮夷絶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季本云召公伐淮夷必自江漢順流而下故所征本江淮之地而併漢言之也浮說文云汜也浮浮毛傳云衆强貌孔穎達云以其合而東流是水之衆而强大也愚按此固賦其所經亦以二水合流為諸侯會師之況林氏云古者戢兵不出所以重内調兵諸侯各從其方之便武王伐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平淮夷以江漢季云荆蠻既服而後召伯伐淮夷故此詩言江漢浮浮武夫滔滔若荆蠻方叛則武夫何繇可從江漢而發耶武夫將士從征者滔說文云水漫漫大貌曰武夫滔滔者王安石云以其衆逝也鄭玄云宣王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孔云淮在江北相去絶遠夷在淮上

兵當適淮而云順流下者江東北流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嚮之也匪通作非匪安以心言此心就惕不敢遑寧非息于爭利也下段放此說文無遊字當通作游游本旌旗之旒人之翱翔自放似之故以敖為游匪遊者身在軍中不敢别有所遊息也淮夷朱子云夷之在淮上者也孔云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為國號其君之名姓則書傳無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頌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求通作逑斂索之義以其散處潛伏故欲求而得之左傳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是也孔云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凡言來據自彼至此之辭車鄭云戎車也設說文云施陳也周禮云鳥隼曰旟愚按軍行前朱雀此舉前軍以該其餘也孔云工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承其下云出車設旟明兵至境而期戰地至期日而出車建旟也兵法止則有壘謂從營壘而出陳之也旌旆無事則納之于弢故將

戰乃建之也紓通作紓說文云緩也心既不敢安寧故于出車設旗之事不敢紓緩與前言匪安匪遊見當時從征之武夫皆競勸用命如此鋪陸元朗云陳也按說文訓鋪為著門鋪首而舊說謂漢門有鋪首乃鋪陳之義故亦訓為陳也淮夷來鋪句法當與淮夷來求一例同為倒語李以為來陳其罪是也鄭云據此戰地故又言來

江漢湯湯（陽韻）武夫洸洸（陽韻鹽鐵論作潢潢）經營四方（陽韻）告成于王（陽韻）四方既平（庚韻亦叶敬韻皮命翻又叶青韻讀如泙旁經翻）王國庶定（徑韻亦叶青韻唐丁翻）時靡有爭（庚韻亦叶青韻甾經翻又叶敬韻側迸翻）王心載寧（青韻亦叶徑韻乃定翻）

賦也湯說文云熱水也江漢言湯湯者水流之怒如湯之沸也正與下文洸洸相照洸說文云水湧貌也引詩有洸有潰徐鍇云言勇如水之涌也語曰戰勝之威士氣百倍伐淮夷而戰勝于

洸洸一語見之矣經本織絲之經縱曰經橫曰緯營亦
周匝之意說文訓為匝居是也曰經營者縱橫周匝而
相度之正照下文四方言無伐叛招攜二意當時江漢
之間小國尚多淮夷倡亂或附和或觀望者必非一國
觀下章言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豈獨淮夷而已四方
近淮夷之四方成成功也鄭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
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
于王孔云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
勝乃經營四方之叛國也知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
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故知使人告也四方既
平蒙上經營四方之文也平猶言帖服也王國周禮所
謂國畿也義與六月篇同淮夷倡亂聲息搖動今四方
既平則畿甸之內自此庶幾安定也彭執中云用兵非
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故召公告成于王曰王國
庶定庶云者幸其僅然非以是為美也時之言是靡之
言無皆音之轉也相侵相凌所謂爭也時靡有爭縣天

下言之也載之言則亦音近也寧通作寍說文云安也輔廣云宣王以天下為心一有爭鬬則王之心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召公又能以宣王之心為心也朱善云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洽也故必使天下無有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而王者之心亦安矣嚴粲云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從化則後乎倡亂則先動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荊其後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平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

江漢之滸虞韻王命召音邵後同虎虞韻式辟音闢四方徹我

疆土慶韻匪疚匪棘職韻王國來極職韻于疆于理紙韻至于南海叶紙韻虎洧翻賦也滸本作汻爾雅說文皆云水厓也召公伐淮夷之師從江漢來仍從江漢歸故班師至江漢合流之滸而適承王之後命諭以且無歸也虎召穆公名世本云康公十六世孫式辟以下四句命之辭也式發語聲辟通作闢說文云開也式辟四方奬其平淮之功也淮南諸國久隔化外今始重開闢之也云四方者亦蒙上召公告成中有四方既平之言也徹我疆土今日所當有事也徹即孟子所謂周人百畝而徹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謂之徹也疆說文云界也與下文于疆之疆不同此為地界以入版圖內之疆域言彼為田界按說文疆畺本有兩字而誤混為一愚意疆从土定意而以彊得聲疆土之疆也畺从二田上中下各以一橫之是其界畫于疆之疆當

作此字曰徹我疆土者我疆域內之土地皆以徹法行之也嚴云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則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疚本作究說文云久病也棘通作𩐳說文云急也來物之急莫若革極徐鍇云屋脊之棟也故為高之義亦為中之義此則以中言周禮體國經野以為民極是其義也王國來極是倒句法與淮夷來求語氣正同言來取中于王國也嚴云武事僅定而即行疆理賦稅之法疑于病民且疑于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疚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于王國來取中焉耳于疆于理二句紀事之辭也蘇轍云召公于是經理其地至南海而止于於也對此而言猶言往彼也疆理義與信南山篇同畫經界為疆分地理為理南東其畝所謂理也吕云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按左傳楚子曰寡人處南海是時淮夷荆蠻俱已平定故召公奉行徹法得以至于南海也

王命召虎來

旬來宣先韻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先韻胡田翻無曰予小子紙韻召公是似紙韻肇敏戎公後漢書作功用錫爾祉紙韻賦也武功已成疆理已定宣王于是美召虎之功而錫命之自來旬來宣以下至自召祖命皆册命之文也旬說文云徧也十日為旬周匝十日有徧之義宣朱子云布也按宣字从宀亘宀者屋也說文訓為天子宣室無布之義愚意當通作亘其字上下从一上天下地中从回象回轉形故說文解云上下所求物也徐鍇又為之解云回風回轉所以宣陰陽也其義俱湮鬱不明以意通之不過回轉旋布濩于天地之間耳凡訓宣為布者義皆當取此來旬來宣是叙功之辭言爾昔奉王命來此南方徧歷淮夷之地宣布疆理之事皆有成勞也孔云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又言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

二事召公召康公也名奭翰鳥羽也白虎通云禮服傳曰予得為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予小子宣王謙自謂也似說文云象也昔文王武王受天命之時汝祖康公實為羽翼今即不敢言予小子能比蹤文武而汝則固已克肖康公矣按康公日闢國百里而其宣布政教亦在江漢之間所謂是似者此耳肇爾雅云始也當通作肁說文云始開也敏說文毛傳皆云疾也戎之言汝音之轉也此云戎下文變云爾者亦猶韓奕篇雖稱戎祖考戎辟亦變稱爾位也公當依後漢書通作功說文云以勞定國也呂云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無聞矣至穆公始復敏于從事以繼其烈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祉說文云福也徐鍇云祉之言止也福所止不移也嚴云我用此賜汝以福即下章所陳是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陸本作攸按二句無韻豐本遂改作秬鬯一卣釐爾圭瓚云瓚叶才田切告于文

人真韻錫山土田叶真韻他因翻于周受命叶真韻眉辛翻自召祖命見上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叶真韻奴因翻賦也孔云上言用錫爾祉此言賜之之事釋文云

釐音賚賚按周書用賚爾秬鬯一卣文法與此同當通作賚說文云賜也瓚者祭時酌鬯以獻尸之器其柄以圭為之詳見旱麓棫樸篇秬黑黍也詳見生民篇鬯者酒名釀秬為酒和以鬱金鬱金者香草也狀如蘭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擣之取汁合黑黍米煮而釀之秬為百穀之華鬱為百草之英其氣芬香調鬯故謂之鬯今按鬯之為字从凵凵者器也中从乂乂有四點象秬米及鬱形匕所以扱之然則鬯之為酒以合釀秬鬱二物而成主秬言則謂之秬鬯主鬱言則謂之鬱鬯而或據禮記有鬱合鬯蕭合黍稷之文遂謂鬯亦香草另是一物恐未然也鬱字本作鬱羅願云鬱與鬯皆陰而玉為陽物圭瓚又東南陽方之玉故假之嫵于無陽也若諸

侯則天子賜之圭瓚然後為鬱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故先儒說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者謂未得圭瓚之賜則用薰得賜日用鬱耳故自詩書所載召虎及晉文侯仇皆嘗受秬鬯圭瓚之賜惟文公重耳獨言秬鬯一卣不言圭瓚者圭瓚自與秬鬯相副不言可知也既賜之後得自為鬯故又有諸侯相朝灌用鬱鬯之禮爾雅云彝卣罍器也卣中尊也孫炎云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璞云卣不大不小者按卣之為字要是象形而說文不載趙宧光疑當作盄盄者小甌也似未足信又說文有𠧪字讀如調其字形殊與卣類按周禮鬯人廟用修注云修亦有調音豈𠧪即卣耶其義為草木實垂𠧪𠧪然象形豈亦以卣之為形上小下大草木懸實之象似之耶書之以貿博古者孔云按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鬱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毛云九命錫圭瓚秬鬯韓詩外傳云諸

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户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班固云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程大昌云初賜圭瓚未及自為之鬯即并鬯以賜使歸闕告之也告祭告闕

意更有進焉故復再拜稽首而陳之對揚二句自勉之詞也天子萬壽以下勉王之詞也對揚王休與說命篇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語氣相類對猶應也揚舉也休止也王之所命虎者止矣臣敢仰應王之意重復舉之見其服膺不忘也作召公考對揚之實也作為也考成也王之命虎也曰召公是似曰自召祖命欲我無忝厥祖也耳我自今以往當益戮力不怠為我祖召公成其終也嚴云成者毀之對康公立大勲于王室而後嗣子孫不能繼之則康公之功業將毀矣我不敢不勉期為康公之成謂不毀墜其功也郝敬云前作後繼則作者有成

矣天子萬壽申前天子萬年之祝而轉致屬望無盡之意言我誠願王壽考矣而所深願者尤在我王御世明而益明善譽垂于無窮不徒得萬年之壽已也矢者政教所施沛然莫禦如發矢然文德如仁漸義摩禮陶樂淑是也洽說文云霑也徐徐淪注非用威武以震疊之也徐光啟云令聞不已是虛矢其文德是實武節飈逝一時之功也協氣橫流萬年之計也至于文教浹洽而治安之慶永世無斁令聞不已其在斯乎嚴云宣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矜已之功而納君于德意度遠矣朱子云言武功之不可恃亦所以戒之也禮孔子閒居篇云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朱子謂宣王命召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鄒云江漢明言伐淮夷常武明言征徐國何必取南北為目曰淮夷則淮南淮北兼舉之矣常武所云淮浦淮濆指所

經歷及駐劄之地未嘗指淮夷也申培說雷同朱傳而但歸作詩者于史籀不根殊甚子貢傳闕文

無衣復王仇也周宣王以兵七千命秦莊公伐西戎周從征之士賦此據金履祥通鑑前編以此詩屬之莊公今從之按史記周厲王無道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宣王即位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後仲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宣王乃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叶九韻蒲侯翻王于興師脩我戈矛九韻與子同仇尤韻吳越春秋作讐賦也嚴粲云曰子者行伍相爾汝也袍爾雅說文皆云襺也孔穎達云

玉藻纊為襺縕為袍注謂衣有著之異名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緜名為襺襍用舊絮名為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襺也與子同袍猶所謂解衣相衣者王周天子也于爾雅云曰也李氏云按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為曰與此正同脩通作修理也戈說文云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徐鍇云謂戟小支上向則為戟平之則為戈鄭玄云今之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向亦作鉤孑亦作釨孔云鉤孑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為鉤也考工記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又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按內謂刃下接柄處其長四寸胡橫刃即所謂鉤釨者也其長六寸援直刃其長八寸柲即柄也矛即今之鎗字亦象形毛云長二丈孔云謂酋矛也夷矛則長二丈四尺考工記謂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此言興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非夷矛也仇讐也西

戎反王室又偪然殺天子之命吏此必討之讐也時七千之士從征在行者自相告語曰我平日所以與子衣袍必共無分爾我者豈誠為爾與我無衣之故哉正以我輩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出則為伍兩軍師之衆倘一日焉王命興師則將飭我戎器與子同心以讐君父之讐是以相結締而不可解耳言外見我輩今既奉王命征戎正出力敵愾之日也卒之破戎復所侵地所藉于同仇之奮發者不可誣矣謝枋得云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為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最深惜也周既不能以此而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匡王室卒之數傳之後其嚚然好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真秦之民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樂韻達各翻說文作襗王于興師脩我矛戟叶樂韻訖約翻與子偕作樂韻賦也澤朱子云褻衣也以其親膚近于垢澤故謂之澤

又說文作釋云袴也孔云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戟說文云有枝兵也本作戟从戈从榦省榦者枝也今文省作戟劉熙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枝格也鄭玄云今之三鋒戟也考工記云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又云車戟常謂之車戟者以其建于車上其制長丈六尺晁錯云兩陣相近平地茂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也劍盾三不當一作說文云起也仇以心言作以氣言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陽韻王于興師脩我甲兵叶陽韻逋旁翻與子偕漢書作皆行叶陽韻戶郎翻

賦也甲鎧屬周禮注云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釋名云甲介也鎧皆堅重之名按蚩尤作鎧與作甲與少康子也又蚩尤以金作兵鄭司農云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行毛云往也心相同氣相鼓則可以偕行矣班固云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

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習自古而然今之歌謡慷慨風流猶存耳左定四年吴入郢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以此詩凡三章每章三韻一韻一頓首故有九頓首云

無衣三章章五句

序云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朱子以為序意與詩情不協良是然謂是秦俗强悍樂于戰鬬之詩則胥失之矣子貢傳申培說皆云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此較為近之然襄公之世周西之地已為秦有宜不復知有王而此詩尚諄諄以王于興師為言則固周人詩也考史記稱宣王以兵七千與秦莊公使伐西戎正與王于興師之言合故仁山金氏編次此詩屬之莊公不為無見也又按竹書西戎殺秦仲事在宣

王六年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襃賞申伯焉 出序

竹書載宣王七年王錫申伯命 鄒忠甫云崧高與黍苗相表裏彼代為役者言此則王朝重臣贈章祖道詞氣迴別且篇中雖美申伯而多述王命亦以見王靈之赫濯序謂美宣王能建國親侯襃賞申伯得之矣張文潛云崧高之所序止于建國親諸侯襃賞申伯韓奕之所序止于能錫命諸侯夫武王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侵討莫不如志爵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為盛哉天子之事固若是也一不能是則亂而已矣而宣王之所能乃止于襃賞申伯錫命韓侯而詩人美之如是者蓋周至厲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不能有國矣而況能建

國子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況能親諸侯乎賞命不行于上則褒賞申伯為可美也錫命不行乎下則錫命韓侯為可善也揚子曰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方宣王之初可謂習亂矣而宣王之始能行天子之職詩人為樂其始治而好之此所以美之也郝敬云吉甫對揚于朝而國史錄之聖人存之以表親親崇賢封建復古之治耳人臣立功紀勳著于小雅人主治定功成見于大雅詩至大雅作者之志愈遠而序者之義愈深故雲漢不為救旱以明格天之德嵩高不為贈行以明親賢之禮烝民不為贈山甫以表能使之功梁山不為美韓封以紀馭福之柄江漢以下皆可知也

崧（風俗通作嵩）高維（禮記作惟）嶽（陸德明本豐氏本俱作岳）駿（禮記豐本俱作峻）極于天（叶真韻汀因翻）維嶽降神（真韻）生甫（豐本作呂下同）及申（真韻）維申及甫

維禮記作為周之翰叶先韻胡田翻四國于蕃叶先韻汾沿翻四方于宣先韻

賦也崧毛傳云高貌劉熙云竦也孔穎達云山形竦然故為高貌崧古文亦作嵩說文因解為嵩高山按爾雅山大而高曰崧郭璞注謂今中嶽崧高蓋依此名然則凡大山之高竦者皆可以崧稱因中嶽高大故取崧以名之非崧專為中嶽之名也觀郭注了然嶽即周禮所謂嶽山雍州鎮也古文嶽岳通用故爾雅又作岳凡天下諸山之得專以嶽名者惟此山耳一名吳山古文以為汧山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唐為西鎮山聳五峰一曰西顛二曰大賢三曰靈應四曰會仙五曰望輦見雍大記其名不雅非古名也舊說皆謂指四嶽言按四岳始見于堯舜時以堯建官主四方之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至舜五載一巡守東至岱宗南至南岳西至西岳北至北岳所謂四岳也然自岱宗而外皆未明言其處至周禮有五岳爾雅稱泰山為東嶽華山

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山為中嶽是也泰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華山在陜西西安府華州華陰縣南十里霍山即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恒山在直隸真定府定州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禹貢之外方也東為太室西為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衡山一名霍與泰山一名岱皆一山而有二名故孔安國鄭玄服虔及孝經鉤命決龍魚河圖皆以衡山為南嶽而書傳白虎通風俗通爾雅廣雅說苑諸書並以霍山為南嶽衡霍一也乃直隸廬州府六安州有霍山即天柱山漢武南巡以衡山遼曠移嶽神于此而祀焉其後因得霍山之名張揖郭璞並以天柱當之非也然考禮記言天子祭天下名山五嶽視三公而書周官篇乃言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則意祭告有五岳而揃考功德之處仍止四岳固與唐虞不異耳五嶽之名雖見爾雅釋

山篇而其發首則云河南華河西西岳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與五嶽微異者增河西之岳而不數嵩高而周禮職方氏列九州山鎮之名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嵩高亦不與焉鄭玄注周禮五嶽因此遂取吳山與岱衡恒華以足其數而其注康誥有云岐鎬處五嶽之外周公為其于正不均故東行于雒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是西都無西嶽權立吳嶽為西嶽爾雅嵩高為中嶽華山為西嶽者據東都地中而言爾今即未知鄭說信否然此詩之言維嶽既與周禮爾雅所言山名相合又為雍州之鎮依文求義其為嶽山斷斷無疑也駿通作峻說文云高也極毛云至也言其高峻之勢將至于天也山高近天亦大臣近天子之象五嶽之所以視三公也降說文云下也孔云降其神靈和氣也甫據鄭玄禮記注云仲山甫也申即下章申伯也後漢書劉陶云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舊說依毛傳指嶽為四嶽之神以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岳之祀申呂皆其苗

裔故詩以為嶽神所生而據孔安國稱呂侯後為甫侯故尚書呂刑篇名禮記引作甫刑因遂以此詩所言甫即指穆王時甫侯也嚴粲不然其説謂申伯光輔中興而遠取周道始衰之甫侯以匹之非所以褒揚申伯其論確矣或又疑甫父古文通用仲山甫國語作仲山父至如吉甫蹶父皇父休父之類亦皆以甫父為名字安見其為仲山甫乎愚但就詩文証之唯仲山甫吉甫字俱作甫而其餘蹶父皇父休父皆是父非甫何虞其混若吉甫既為作詩之人必無自讃之理而烝民之詩美仲山甫篇中亦明著為吉甫所作則此詩以申甫並言乃似統為二詩發端亦可以見甫之為仲山甫又斷斷無疑也生甫及申叙甫于申之前者或以爵或以齒差次之皆未可知定非泛泛赴韻嶽山與岐周相近乃肇基王迹之地推本二人之生于神降者猶曰祖宗神靈之所孚毓云爾黄佐云凡氣之靈處則為神神之靈處則為人故曰人者鬼神之會也韓子論衡山謂其蜿蜒

扶輿磅礴而鬱積則白金水銀丹砂石英等物皆不足以當其奇意必有魁奇才德之民生于其間也是亦不過以氣之神而為人之神耳嚴云詩人之意謂申伯佐宣王中興闢國家之運則其生必不凡故設為神異之辭言崧然而高竦者嶽也其山駿大極至于天惟此嶽降其神靈以生仲山甫及申伯也當時仲山甫為相申伯亞于山甫此詩為美申伯而以山甫並言蓋為申伯與山甫伯仲間耳借山甫以大申伯也推原于嶽降以尊之猶烝民言天生仲山甫耳或者疑甫為字申為國則名稱不類故以申甫皆為國不知古人文辭難以例拘舜與稱稷契稷以官契以名漢稱絳灌絳以封邑灌以姓皆不類也維申及甫又先申後甫者明此詩為贈申伯而作自宜主申伯以立言耳翰鳥羽也言其為王室之羽翼鳥有兩翼亦見二人闕一不可也四國四方之國蕃通作藩晉語以蕃為軍韋昭注云籬落也王安石云言扞蔽也四方則自四國之外廣言之張文潛云

四國有所界內也四方無所限外也民勞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則中國者四國也四方外也故先中國而後四方則四國為內可知也又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者蓋四國比四方為內而比京師為外京師者王所都而已故其言如此宣者徧布之義布威靈布德澤皆是也言二人雖身在王朝而能佐王制馭宇內故四國則于以藩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威德此皆指已然之效言禮記孔子閒居篇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嚴云謂文武之德施及後世故天生申甫以佐中興魏了翁云蓋自天地山川之神氣鍾而為人是心清明與宇宙之內流行發見者實同一原又推本而求之有如甫申之生乃嶽十世而工文武二王積德所感嗚呼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為流通固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

山川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積然則是豈數數然哉

亹亹（豐本作娓娓）申伯王纘（韓詩作踐潛夫論作薦）之事（寘韻）于邑于謝（潛夫論路史俱作序）南國是（潛夫論作為）式（叶寘韻式吏翻豐本是式作之紀）王命召（音邵後同）伯（陌韻）定申伯之宅（陌韻）登是南邦（叶東韻悲工翻）世執其功（東韻）

賦也亹亹爾雅訓勉說文無亹字當通作娓其義訓順無此二義見臣道無成代終之意申國名王符謂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即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是也李氏云按史記周本紀申者乃侯爵也以其為方伯故謂申伯嚴云方伯者一方之牧也黃佐云召公稱伯恐亦是如此王宣王也後倣此纘爾雅說文皆云繼也李云王纘繼之以事事如北門政事一埤益我于鄭云往也下同邑指申言王安石云國之所都亦曰邑作邑于豐商邑翼翼是也謝國名在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歐陽

修謝絳銘云黃帝後昔周滅之以封申伯在南陽之宛羅泌路史云其地西甚廣嚴云西漢地理志申國在南陽宛縣後漢地理志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百里申謝其地相近愚按時必宣王命申伯于申謝之間有所經營故先自京師而往其國邑繼又從其國邑而往謝正上文所謂王纘之事者也于謝或即是命之滅謝特舊史無明文耳林氏云宣王之世申伯以王舅大臣為南國屏翰蓋前此申在王畿之内而宣始分封之以干城王室楚經營北方大抵用申息之師其君多居于申合諸侯亦在焉秦漢之際南陽為要地高祖踰宛攻武關張子房曰强秦在前强宛在後此危道也漢與楚相持常出武關收兵宛葉間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申即宛也王應麟云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左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蓋楚得申呂而始彊玆所以為周邑之屏翰與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

忠定嘗言天下形勢闗中為上襄鄧次之季本云謝近于荆而荆與徐連舊嘗表裏為江淮諸國之患穆王以降周徳寖衰至于厲王失道滋甚江淮上下荆徐並興宣王命將以伐荆而蠻荆威自將以伐徐而淮夷服于是使召虎疆理江漢申在漢陽因使虎徹謝土田以築城定宅焉謝荆徐之要衝也其扼吭之慮逺矣南國南方諸侯之國式說文云法也南國諸侯見申伯有于蕃于宣之能則皆以之為法式也召伯孔云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王肅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宅爾雅云居也宅是鎬京之宅該宗廟宫室城郭之類王嘉申伯之能式南國也思併以謝與之乃使召伯更定申伯所居之國欲使自申而遷于謝也但尚未明言至下章王命申伯乃定指其地而召伯遂因而成之耳登爾雅云陞也申伯在南邦中獨膺加地進律之賞是陞之于此南邦也執者持守之意功即蕃宣之功世世子孫長有此土以持守其蕃宣之功欲其與國咸休久而不

替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見前章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叶東韻讀如融余中翻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先韻亦叶真韻他因翻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真韻亦叶先韻如延翻

賦也申伯出為諸侯所治者不過一國而已而命之式是南邦者使之為州牧也使為州牧則當改大其邑故以謝地界之曰因是者蒙上章于謝之文也作說文云起也庸爾雅云勞也說文云用也字从用从庚庚更事也周禮云民功曰庸按鄭語桓公問于史伯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間其家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是易取也注謂州者二千五百家之州以此推之則謝地甚廣其國新為宣王所滅其人必有難治者宣王既使申伯往謝以經理之而今又使之改封于謝以鎮壓之故其命之之辭謂因是謝地之人俾之屬爾統轄以奮起爾之事功也徹者周之

税名詳見公劉篇用徹法以正其土田則經界之修明税賦之畫一皆在其中矣此即黍苗篇所云平原隰清泉流之事沈萬鈳云韓奕言實畝實籍江漢言徹我疆土而此言徹申伯土田蓋自厲王貪暴而税法壞盡矣宣王中興之美此亦可見其一傅御者鄭云貳王治事謂冢宰也孔云三公有太傅知此非者以王之所命當有職事三公無職故知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傅王是謂輔相王事者為傅也副貳于王以治國事者唯冢宰為然故知謂冢宰私人毛云家臣也孔云對王朝之臣為公人家臣為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謂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故稱私人也愚按此即第七章所云徒御者遷其私人謂先定其名籍以待遷耳非先使之就國孔謂其遷猶與申伯同行是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庚韻亦叶陽韻于方翻有俶陸本作倂其城庚韻亦叶陽韻辰羊翻

寢廟既成與韻亦叶陽韻辰羊翻既成藐藐叶質韻莫筆翻王錫申伯叶質韻必益翻亦叶藥韻卜各翻四牡蹻蹻藥韻亦叶沃韻拘玉翻鉤膺濯濯叶沃韻厨玉翻亦叶藥韻書藥翻

賦也功猶事也與世執其功之功不同此指工役之事言觀黍苗篇言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可見營者周匝相度之意規制新邑而自居之乃申伯之事而今召伯則奉王命為之相度也倣爾雅以為始說文以為善無此二義言創始為之而甚善也堅完之謂善城說文云以盛民也寢廟宗廟也前曰廟後曰寢詳見巧言篇專舉寢廟亦營宮室先宗廟之意既者已事之辭成說文云就也城以納民而扞患廟以奉先而萃渙皆謝功之大者下既成只蒙上文言寢廟既成則其餘功之小者皆可以兼該之矣藐通作邈說文云遠也上林賦徵睇綿藐注亦以綿藐為遠視貌左傳以是藐諸孤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其義皆同謝去周

京頗遠故云藐藐也此結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一案亦為下文遣行發端或問朱子崧高烝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為諸侯築城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土人築朱子曰此也曉不得封諸侯故是大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是勞擾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如漢築長安城如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皆去别處調人來都曉不得鄧元錫云古王者封諸侯諸定宅倣城作寢廟至于徹田皆司空職之司空掌邦土也又董工作既成而全畀之胙之土之道也亦嫌侯始就國以寢廟工作之事遠勤民焉曲而至矣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謝功既成就封有日故又賜之車馬四牡所以駕車者蹻說文云舉足行高也以非一馬故重言之見其壯也鉤膺毛云樊纓也詳見采芑篇乃馬腹帶之飾非金路馬頷之鉤也按周禮巾車職云象路朱樊七就異姓以封申伯異姓諸侯只宜用象路耳濯濯鮮明之貌李云此章言營謝既成而始命

申伯以往不以工役累其心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叶麌韻滿補翻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麌韻錫爾介爾雅注作玠圭爾雅注作珪以作爾寶皓韻亦叶麌韻彼五翻往近豐本作迈王舅南土是保皓韻亦叶麌韻彼五翻賦也遣申伯者孔云發遣申伯令使之國也路車象路也四馬曰乘即上章所云四牡也上章言馬而未及車故此又合車馬總言之圖說文云畫計難也徐鍇云規畫之也故从口啚者吝嗇難之義也爾雅云謀也南土所包者廣凡南方之國皆是謝地亦在其中故以南土言曰莫如者非徒以地美人衆有酌全才擇重地意圭之類不同其制上圜下方介圭居其一介通作玠說文云大圭也爾雅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注訓大為長也鄭箋訓介圭從此說按考工記玉人之事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

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周禮典瑞職云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據此則爾雅所謂玠即所謂鎮圭鎮圭與大圭其長不同說文訓玠為大圭混也又書顧命言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王惟朝日始執鎮圭搢大圭若見諸侯則執瑁圭耳此承與奉所以不同也至如公侯伯守圭名桓信躬不名介故宜從鄭說寶說文云珍也徐鍇云人所保也以作爾寶者言錫此物以為爾之所貴重也陳祥道云夫王之大圭長三尺則尺有二寸所以錫諸侯者也諸侯之圭長不過九寸錫以尺有二寸使寶之而已愚按典瑞職云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杜子春云珍當為鎮書亦或為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鄭玄云珍圭王使之瑞節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

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詳杜鄭二說乃識此詩錫介圭之意王命申伯鎮撫南土故使之執介圭而往以鎮安之如王自行也介圭王之守器申伯執此物即王之威靈在焉當加寶重不敢褻也又按論語言執圭鞠躬如也亦是使臣執諸侯之圭可以相證往謂申伯之國也近王舅指南土諸國言說文云母之兄弟為舅妻之父為外舅申伯稱王舅疑是后父漢書外戚恩澤侯表云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寖廣博矣又以列女傳證之宣后稱姜后申國姜姓而後章亦有申伯番番之語番番者老也此非后父而何保猶安也言申伯往矣表裏江淮控帶荊徐為南方巨鎮凡地近王舅遍南土之諸侯皆將賴是以保安也自我圖至此皆册遺之辭一說萬象烈云此介圭也自王錫之往與王舅朝夕親近而不相離以保此南土亦通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 文韻亦叶寘韻明秘

翻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叶支韻俱為翻亦叶寘韻求位翻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陽韻豐本作壃以峙陸本作時其粻陽韻式遄其行叶陽韻戶郎翻

賦也邁說文云遠行也信邁猶云果行也餞說文云送去也鄭云送行飲酒也一統志云古郿城在今陝西鳳翔府郿縣北十五里渭水之北也鄭云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孔云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于郿也岐周周之所起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非為申伯故往王先在岐得召公之報知營謝已訖召申伯于鎬至岐周而命之也嚴云郿即董卓所築郿塢郿豐皆在鎬京之西其地相近王命申伯為州牧改邑于謝必冊命于文王之廟故告廟畢而飲餞于郿也徐統云賜爵祿必于太廟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謂文王之廟在豐命諸侯必至豐告廟于周受命亦豐廟也

還說文云復也言復之鎬京也南指謝也還南二字中具有轉折自郿至鎬縣是而南也按輿地歧周最在西北稍東則為郿又東則為鎬而謝又在鎬之東南或誤謂南還于鎬然後適謝豈知鎬在東不在南也誠歸言始成行也申伯改封于謝則謝是其本國故以往為歸謝于誠歸者鄭云誠歸于謝也孔云古人之語多倒故申明之嚴云申伯志存王室宣王恩隆元舅人疑其未必往謝故言信邁誠歸謂果然成行也陸化熙云曰信曰誠見王不能舍伯伯亦不能去王唯其勢不得已故踶勉辭去王命召伯是重復追述之辭非謂此時更命也徹土疆與上徹土田同言徹土田之疆界也意在喚起下峙粻一語言追自王命召伯徹土田之時而已預峙其粻謂取井田十一之賦以供委積之用也此結前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一案峙本作偫說文云待也徐鍇云按漢書張忠為孫寶設儲偫物以待須索也粻說文云食米也式發聲也遄爾雅云速也式遄其行是預

計其如此鄭云自京至國在路所須命皆預備委積以速申伯之行蹤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也按周禮地官遺人職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少曰委多曰積李云觀申伯至此方行則其事可以需遲而當在荆徐既服之後矣

申伯番番叶先韻孚馬翻亦叶歌韻逋禾翻既入于謝楚辭章句作徐徒御嘽嘽叶先韻於權翻亦叶歌韻託何翻周邦咸喜戎豐本作我有良翰叶先韻見首章不豐本作丕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先韻孚馬翻

賦也番通作皤說文云老人白也秦誓番番良士義亦同此觀其先言詢茲黃髮而以良士為旅力既愆又與仡仡勇夫對言則其為高年之狀可知矣既入于謝者黃佐云言自此而入于彼非已到謝也徒御毛云徒行者御車者聲之緩者曰嘽此嘽嘽

亦取緩義鄭訓為安舒是也此據其去時之儀如此結前王命傳御遷其私人一條周邦咸喜者京師之臣若民皆聚觀而喜也戎有良翰者周人自相謂之辭戎之為汝音之轉也古者戎有汝音良說文云善也申伯在王朝則王朝重在南土則王朝益重以其保南土于外而内之王朝愈安故曰良翰與首章維周之翰相應不顯三句吉甫推咸喜之意而誇美之也不顯即丕顯也以聞望言元字从一在兀上徐鍇云高也舅以元稱謂輩行之高尊者黄佐云王之元舅似常事何足道者然觀韓信拜大將而一軍皆驚則位望亦未可全輕也故道及之文武毛云言有文有武也愚按文武是德之見于才者乃據申伯平日在王朝而言文能經邦武能戡亂蕃宣之績所自來也憲爾雅云法也鄭云表也凡法令以表懸之謂之憲是憲即南國是式之意言丕顯申伯豈徒以其為王之元舅而人瞻仰之哉亦以其有文武全才足為南國諸侯法式此所以咸喜其為良翰耳

錢天錫云因親建賢疑為王者之私恩以親蒙寵亦非申伯之休美故特鋪張其賢見錫之遣之餞之以華其行者非止為一外戚之榮而已

申伯之德職韻柔惠且直職韻揉陸本作柔韻此萬邦聞于四國職韻吉甫作誦其詩孔碩陌韻亦叶藥韻實若翻其風肆好以贈崔靈恩集注作增申伯陌韻亦叶藥韻卜各翻

賦也德高文武一層承上章言申伯所以有文武之才者以其本于有柔惠且直之德耳柔者對剛之名惠說文云仁也爾雅云順也直說文云正見也荀子云是謂是非謂非曰直惟有柔惠之德故能文惟有直之德故能武中加一且字見兼濟之妙張文潛云柔者媆于無立不能剛而有立則其為柔惠也撓而已矣夫惟柔惠且直者外柔順而內不撓者也夫直者所以為撫撓也揉說文云屈伸木也強者治以剛弱者撫以柔之謂此足以徵其文武矣萬邦即

四國舉其多而言則曰萬邦就其方而言則曰四國聞
跟採字來謂懷其柔惠者頌仁憚其直者頌義也此皆
追申伯在王朝時而言觀採此萬邦語可見若在往謝
後則但當云採此南邦不得汎及萬邦矣吉甫毛云尹
吉甫也周之卿士孔云其先嘗為尹官而因氏焉六月
言宣王北伐吉甫為將禮軍將皆命卿也作誦毛云作
是工師之誦也孔云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欲
使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孔甚碩大也詩中所指
陳者甚大有繫于天下國家也風鄭云風切申伯也按
聲之足以感人者為風肆朱子云遂也取披拂四散之意
好說文云美也意無不盡辭無不美足以感動申伯矣
或謂此雅詩而有風體非是詩言志吉甫豈按風雅之
體而作詩者乎贈說文云玩好相送也毛云增也孔云
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于本贈之言
使行增于義也以贈申伯者詳美其已往所以益勉其
將來如德則柔惠且直也才則文武也功則四國于蕃

四方于宣也循此不替則可以保是南土而永為周之翰矣此吉甫作詩送行之意崔靈恩謂增益申伯之美是也孔云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鄒忠肩云夫柔惠且直揉萬邦而聞四國申伯固宜為文武憲矣豈可因王之元舅而反掩其德謝功之營亦豈猥與後世恩澤侯可同日語哉至其後人逆節亦非憑椒房之寵內執朝權如王實閻梁輩也嗟夫為媾為寇斯其故蓋難言之而以造端咎崧高過矣又郝敬云按申伯以王元舅褒封晉錫可謂厚矣未幾以幽后見黜率犬戎殺幽王而滅宗周申為戎首焉然則宣王之褒賞元舅與後世主寵任外戚移祚篡國者何以異乎故天子有道則萬國親無道則親戚叛易曰匪寇婚媾反覆手之間而已父子相繼宣興幽滅可不畏哉故國風存揚之水大雅録崧高聖人有微意焉誦者見其美而忘其規泥其辭而不逆其志烏可與言詩矣王應麟云外戚秉政

未戢不亡漢亡于王莽何進晉亡于賈謐唐幾亡于楊國忠石晉亡于馮玉愚按竹書紀王錫申伯命在宣王七年又紀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則申人之逆王命已在宣王之季矣

崧高八章章八句　朱子謂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申培說同此但據篇中約略成文固自不謬然使作詩之大意非為美王則不過朋友相送之詩但當列之小雅何以入大雅乎子貢傳闕文

黍苗營謝也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　自宣王下俱出朱傳朱子云此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鄒忠胤云崧高何以繫之大雅黍苗何以繫之小雅固知體裁音律自爾不等蓋黍苗即非作

于行役庶士亦代為行役庶士言若崧高鋪叙宏濶自是名公鉅章此大小雅所繇别與愚按崧高意重申伯此意重召公命旨各别

芃芃黍苗陰豐氏本作黔雨膏叶號韻居號翻之悠悠南行召音邵後同伯勞叶號韻郎到翻之

興也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解見下泉篇以陰雨能澤物興召伯能撫下悠悠說文云憂也爾雅云思也字从心國有大役衆之所憚又地遠而時久則憂思迸集矣北自鎬京至謝故曰南行孔穎達云以嵩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召伯營謝邑將徒役南行也召伯韋昭云召康公之子穆公虎也勞之謂慰其勞苦恤其饑渴拊循勸勉如天澤沃洑其勞也蓋膏也孔云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左襄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

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晉語秦伯燕公子重耳子餘使重耳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膏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

我任豈本作壬我輦我車我牛叶支韻魚其翻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叶支韻將其翻

賦也召伯知南行者之勞苦憂思也因呼而喻之此下二章皆召伯之語所謂勞之也孔云任輦車牛是轉運所用任鄭箋訓抱也按說文訓任為保保抱同意故孔氏謂任在前負在背訓抱是也或訓為擔非也輦說文云輓車也从車从扶扶在車前引之扶音伴並行也从兩夫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輦司馬法云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周

十五人楊慎云說者以為戛出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前世輩少後世輩多車大車也孔云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朱子云牛所以駕大車也我任我輦者我有所抱持之器具則置于我之輦我車我牛者我有所任載之大車則駕以我之牛也集猶就也蓋者未定之辭百物具備竣事不難俟我南行之功既就斯時庶可言歸哉嚴粲云示以歸期安其心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語韻**我行既集蓋云歸處**叶語韻敞呂翻

賦也鄭云步行曰徒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孔云旅屬于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處止也功成事畢庶可以歸而止息矣皆慰勞之辭上章任輦車牛以載工作之器言此章徒御師旅以受工役之人言蓋皆自周調發而不以勞謝民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

庚韻之烈烈左傳杜注作列列征師召伯成庚韻之賦也肅說文云持事振敬也以相度周至故曰肅肅謝申伯今所改封之國郡國志云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按棘陽即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也申謝相近功朱子云工役之事也營本帀居之義故舊說以縱横相度為經周迴相度為營烈說文云火猛也烈烈是猛于趨事之狀征行也師即上章我師之師謂此南行之師衆也成之者以撫循為激勸有以成其烈烈也此詩先言初行之時備加慰勞及規模既定于是人皆趨事赴功而謝功于是可成矣蓋立言之次第如此左襄二十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原隰既平庚韻泉流既清庚韻召伯有成庚韻王心載寧叶庚韻泥耕翻豊本作盌　賦也原隰解見信南山篇孔云五土有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于人故特言

之治土高下各得其宜故曰平泉流以水利言水壅則流濁既清如縱者為溝橫者為遂而無壅塞之患也祭汝楠云清水道所以平原隰也上章言烈烈征師召伯成之不過成就建城郭治宮室等事而已至此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則召伯營謝之功于是乎有成矣載之言則也寧通作寍安也謝為荆徐要衝之地封申伯于此則足以鎮撫南國宣王之心則安也觀崧高之詩一則曰南土是保再則曰戎有良翰則王心之所以寧可知不獨謂其足以篤厚元舅克副親親賢賢之念已也呂祖謙云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職分者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子貢傳以為城申也按申伯改封于謝詩言營謝非言城申也

序以為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黄震云詩中明言美召公而詩序乃以為刺幽王此類亦何詩晦庵之去序耶杜預謂美召伯勞來諸侯韋昭亦云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今按詩言營謝功成于述職何與其云勞之者乃勞南行師旅非勞來諸侯明甚華谷嚴氏又謂此詩乃兼美營謝伐淮二役郝敬取之蓋誤認徒御師旅一章及烈烈征師二語為平淮夷之事考竹書紀年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是年王伐徐戎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越明年始錫申伯命則營謝之舉在平淮之後今篇中先言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後言烈烈征師召伯成之何得以征師為指伐淮耶若申培說亦與朱傳同但謂此詩乃史籀所作亦無稽據何宣王之世惟史籀作詩為多我未之聞也

烝民宣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尹吉甫作詩美之據竹書事在宣王七年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愚按賢以德言能以才言篇中言柔嘉維則是德也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是才也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所謂任賢也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所謂使能也陳氏云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郝敬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惟王建國文武之制也周衰諸侯强僭繼世不繇天子裂封啟土悉自己出厲王中衰周人放之于彘是畿甸諸侯且不知有天子而况齊遠在東隅境內區區之城郭必以上請豈非宣王中興之烈足以震疊之與夫子删詩存烝民春秋之義也故曰詩亡春秋作樊地名仲山甫所封也杜預云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

有陽城季本云野王本河內今屬懷慶府夾淤鄭氏以為陽樊在濟源東南三十八里濟源南與河內相隣即其地也晉語王賜文公陽樊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樊仲即仲山甫也毛傳稱仲山甫為樊侯與竹書合孔頴達云山甫為樊國之君韋昭謂食采于樊樊在東都之畿內杜預曰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按據

天生烝 孟子韓詩外傳俱作蒸 民有物有則 職韻 民之秉彝 孟子作夷 好 去聲 是懿德 職韻 天監有周昭假 豐氏本作格 于下 叶虞韻後五翻 保茲天子生仲 豐本作中後同 山甫 虞韻豐本作父後同 賦也烝爾雅云衆也按烝本熱義轉訓

為衆者人衆則氣熱曰烝民者汎言天下之人也物猶事也則說文云等畫物也从刀从貝貝古之物貨也徐鍇云則節也取用有節刀所以裁制之也愚按凡制度品式皆曰則天理當然不可增減者亦謂之則易所云天則詩所云帝則是也大學言致知在格物格者格式之謂有一物必有一天然恰好之格不可過不可不及即此所謂則也是格也大學又謂之至善散之為物物之至善合之為統體之至善知其散則知其合也以其極至而無以復加如是則可以止矣此非意識所得須與生俱生乃吾性本然之體也故知而致及于是則知止矣亦所謂知之至矣莊子云各有義則謂之性真德秀云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理也器者物也精粗之辨固不同矣然理未嘗離乎物之中知此則知有物有則之說矣蓋盈乎天地之間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以人言之如目之視耳之聽物也視之明聽之聰

乃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物也而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乃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古人謂規矩準繩衡為五則者以其方圓平直輕重皆天然一定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天實為之人但循其則耳秉爾雅云執也此字宜著力說韓詩外傳云民之秉德以則天也彝說文云宗廟常器也爾雅訓彝為常其義取此好者慕愛之意懿說文云專久而美也曰則曰彝曰懿德其實一也自其麗于物而言謂之則自其人人所同更無改易而言謂之彝即書言恒性是也自其至一至精無容增減出入而言謂之懿德按德與悳字有辨理之得于天者謂之悳其字從直從心行道而有得于心者謂之德其字从彳从悳今文多混此言懿德乃性之悳也正當通作悳蘇轍云民能秉常則莫不好德維其失常乃有不善孟子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

能盡其才者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舊說皆謂民自然好德殊未知此詩及孔孟之意按此詩以此四語發端其理甚精而意甚切乃統宣王及山甫俱包括于天生之內而言物各有則而惟山甫能完其則故能予君以則觀後章言柔嘉維則是山甫之能自完其則也又言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是山甫之能予君以則也凡民非能秉執其彝不使放失者則雖有自有之懿德亦不知好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不能秉彝故也我義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惟其能秉彝故也山甫之德如是為保王躬計豈可少此人哉監臨下也昭日明也俱見說文假通作假至也保者扶持之意仲山甫孔云字也按漢書杜欽傳云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唐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仲山甫入輔于周食采于樊羅泌路史中樊國凡兩見一以為泰伯仲雍後一據潛夫論

以為慶姓俱未詳孰是然據第三章有纘戎祖考之語疑德與說為近之彼所云祖考指周公耳若其他固未有顯者蘇云天之監周也其明實指于下將保安宣王乃生仲山甫以佐之凡宣王之所以能全其性而無失其常者皆仲山甫之功也嚴粲云此詩欲美山甫故謂山甫天實生之山甫卒謚穆周語亦稱樊穆仲

仲山甫之德職韻柔嘉維則職韻令儀令色職韻小心翼翼職韻古訓是式職韻威儀是力職韻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若賦叶韻未詳

豈本賦作職賦也仲山甫之德只柔嘉維則一語盡之君道主剛臣道主柔此亦一物之則也臣道無成故尚柔鄒忠胤云易坤為臣道縶以利牝馬之貞蓋坤非偏柔承乾而為柔也嘉美也則即物則之則萬象烈云柔嘉維則者言柔之嘉處乃其則也柔非其則即不得為嘉柔而不嘉只為非其則即此一句已自細到至處

令鄭玄云善也令儀令色亦自其對君者而言嚴云令儀則動止雍容令色則容貌溫粹小心翼翼與大明篇義同為君者心欲大主于仁也為臣者心欲小主于敬也念念皆在羽翼王室故曰翼翼輔廣云令儀令色柔嘉之發于外也小心翼翼柔嘉之存于內也古訓鄭云故訓也式說文云法也法古訓遜志典學後章言既明且哲不茹柔不吐剛其理皆從此出蔡汝楠云所以全此則者為其有此學也凡民無此學則無此德天生之則亦乍明乍滅終謂之凡民而已左傳云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力者以志帥氣以神馭官非著力矜持之謂嚴云山甫令儀令色則動容周旋中禮矣猶曰威儀是力何也有德者固威儀之所自形而謹其威儀者亦所以檢攝而養其德也故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可不勉與愚按式古訓力威儀亦見山甫之能時時秉執其常性處此其所以有柔嘉之德而能盡為臣之則也天子二句

引起下二章若爾雅云順也按若字从艸从右說文云擇菜也徐鍇云擇之順手故从右右者手也以此訓順似予强解當通作叒周伯琦云順也从三又又者手也二又為友三又為叒所助者多故為順也會意愚因是悟桑字从叒从木古人析為二文訛叒為若曰若木若木者扶桑也其實即桑之一字耳然則叒若同音其混用久矣請以此補字學所未發明命者天子明告邦國之命也賦者徵求之義言宣王見山甫有柔嘉之德心悅順其為人因使之典司政本為天子宣布明命以徵求邦國之應即下章所稱出納王命是也書曰令出惟行不惟反令出而必求其行即賦之說矣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 甫辟叶韻未詳

纘戎 豐本作爾 祖考 皓韻亦叶有韻去九翻 王躬是保 皓韻亦叶有韻補茍翻豐本作佛

出納 陸本豐本俱作内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舌發叶韻未詳　賦也此章言仲山甫所居之職鄭以為冢宰是也自式　是百辟以下至王之喉舌皆命詞孔云王命此仲山甫曰爾可以為長官施其法度于是天下之百君纘說文云繼也戎之言汝以音同通用祖考祖父也疑但指祖言意必嘗居冢宰之職故今又使山甫繼之也依權德輿說周公是山甫之祖書言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是也自周公後歷伯禽考公煬公幽公魏公厲公至獻公凡七公煬公為考公之弟魏公為幽公之弟獻公為厲公之弟實止三世耳獻公卒子真公濞立真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當宣王時嘗以長子括少子戲見王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山甫諫曰不可事見周語據德輿謂山甫是獻公仲子則山甫乃真公弟武公兄而仕于王朝者也王躬是保與首章保茲天子之保義同王躬之所以保其故尚在下文惟動丕應徯志則天子之身于是獲安矣出納王命者胡一桂云謹審上之命令命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

世封還詞頭之類或但謂出為宣而布之既布則納而復之亦自可通但此不過一奉行之任冢宰居容勿論思之地其間調劑剛柔使得其宜以致邦國之若者尚有許多參詳恐不止如此且此既已言出納而下文又言賦政言將命亦太複矣喉說文云咽也舌說文云在口所以言也喉舌皆言之所從出曰王之喉舌則其膺代言之任明矣孔云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賦解見前章凡有所施行者皆謂之政外鄭云畿外也發說文云引詞也發猶起也徵求其所當施行之政于外則天下諸侯無不于是皆起而應者繇其所出之命皆盡善故也山甫身在王朝而其所召致者如此非以經營四方言也

肅肅後漢書作赫赫王命仲山甫將叶陽韻資良翻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叶陽韻謨郎翻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真韻

夙夜匪解音懈左傳晏子春秋韓詩外傳作懈以事一人真韻賦也嚴云此章申上章

賦政之事命出天子何等莊嚴故曰肅肅將者奉行之義此二句即上章所謂賦政于外者也邦國謂諸侯也若解見二章否說文云不也字从口从不徐鍇云不可之意見于言也明朱子云謂明于理此二句在將命以前事即上章所謂出納王命者一令之出如何而邦國順如何而邦國不順山甫皆能燭照其理而逆計其必然其可使邦國順者則詔王出之否則納之故其所將之于外者皆有順而無拂四方爰發實繇于此非徒以宣布塞責已也又韓詩外傳云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闚遠牧衆也遠方之人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于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耶何如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

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仲山甫既能明于邦國若否之理且又能哲以保其身哲爾雅云智也就保身見哲則知幾之謂即柔嘉二字可以想見山甫主眷既隆輿望共屬若使鷙然自恃信心一往略無前瞻後顧之意未必非悔吝之所蘇叢有山甫之哲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故能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矣揚雄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于山甫之哲殆有合焉特其言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者非耳中庸云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斯謂與徐幹云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者威而不攝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辨物居方禳禍于忽杪求福于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止可觀則出辭為師表比諸志行

之士不亦愈乎夙早夜暮也匪通作非解通作懈說文
云怠也一人鄭云謂天子也山甫之保身非為身也將
為事一人計也身保則可以長在位而事一人而山甫
朝乾夕惕凡所以盡其所事者一日如是日日亦如是
無有一毫怠忽信可謂小心翼翼矣左襄二十六年衛
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
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文二年秦
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孟明之臣也
其不解也能懼思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
焉晏子春秋云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
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
之非其罪也韓詩外傳云昔者周德大衰道缺于厲申
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
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
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

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人亦有言柔則茹叶麌韻讀如乳粲主翻之剛則吐麌韻之維仲山甫麌韻柔亦不茹見上剛亦不吐見上左傳顛倒引此二句不侮矜左傳豐本俱作鰥寡不畏彊韓詩外傳作強禦叶麌韻讀如麌魚矩翻漢書作圉

賦也此章再以其賦政之善言之人亦有言相傳之言也後倣此五六章言山甫之賢各以人言起之見恒情如此而山甫不然正其異于凡民處柔剛就人所處之地言引言之意黏著邦國上與第二章柔嘉之柔全無干涉柔鄭云猶濡毳也茹說文云飤馬也飤者餧也俗作飼拨馬之食草為茹而孔氏謂菜之入口亦名為茹孟子言舜之飯糗茹草莊子謂不茹葷即其義也又禮記言飲血茹毛曹居貞云茹者呑啗之名凡魚肉柔也則呑啗之剛鄭云堅

強也吐說文云寫也曹云骨鯁則吐棄之嚴云踰陵弱而畏強也侮說文云傷也矜通作鰥孟子云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劉熙釋名云鰥愁悒不能寐目常鰥鰥然其字从魚魚目恒不閉者也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畏者懼怯之意彊禦解見蕩篇但彼以彊梁禦善言此以彊梁禦人財物言凡人情鮮不茹柔吐剛而非所以語山甫柔莫柔于鰥寡亦不之侮而凡為柔者可知已剛莫剛于彊禦亦不之畏而凡為剛者可知已孔云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

愚按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亦是借言即扶弱除暴影子見仲山甫所以為王扶政者寬猛相濟仁義並用各有當然之則在澤所必加不靳于弱小故無不懷其德勢所必行不詘于強大故無不畏其力四方爰發有以也夫蘇轍云此詩言仲山甫其始曰柔嘉維則令儀令色此與漢胡廣趙戒何異其終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與漢汲黯朱雲何異胡趙柔而陷

于佞汲朱剛而近于狂如仲山甫内剛外柔非佞非狂然後可以為王者之佐當天下之事矣嗚呼非斯人其誰與歸又韓詩外傳云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又云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傲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内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左文十年楚子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狥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昭元年楚右尹子干出奔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禄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棄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矜寡不畏

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定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楚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以王奔隨按以上皆斷章取義無關詩旨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叶麌韻讀如踽果羽翻之荀子無之之字我義此毛傳古本陸德明釋文同鄭箋作儀以後諸本皆從之圖叶麌韻動五翻之維仲山甫舉見上之愛莫助叶麌韻牀五翻之衮職有闕維左傳作唯仲山甫補麌韻之賦也此章推言山甫所以能賦政之善如斯者繇于其中之有德故耳人性中所本具有一物必有一則所謂懿德也輶者輕車也故爾雅訓輶為

輕言德而言其輶又以如毛比之者取微妙恍惚之義民即烝民之民鮮通作尟說文云少也克能也舉者以手挈之天則無形不可控執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詩意言其微而難舉而舊說相承皆以為輕而易舉非也鄧元錫云夫懿德之則如毛然微乎微者也入微難烝民具有之而鮮其舉之按中庸引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緜聲色之不大而推之于如毛緜如毛而極之于無聲無臭則中庸之言德愈精而德輶之義亦可識矣韓詩外傳云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務疾而神競清而福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于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荀子云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此之謂

也我鄭云吉甫自我也義毛云宜也圖猶度也我義圖之即孔子所謂以義度人者我當于事事物物之間以當然之宜度之而見山甫之所為無不合乎是者故知此微妙之德惟山甫為能舉之如上章言柔不茹剛不吐即其類也義字亦與則字同意愛好也好是懿德之好助猶與也山甫誠心好乎懿德故能舉此懿德而人莫有相偕助而好之者此德之所以獨讓山甫也禮表記篇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于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按德之渾然在心無私意間斷則謂之仁故詩以德言孔子以仁言王安石云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治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

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兎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兎罝之詩是也又況于在位之人乎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于是内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袞職鄭云不敢斥王之言也孔云以衣服之中有袞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袞以表君也不言王而言袞猶律謂天子為乘輿也凡事之有專主者謂之職闕本門觀之名徐鍇云中央闕而為道故謂之闕舊說以闕為空而不完之義蓋本于此或通作缺說文云器破也補說文云完衣也孔云服袞冕之人職事有所廢闕維仲山甫能補益之謂有所不可則諫爭之故可任用以致中興鄭云仲山甫賤物維則者也微無

不入以補衮衮不廢矣按周語宣王立魯公子戲則山甫有諫料民太原則山甫又諫此其為補王闕也多矣左宣二年晉靈公不君士季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衮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季云言此以起下章欲其遄歸之意又黄震云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云衮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蓋謂是也此言衮者人臣之極常缺之而不服唯仲山甫加賜而得之是當時所缺而今則補之也按後漢書蔡茂在廣陵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挑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于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賀之引詩其意與黄說合然補為完衣之義乃蒙上衮衣而言從左傳補過之說於義為允

仲山甫出祖

四牡業業[叶葉韻]征夫捷捷[叶葉韻]每懷靡及[叶極業翻]四牡彭彭[叶陽韻通旁翻]八鸞鏘鏘[陽韻陸本作將將]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陽韻]

賦也顏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焉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遊而死于道故後人祀以為行神其祭設軷于門外曾云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詳見生民篇四牡駕車之四馬業所以懸鐘虡曰業業者嚴以為動而不息之意蓋取鐘虡搖動之象征夫從行之人也捷通作疌說文云疾也或通作倢說文云佽也佽者便利也一云佽者相次比也其義俱通捷捷鄭云言樂事也孔云捷者舉動敏捷之貌行者或苦于役則舉動遲緩故言捷捷以見其勸樂于事也每懷靡及與皇皇者華義同不獨山甫懷如不及事之慮而已雖其征夫亦無人而不然蓋山甫之急公所感也然以下章永懷之語觀之山甫身遠闕庭而心懸啟沃其所為皇皇如靡及

者亦欲事畢而早還朝耳又韓詩外傳云趙王使人于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馭下也彭通作騯說文云馬盛也八鸞者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朱子云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是也詳見采芑篇說文無鏘字當作瑲玉聲也鸞聲之和似之觀采芑篇可見前出祖是將行之時此彭彭瑲瑲則行而在道矣王命二句始言其所以行之故也東方毛云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淄也孔云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淄計獻公當夷王之時

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按薄姑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臨淄今為臨淄縣亦在青州府朱子云豈徒于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瓛鄒云天為保天子生山甫王以保王躬命山甫山甫之責甚鉅區區城齊之役曾何足以煩之第成王時召康公亦嘗以太保營雒雖王都之肇建不比于侯封然是役也倘非異人堪任堪者必仲山甫乎且山甫于王命固無不能將而城彼東方亦王命之一此行亦未必久淹固不妨其為保躬補闕也王安石云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為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常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于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

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林氏云宣王時北有玁狁南有荊楚東有徐夷故式是南邦以申伯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其為謀甚悉而犬戎自西作焉夫四隅而防其三有變出于不備之方況得一不為備乎又杜欽以山甫為封于齊鄧展引韓詩之說亦然王符謂山甫以文德致昇平王封之以樂土皆誤

四牡騤騤支韻八鸞喈喈叶支韻堅夷翻仲山甫徂齊叶支韻牆之翻式遄其歸叶支韻讀如嬀渠為翻吉甫豐本作父作誦穆如清風叶侵韻孚金翻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侵韻

賦也騤說文云馬行威儀也喈說文云鳥鳴聲徐鍇云聲衆且和也前言彭彭弟咏馬之盛此則及其行之容前言鏘鏘弟咏聲之和此則及其聲之衆意微有別而總之皆紀其在道所見耳徂往

也式遄其歸吉甫告王之詞也式發聲也遄說文云往來數也毛云疾也欲王敦趣山甫使其疾歸也郝云詩稱山甫才德位望為王補衮之臣不可一日去王所詩言衮職有闕式遄其歸寓諷規之意云爾作誦者作此詩命工歌誦之也穆通作㣪說文云細文也朱子云如烝民詩大較細膩清風毛云清微之風也篇中縷縷言山甫德業人品心術若讚誦不盡者朝野關重之人誰不愛好播之聲詩使人聞之者如清風徐來形神為之俱釋而豈肯令久居于外乎吉甫言此非自誇所作之美蓋寓規諷于揚厲欲王之深思而自得之也永懷長思也慰說文云安也吉甫以遄歸告王所以安山甫之心也張叔翹云山甫一身所繫甚重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之上者當時城齊之役未詳其事或者當用大臣董治之亦未可曉然山甫一旦去君遠行其身在遠不得朝夕納誨顧瞻君側繫心不忘能無永長之懷乎故山甫之城齊而有懷愛君之心也吉甫之作誦以慰山甫

亦所以諷王也夫漢臣尚有辭淮陽而願入禁闥者山甫豈無是心而大臣遠役間疏之漸識微如吉甫者安得不深致思哉遄歸之語其旨深矣說者謂此詩言降生之異為舉德盡職張本言德職之隆為城齊易副張本夫吉甫之反覆賛咏乃僅為一城齊事而仲山甫之惓惓永懷亦止于東方一役而已是豈詩人立言之旨哉

烝民八章章八句 朱傳謂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申培說同郝云僚友相送非關獻納何登于雅王朝命使往來餞送不少詩可勝録乎

無羊宣王考牧也 出序于貢傳同 考者成也故凡落成曰考鄭玄云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陳氏云牧者牧養畜牲之牢畜牲之多寡足以表國之盛衰故于其牧成而考

之孔叢子載孔子曰于無羊見善政之有感也按列子云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于園庭之内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于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于爾也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列子之書大都詼詭不足信然彼生于周末而以此事屬之宣王則當日宣王之留意牧事可知已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讀詩記作爲羣叶先韻逵員翻誰謂爾無牛九

十其犉 叶先韻而宣翻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 緝韻陸德明本作䌙䌙埤雅作戢戢

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緝韻 賦也爾指牧人之官舊以為呼宣王似無此理首言誰謂者矜詫之辭季本云無羊無牛者其心不知有羊牛也故人以此謂之然則斯人其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而飯牛牛肥之儔與陸佃云羊性喜羣故于文羊為羣犬為獨也犉牛名有二義爾雅及尸子云牛七尺為犉又爾雅云黑唇犉說文毛傳皆以為黃牛之黑唇者諸家俱從後說愚按牛類雖多不應獨舉黑唇者言似無意味當是標其最高大者于義為長孔穎達云羊三百頭為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犉者九十頭直知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來者自外而來歸即羊牛下來之來思語辭也濈說文云和也王安石云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或通作戢斂也陸云其角戢戢羊前其剛以觸者也故以

其角濟聚為善其耳濕濕言潤澤也蓋牛之為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毛傳則謂呞而動其耳濕濕然食已復出嚼之曰呞言其用力故濕濕也董氏則謂牛卧則耳下垂濕者其垂也亦通又祭義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孔疏謂耳主聽蓋欲使神聽之也然古之盟者亦執牛耳陸謂牛耳無竅以鼻聽盟者聽于人神故執牛耳正以不聽為戒焦貢易林曰牛龍耳瞶蓋龍亦聾者也先儒以為而牛鼓簧為聾故也以上二説各有取義但與此言牛耳無涉此章先舉羊牛之歸來者而言已可見其衆盛至若未歸來者數目尚緐不僅此三百九十若下二章所稱是也嚴粲云羊不歸而聚則不見其角之濈濈牛不歸而息亦不見其耳之濕濕兩言來思皆所以見牢之成也故首章及之先言羊後言牛者羊躁進競前又其性畏露每歸嘗先于牛君子于役篇所謂羊牛下來羊牛下括是也古人立言之不苟如此

或降于阿歌韻或飲于池

支韻阿與訛叶池與思叶隅句為韻亦叶歌韻唐何翻

或寢或訛歌韻韓詩讀詩記豐氏本俱作譌爾詩緝作而牧來思支韻何豐本作荷後同蓑豐本作衰何笠或負其餱叶宥韻讀如候胡茂翻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叶宥韻忌救翻

賦也阿曲阜也孔安國云停水曰池訛本作吪說文云動也徐鍇云臥既覺必有聲氣也言羊牛之歸者歸矣而其未歸者或降阿或飲池又或寢者或訛者其不一如此後乃將次第而來歸也爾牧指牧養牛羊之人與未童牧人不同彼乃官名統此牧者來思亦謂日將夕而驅牛羊以來歸也何說文云儋也即負荷也蓑說文云草雨衣也笠儀禮注云竹簩蓋也有柄曰簦無柄曰笠蓑笠皆雨具今蓑何之而不披笠何之而不戴則亦但備之而已又笠無所以禦暑日夕則笠亦無所用也負之言背蓋音近也古負有背音史記晉世家負父之命正義音佩是也釋名云置

項背也徐鍇云飯乾曰餱言牛羊布滿于山谷之間而牧人持雨具齎飲食從其所如以順適其性故于其來歸之時見其裝束如此物謂毛物與此物四驪之物同三十維物兼牛羊豕犬雞五者言之也按周禮牧人職云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舊說本爾雅六畜之名為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也愚以為不然馬以供駕乘之用原不可為牲所謂六牲者止是以毛色別之耳青赤黃白黑五色并尨為六色凡牲皆具此六色故謂之六牲尨者尨也襍色曰尨純色曰牷天與宗廟為陽祀牲毛用赤地與社稷為陰祀牲毛用黑望祀岳瀆則隨其方之色以取其毛山川以下凡四時之常祀則不拘何色但必取其毛色之純者其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屬謂之毀事則用襍色之毛此皆所謂物也每牲六色五六三十故云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無祭祀燕享言牲謂牛羊也鄭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具備也毛物有三十牛羊各居其六爾之牲索則皆有之也按周禮牛人職云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又羊人職云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又周禮有犬人雞人獨無豕人鄭以為豕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孔云此詩唯言牛羊者豕犬雞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

爾牧來思以薪豐本作新以蒸韻以雌以雄叶蒸韻如乘翻爾羊來思矜矜兢兢蒸韻不騫不崩蒸韻麾之以肱蒸韻畢來既升蒸韻

賦也再言爾牧者牛羊多則牧養者亦必多

故複舉之也上言來思是方歸來之時此則已來而至矣鄭云麤曰薪細曰蒸說文云雄鳥父雌鳥母此言斗羊馴擾故牧者亦閒暇得乘其餘力拾取柴木以供爨燎弋取飛鳥以備飲食至暮乃攜之以俱歸也又言爾羊來思者此是續歸之羊即前所言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者升斗亦在其內而專以羊言者羊性躁競行常在斗前故特揭之也矜之為言競也競之為言競也陵矜不讓競先爭歸此羊態也又陸云矜矜言羊之愛牧人也兢兢言羊之畏牧人也牧之為道擾之以順其性故能使物愛支之以制其放故能使物畏亦通不騫不崩舊說以騫為虧損似也以崩為羣疾則殊不倫愚有二說皆可通天保言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則此指山體言也山之中有虧損者有崩圮者今羣羊皆循正道而行未嘗奔逸旁出于崎嶇險仄之處致難收攝此一說也又說文解騫為馬腹縶也崩通作繃束也言此羊馴擾之極不假縶維之拘束之但聽其自行貫思

勰所謂羊必須老人及心性宛順者起居以時調其宜適緩驅行勿停息若使急性人及小兒者擱約不得必有打傷之災或懶不驅行則無肥充之理是也此又一說也麾通作摩亦作撝王逸云以手教曰麾肱徐鍇云臂上一節也畢說文云田罔也以罔羅物盡入其內故爾雅又訓畢為盡言畢則兼及牛可知以牛隨羊後而至故槩括之也升之為言進也既升者牛羊皆進入于閑也至是而一日之牧事畢矣

牧人乃夢豐本作㝱衆維潛夫論作惟後同魚韻矣旐維旟魚韻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叶真韻奴因翻旐維旟矣室家溱溱真韻潛夫論作蓁蓁豐本作蓀蓀

賦也牧人說見次章仲山甫云牧協職周禮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工章言牧事有成物各得所如此則年豐人阜自是此時景象所有故其朕兆形于牧人之夢或以為託言

者非也衆維魚矣言初見為衆而忽見為魚旐維旟矣言初見為旐而忽見為旟皆夢景如此大人占之解見斯干篇按周禮占夢職云歲終獻吉夢于王王拜受之孔謂天下臣民有為國夢者其官得而獻之蓋此夢是也人多為衆而魚則其族尤盛故為豐年之兆以年豐則人蕃物阜故夢衆又夢魚蓋富庶之象也鄭云旐旟所以聚衆按周禮司常職云州里建旟縣鄙建旐州里是州中之里乃六鄉之屬與五隣之里不同爾雅注以邑居為里故鄉師職云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州長職云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里繫于州知其非六遂中五隣之里也縣鄙乃六遂之屬詳司常之文鄉遂所建惟旐旟二物今既夢旐又夢旟則鄉遂之衆羅列咸在故其象為室家溱溱男有室女有家溱通作蓁草盛貌言生齒殷盛也徐光啟云記曰問衆人之富數畜以對若止前三章則一庶人之富已耳有此一章便闔天下國家之大鄒云詩人點綴中興富庶之兆如此

向使千畝之籍時修太原之民不料此豐年溱溱者正未有艾矣曾鞏云竊觀于詩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婁曲之常務至于兔罝之武夫行修于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繇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于聽而成之于心其于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于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于經垂為世教也又陳際泰云卜夢之說惟人以其意言之未知其果安在也衆何以為魚也民其魚乎旐何以為旟也小其大乎不數十年諸侯分爭神州陸沈而徐吳楚越淫名上淹于天子牧人之夢已妖矣馮時可云宣王雅終無羊隱之哉三百九十濈濈濕濕牧盈而牧人志亦盈矣衆維魚旐維旟盈之感也太卜之官雷同獻諛豐年溱溱何以稱焉吁嗟虛美熏心信吉忘

亾太子晉傷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之埒于三王也其以觧終哉按二論亦有理並存之

無羊四章章八句　申培說云宣王考牧史籀美之按宣王諸詩申說多以為史籀作亦無據又按竹書紀宣王八年初考室意考牧亦同時事也

車攻美大田也宣王朝諸侯于東都遂狩于圃田詩人美其能復古　按竹書宣王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圃即此詩事也又墨子云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于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

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逺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今考竹書則殺杜伯乃宣王四十三年事至四十六年而王陟豈宣王之時曾兩合諸侯于圃田歟序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朱子云此詩所賦自修車馬備器械以下其修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孔頴達云序以選徒本為田獵故言因田獵選車徒也言因者以見王為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為主焉嚴粲云宣王中興為東都之會詩人自于復見威儀之盛故鋪張揚厲以見喜談樂道之意鄒忠胤云嘗觀無逸之訓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乃詩美宣王田事何也此正宣王所為無逸也蓋古者蒐苗獮狩之法實與軍政相為表裏先王陰用其道使

人繇而不知而後王籍為利歟之樂宣王之舉則異乎是彼其乘積衰之後奮然圖治盡事終而鼎事始東萊呂氏所謂王賦復軍實盛師律嚴上下洽綜理周者蓋具見之左傳楚椒舉曰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繇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繇棄命也然則講事度軌豈緊細故其亦趾美成康者歟王道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周召二公于成王康王之初皆以詰爾戎兵張皇六師為言正恐守文之主溺于宴安忽忘武備馴至陵夷以階禍亂耳況周家以仁厚立國其勢頗弱穆王幾致徐方之亂昭王南征不復至于厲王遂死于彘雖諸王君人之道有所未盡而兵威不振無以慴服人心亦可見矣宣王丁積衰之後乃能蒐乘講

武蓄威昭德以成中興之美以復祖宗之舊深合二公詰兵之意故詩人喜而幸之

我車既攻東韻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俱作工我馬既同東韻四牡龐龐叶東韻盧駕言徂東韻賦也考工記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董氏云攻者治也治而成其良故曰攻同齊也爾雅云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毛傳云齊毫尚純也齊力尚強也齊足尚疾也孔云祭于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戎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戰田獵取牲于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此車馬皆所以備田獵之用者曰既攻既同見天子中興百度惟新田賦復馬政修非如昔日車馬之凋敝也朱善云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龐通作尨說文云石大貌蓋象馬之壯大也凡君出必先命有司所之故曰駕言徂說文云往也東東都雒邑也左傳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

為東都宣王既備車馬因命駕將如東都嚴云言往東都未言所為之事也蔡汝楠云周公營雒非獨化殷中原之地鎬遠雒近雒中乃兵車輻湊之處天子都鎬以建邦極幸雒以合中原正聖人貽謀之精也車攻幸雒蒐狩故詩人美而咏之晁氏云昔夏后初都陽城南踰雒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殷東踰雒陽五十里而近皆會雒陽而不都周興武王既定鼎郟鄏厥後召公相宅雒邑周公營成周其意盛矣而成王卒不果遷逮夫宣王中興自濟之雒狩于圃田及于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豈不欲成周召之志歟惜夫宣王卒亦不果遷矣至平王是遷而周衰矣王安石云成王欲宅雒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雒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雖然鎬京宗廟社稷官府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于雒時會諸侯而已何以知其如此以詩考之宣王時會諸侯于

東都而車攻謂之復古鄒云夫東都者蓋先王之所高會四方之所軌則康朝酆宮穆會塗山皆不于東都若夫楚澤膠舟徐方迴馭又無論矣宣王此舉豈非日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者哉按春秋成周宣榭火公羊傳謂成周者東周也楚語云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汪克寬謂疑宣王南征北伐講武于此遂以為廟張洽則謂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古者祖有功故不毀也

田車既好叶有韻許厚翻四牡孔阜有韻豐本作駱東有甫文選注水經注俱作圃後漢書作囿草叶有韻此苟翻羣書音辨豐本俱作艸駕言行狩叶有韻始九翻豐本作守

賦也嚴云此章乃言所為之事田車田獵之車木路是也周禮王五路五曰木路以田亦曰田路考工記云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好善也四牡即上章之四牡所以駕王車者周禮所謂田馬也孔阜解見駟鐵篇高厚之意上言龐龐象其大此言孔

阜則衆其高而且厚也甫草鄭云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爾雅作圃田十藪之一澤無水者曰藪郭璞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郡縣志云圃田澤一名原圃在中牟縣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或疑下章言搏獸于敖與此甫草行狩地名互異謂不應既獵于此又獵于彼按今河南通志古敖城在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滎澤南至鄭州界五里鄭州東至中牟縣界三十五里中牟滎澤在晉俱屬滎陽郡在金俱屬鄭州至我朝以滎澤屬鄭州與中牟俱隸開封府二地相去本不甚遠據郡縣志言圃田澤東西長五十里則敖地正在圃田中耳酈道元云圃田澤多麻黄草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圃草也孔云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内故宣王得往田焉按宣王封庶弟友于西都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徙封于東都然後圃田為鄭地陳傅良謂詩不以圃田繫鄭猶春秋不以沙麓繫晉

以為九州川浸澤藪名在職方不屬諸侯之版此說非也其所以取名為甫者毛傳訓甫為大周語云藪有圃草圃有林池韋昭亦訓圃為大古文甫圃通用然則此藪蓋亦以有茂大之草而得名穆天子傳所云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于房即此地也行謂往至彼也狩爾雅周禮左傳皆以為冬獵之名按下章言之子于苗則是夏獵而此云狩者孔氏謂凡田之禮惟狩最備故以為獵之總名又蒐苗獮狩四時雖各異名惟苗獮二者不為他時他事借用若比年簡徒亦名為蒐五年大簡車徒名謂大蒐春秋書蒐者五皆簡車徒之蒐也豈非以春蒐為田事之始冬狩為田事之終故大其名而借以他用乎胡安國云蒐狩所以講大事也然不時則害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害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錢天錫云行狩分明以收文武之盛業合宇宙之人心非區區從獸也

之子于苗蕭韻亦叶豪韻謨袍翻選徒囂囂蕭韻亦叶豪韻牛刀翻豐本作嚻

建旐設旄豪韻搏東京賦水經注後漢書注俱作薄獸東京賦水經注後漢書注俱作狩

于敖豪韻賦也之子毛云有司也朱子云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于者助語之辭字本作亏說文云象氣之舒从丂从一一者其氣平之也試言于則口氣直平出也末章之子于征放此苗周禮爾雅左傳皆以為夏獵之名公羊傳以苗為春獵又謂夏不田非也所以名苗者杜預云為苗除害也又鄭玄孫炎皆以為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劉向亦云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羣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選通作算亦作撰數也徒步行之衆也不言車者舉徒以該車亦以首章先已言車至第七章徒御不驚則于二者皆兼舉之也囂說文云聲也氣出頭上从㗊从頁頁首也鄭氏云象聲之形聲形不可象故象其氣从口出也重

言蹻蹻者以車徒多故算數之聲衆而且盛按周禮大司馬職云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鄭氏注云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草止者謹于夜于是主別其部職王安石云教茇舍者教以草舍之法撰車徒所以具之讀書契所以聲之皆比軍事也比軍事為將茇舍焉古者晝戰則目相視故為之旗旌夜戰則聲相聞故為之號名草舍欲其名聲相聞足以相別而已辨號名固其宜也此詩所咏選徒蹻蹻即周禮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事也時王行未至東都而有司戒徒以待其事如此旐者郊野縣鄙所建周禮中秋教治兵則郊野載旐及國之大閱則縣鄙建旐其夏苗建旐禮無明文然引類通之距國五百里為遠郊周之東都在今河南府敖在今開封府與東都相去止四五百里其地則遠郊之野其

人則畿內縣鄙之衆理皆得建旐也建樹也樹以致民非建之于車之謂設旐也旐者以旄牛尾結為之施于旐之首如今之幢䍦見干旄篇搏說文云索搏也與捕同義搏獸在天子諸侯大夫既射之後王制所謂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建旐設旐以召致縣鄙之民近于敖地者俾皆來會而搏獸于敖此又出選徒之外周禮縣師職云若將有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遂人職云凡師田任野民帥而致以遂之大旗致之縣正職云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則帥而至皆其事也敖山名史記作嗷尚書序作嚻殷帝仲丁遷都于嚻即此周時名北制其城在敖山之陽秦于此築倉是為敖倉亦曰敖庾郡國志云河南滎陽有敖亭周宣王狩于敖即其地也呂祖謙云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

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陌韻赤芾白虎通作紼豐本作市金舃陌韻會同有繹陌韻

賦也四牡即前章之四牡王所乘也嚴云泥一彼字以為指諸侯之四牡非是奕說文云大也曰奕奕奕者大而相連之貌或通作翼翼此時王已行而將至矣赤芾以下言諸侯來朝也序所謂會諸侯于東都者即此天子朱芾諸侯赤芾然按禮君韠用朱則諸侯之在其國亦得用朱芾唯入朝于天子乃用赤芾所以別于天子也又禮三命以上皆赤韍說見采芑篇羅泌云車攻之諸侯會王則赤芾而不以朱覲禮之侯氏朝則墨車而不以輅蓋諸侯之在國則南面制節以存君道而有以與王同徠朝則北面謹度以全臣道而必以與王異此禮之大辨也舃毛云達屨也古今注云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故曰舃說文本鵲字象形陸佃云今通為履舃之舃古人居欲如燕

行不欲如鵲故借為舄字所以為行戒也孔云重底者名舄單底者名屨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周禮屨人職云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黄繶青句素屨葛屨繶者牙底相接處綴絛于其中句通作絇謂絇頭以絛為鼻絇者拘也取拘持之義舄以赤為上王冕服之舄也然詩咏周公曰赤舄几几咏韓侯曰玄衮赤舄則諸侯之舄與王同此云金舄者鄭以為黄朱色按黄朱色名金義所未聞當是諸侯之舄雖赤色而終與王之赤舄異大都朱色較淺黄色較深金之為色黄主黄而言故遂曰金舄也孔謂加金為飾殊無依據若唐制以金飾履則亦祖孔之説耳周禮大宗伯職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繹説文云抽絲也抽絲愈長連屬之義也

故往來不絕曰絡繹會同有繹者言諸侯先此既已行會同之禮矣因王有于苗之舉復于會同之外絡繹而來朝見也或問諸侯見王不過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殷同六禮此有繹而來既不名為會同當屬何禮曰彼所謂賓禮也此則大田簡衆之禮所謂軍禮也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觀秋獮及大閱頒旗物之法皆有諸侯載旂建旂之文可見矣從王于田必先見王則此詩所咏是也舊說不達文義即以此舉為會同又見會同原屬二禮不得並行遂謬為會同即來朝之通稱孔氏則但以字義強解謂會者交會同者同聚其鄙率可笑更甚曹居貞云東都雒邑本諸侯朝覲之地而曠廢以來此禮久廢宣王中興復古甫見斯會詩人所以美之也陳際泰云此宣王微權之所在也天下新服不可不借蒐狩之禮略地而會諸侯以振耀其甲兵是故天王狩于河陽因狩而行朝禮文公之微權也車攻狩于東都因狩而行會禮宣王之微權也

決周禮注作抉陸德明本作夬拾既佽叶支韻讀如兹津之翻荆有佽飛呂氏春秋作兹飛可証周禮注作次弓矢既調叶東韻徒紅翻此章四句以中二句相連為韻首末二句遥應為韻亦一奇體豐氏本作弓矢既調決拾既佽射夫既同叶東韻助我舉柴叶支韻楚宜翻說文作⿱此手

賦也諸侯既會將行田獵此章乃言其庀器除地之事決通作抉其義訓挑也毛云鉤弦也朱子云以象骨為之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詳見芄蘭篇拾義訓掇鄭云鞲扞也著左臂裏以韋為之詩詁云韜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曰拾亦名為遂取其能遂弦也內則名為捍為其可以捍弦也陳祥道云捍拾遂一物而三名決以護大指拾以護左臂佽說文云便利也弓矢字俱象形呂不韋謂蚩尤作弓荀卿謂浮游作矢說文世本皆謂揮作弓夷牟作矢山海經謂少皞生般是始弓矢莫之詳也調說文云和也鄭云謂弓强弱與矢輕重

相得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八矢之法辨其名物夾弓庾弓以授射鳥獸者殺矢鍭矢用諸田獵考工記云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又云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謝枋得云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强弱弓强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矢重亦不中既調謂配和弓矢以待觀下章四黃既駕專主王車而言則此飲決拾調弓矢皆是待王射周禮繕人職掌王之用弓矢抉拾掌詔王射即其事也射夫自諸侯而下凡與于射者之通稱孔云夫者男子之總名按賓之初筵乃衛武公為王卿士時所作紀天子大射之事亦咏射夫既同可見與射之諸侯皆通稱射夫也同說文云合會也助說文云佐也主王事而言故曰我舉掔也說文云對舉也柴說文云小木散材徐鍇云師行野次豎散木為區落名曰

柴籬後人語譌轉入去聲又别作寨字非是愚按此即芟草為防纒質為槸之事也毛傳云田者大芟草以為防褐纒旃以為門裘纒質以為槸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孔云芟殺野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塲擬殺圍之處既為防限當設周衛而立門乃以織毛褐布纒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以裘纒椹質以為門中之闑闑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令三軍各在一方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穀梁傳文與毛小異云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槸疏云蘭是草之貴者廣澤之内而衆同生艾之為防則逢蘭當剪故舉以包之置旃以為轅門者謂以車為營舉轅為門又建旃以表之質者中門之木椹謂恐木椹傷馬足故以葛草覆之以為槸合毛傳穀梁二設則防限之設當如柴籬豎槸門中原需短木故皆用柴特以柴田立表乃虞

人事而衆射夫協為之是之謂助我舉柴也內如諸侯大夫雖無自舉柴之理然命其部衆舉之亦得名助又按禮記月令季冬收秩薪柴注謂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故爾雅祭天曰燔柴注以為既祭積薪燒之今宣王此舉乃屬夏苗夏苗之教以芟舍為名其所辨者軍之夜事當是夜獵蓋所以習夜戰也夜必用燎故爾雅云宵田為獠或亦取義于燎郭璞注云即今夜獵載鑪照也然則助我舉柴所以給燎亦通但如此說則射夫不過指士卒輩耳自說文改柴為觜其義訓積先儒遂以為舉積禽也夫苗事未行何禽之積試按章次繹之亦自覺其不可通矣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叶寘韻于寄翻亦叶箇韻于箇翻朱傳豐本俱作倚不失其馳叶寘韻直詈翻亦叶箇韻徒卧翻舍矢如破音捨箇韻亦叶寘韻披義翻

賦也此章方言田獵事以首句貫之知專主宣王言也四黃即前之

四牡王云向曰四牡則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則又言色之純陸佃云黃騂曰黃黃亦馬之上色故駉頌首章曰有驪有黃也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鬣言吉事乘此詩曰四黃既駕是也愚按周書康王之誥諸侯入見新王皆布乘黃朱注謂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庭實是亦周馬貴黃之明証又漢樂府云君馬黃臣馬蒼獨言兩驂者驂在服外易于出入也陸謂天子之馬盛則駕六常則駕四以四黃兩驂為駕六要屬臆說不足信猗通作倚朱子云偏倚不正也韻會云相附著也馳說文云大驅也不失謂不失其法舍通作捨釋也如破者鄭云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舊說謂自左膘達于右腢為上殺能如是則可謂如破矣此章之義須取穀梁及毛氏二傳解之方明穀梁傳云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槸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疏云流旒古字通流旁握者謂建旃表門

之旒旁去車之兩軸各一握握四寸也㩧謂挂著若車挂著門則不使得入以恥其御拙也車軌塵謂驅車塵不出軌轍馬候蹄謂四蹄皆發後足躡前足而相伺候掩禽旅旅衆也謂掩取衆禽愚按禮云不掩羣何得盡旅禽而掩取之詳其語意聯屬下文言欲掩取衆禽必須御者不失馳騁之節然後射可中而禽可得非謂真掩旅也至若車挂門則自不能入亦非謂其御拙取之使不得入也毛傳之文與穀梁少異云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閒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疏云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于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若驅之其軸頭轚著門旁則不得入也合以上二傳文觀之車兩軸去門各止四寸其窄已甚若軸頭挂于門則不得入故有貴于兩驂不倚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蓋乘車馳之勢以從禽若稍徐則禽必失故有貴于不失其馳也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是以舍矢如破也學

者不明古禮安能解古經哉又按周禮保章氏掌教國子五馭之法一曰鳴和鸞二曰逐水曲三曰道君表四曰舞交衢五曰逐禽左詳俱見太叔于田篇五御中惟道君表逐禽左二者為田獵所用若此章之御乃道君表耳所以知其非逐禽左者以逐禽左乃驅逆之車名為佐車此首云四黃既駕則君車也故知其為道君表也詳此則上章先言助我舉柴正為此章而發其為設防樹㮣之事無可疑者孟子云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

蕭蕭（二字當作去聲讀）馬鳴（庚韻）悠悠斾旌（庚韻）徒御不驚（庚韻）

大庖不盈庚韻　賦也蕭通作嘯吹聲也馬鳴之聲似之重言之者非一馬也按毛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上章所言舍矢是天子發之事天子既發則諸侯大夫士繼之矣此所云蕭蕭馬鳴當是諸侯大夫士所乘之馬其更進迭驚之狀總于此四字括之又周禮田僕職云設驅逆之車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驅謂驅出禽獸使趨田逆謂逆要不得令走若王提馬首而走其田路將以趨其禽而射之則諸侯自晉其車大夫自馳其車皆所以佐佑翼禽致獲于王也詳此則蕭蕭之聲在此時亦有然如此則是但紀天子之射其諸侯以下之射更不言及于紀事之義闕矣不如前說為密悠通作旐說文云旌旗之流也音義與斿字俱同流即旐也以下言旆旌皆有旐故重言之曰旐旐亦猶朱幩鑣鑣云非一鑣也旆解見出車篇旆惟旐有之與第三章建旐設旄相應以其地在郊野故自始事至終事皆建此旐也旌解見干

旄篇此旌即虞旌也所以屬禽者按毛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于其下發者發矢以射也抗舉也綏當作緌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巾車職所謂建大麾以田是也各舉綏以為表因獻其所獲之禽于其下田僕職所謂令獲者植旌是也此第一節事又王制云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殺者射而殺之也下者弊也謂弊仆于地也初殺之時各抗其綏而舉之已殺之後各仆其綏而弊之此第二節事孔氏云因置虞旗于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弊之此第三節事也虞又有山澤之異山虞職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注謂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珥者取禽左耳以效功也澤虞職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注謂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也屬禽亦猶致禽而珥焉詳二虞所職山以旗澤以旌各有專屬圖田係澤理

當植澤之旌今此詩以旌言與周禮殊合先既設旆後復設旌蓋正當比禽之時而獵事亦將畢矣徒即選徒之徒御御車者爾雅合釋徒御為輦者不足信也驚朱子云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不驚猶言不擾也此言其分禽時也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何驚擾之為郊特牲云簡其車賦歷其卒伍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按流示諸禽而鹽諸利者流如水之流言多也鹽與蠱通利則禽也多示之以禽而歆蠱之以得禽之利若皆能不犯君命不貪苟得則何往不可是所謂不驚者也大庖朱子云君庖也不盈兼二義取之節頒之均則君庖不得盈滿矣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孔云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之以為豆實供

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中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已取其下也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髃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膘三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髀前合革肉也徐以為肉最薄處合革肉言皮肉相合也腢郭璞云肩前兩間骨也射右耳本鄭云射當為達髀說文云股也髃釋文云謂水膁也字書無此字或作膘孔云自左膘而射之達過于右肩腢為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為乾豆也射右耳本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為賓客也射左股髀而達過于右脅髃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于右髃言射左髀則上殺達于右腢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腢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

可推而知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為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擸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又范甯云上殺中心速死乾之以為豆實次殺射髀骼死差遲故為賔客下殺中腸污泡死最遲故充庖厨與毛說異也穀梁傳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宫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孔云三十者宗廟賔客君庖各十也按合圍殺胎等事在禮既皆有禁及三等之獲又惟下殺乃充君庖且僅止于得十其餘自總數三十而外皆以分賜則大庖不盈可知愛物之仁處己之約待人之周胥于此見之後世作賦者曰收禽舉胔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功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蓋亦即此詩而衍之也而又有云禽相鎮壓獸相枕藉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則幾乎蕩佚

而先王之意微矣

之子于征庚韻有聞無聲庚韻允矣禮記作也君子展也大成庚韻賦也朱子云此章序其事既畢而深美之也征說文云正行也謂以正道行也之子于征猶云之子之為此行也有聞謂有聲譽著聞無聲謂無事條教號令言不動聲色而人自化之也蘇轍云我必聲之然後人聞之我則不聲而人則聞之必其實有餘也允信也君子兼德位言循禮而動以古為師信哉其德足居人上矣展說文云轉也大成謂功業大有成就宣王維新百度整肅人心悉此轉進而不已則將有大成之業也禮記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愚按味孔子之解詩如此亦可以悟有聞無聲之說矣毛傳誤解無聲為無喧嘩之聲遂將篇中選徒囂囂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等語皆繫以無喧

嘩解之諸家遞相祖述且以此為至極妙義正不知即如此三字亦有何名理有何意趣古禮典故通不研涉何緣得見古人誠可嘆也朱子云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畋于有雒五子作歌以告太康恒于遊畋伊尹作訓以告太甲矣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田矣徐光啟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宣王赫然中興幾復文武之舊而追其晚節竟以鮮終則辰也大成之一言已逆窺而微諷之矣為此詩者意亦吉甫之流與

車攻八章章四句

朱子云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今按以文勢考之每章四句自為段落條理井然斷當依舊 子貢傳以為宣王閱武申培說以為宣王大閱于東都諸侯畢會史籀美之皆妄說也明言之子于苗何謂大閱乎

汎彼柏舟衛共姜自誓也釐侯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出序

朱傳從之但本文母字上有父字愚特據經文去之又衛風有柏舟今加汎彼二字為别　釐侯一作僖侯共伯一作恭伯名餘恭其謚也恭伯娶齊武公之女考史記齊武公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實宣王之三年衛釐侯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實宣王之十五年俱與竹書合世子共伯之卒其年無攷據詩中有母也天只之語當在武公已歿之後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歌韻髧說文作紞釋文作优彼兩髦韓詩作鬏說文作髳實維我儀叶歌韻牛河翻之死矢靡它歌韻今本或作他母也天叶真韻汀

因翻只不諒爾雅作亮人真韻只興也柏舟解見亦汎其流篇共姜取以自況也中河河中也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舟不可以去水以興婦必不可以他適也曹氏云齊地西以河為境而衛居河之西共姜歸齊則當乘舟渡河而去故即此以起興又季本云柏舟堅實而在中河以比志節之堅而夫死無所著也亦通髧朱子云髮垂貌按說文無髧字惟作紞葛覃注云紞織五采如絡狀用縣瑱者此則繫髦之綵也毛傳云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項安世云以髮作偽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禮記注云髦象幼時鬌小兒翦髮也兒生三月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羈也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內則所云子事父母拂髦是也若父母有先死者于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歿則因去之矣玉藻所云親沒不髦是也又云父死脫左髦母死脫

右髦親始死猶幸其生未忍脫之故士待既殯諸侯待小歛而後脫之也世子朝君亦以拂髦為飾所謂拂髦者謂拂去髦上之塵也此兩髦之人指共伯也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其生前事親之飾言之我共姜自我也儀呂氏云以夫為法也猶夫曰皇辟辟亦法也刑于寡妻之謂也又按爾雅毛傳皆訓儀為匹書鳳凰來儀注以為相來匹及國語丹朱馮身以儀之注亦謂馮依其身而匹偶之二義皆通之猶至也矢誓也靡無通它它適也言至于死誓不他適也母也天只情極而呼天以告也只說文云語已辭也陸佃云女子從母而已故稱母焉朱子云母之于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故曰天只諒信也言我心之堅貞如是何母之不見信我也徐光啟云不諒人只不可說壞蓋母之欲嫁共姜不過兒女之情姑息之愛為之慮其所終耳今共姜之自誓如此母方且信其心之不二幸其節之可終惑可解而慮可息矣按喪服傳云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

與之適人或謂據此則于禮得嫁但以守義言終不如不嫁為善禮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是也或問程子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職韻髧彼兩髦實維我特職韻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之死矢靡慝職韻母也天見前只不諒人見前只

興也李云柏舟在河側則有畔岸蓋以禮義為依也特之言獨音之近也從一而終故稱夫曰我特胡氏云慝字从心从匿蓋惡之匿于心者按說文無慝字當通作匿舊說以為陰姦也上章言他適而誓之死無為其事猶顯至于一念邪思之微亦誓至死而靡獘可見其心之貞固而節不渝矣鄧元錫云易淫莫若貞故鄘首柏舟明貞者性也風潰乃流豈檠固然及其本而風可正也移風之道也王慎中云古載籍可見其辨于婦人女子之事莫詩詳矣事之大

者宜莫如節禮所謂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為婦德而所以事人者也今考其詩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詩之所載自芼蘋湘藻求桑采蘩抱衾宜雁襍佩蓄旨敬一職而勤細事皆錄于師氏仲尼存之以為教不宜詳小而顧略于大豈詩之所載皆婦人之能言者其以節自全者或偶不能言師氏無從采而仲尼亦不得而存之與至于春秋所書終始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叔姬又何其斬也繇是以推而節之難全也葢可見矣

汎彼柏舟二章章七句

序謂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申培說亦云衛釐侯在位世子共伯先卒共姜守義齊武公欲召之歸寧而嫁之共姜不許故作此詩今按詩中惟言母也天只無吁父之文則謂此詩作于齊武公在時者非也乃史記世家則曰衛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于釐侯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羨墓道

也衛人因葬之釐侯墓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呂祖謙云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愚按共伯蚤卒于釐侯在位之時故序以世子稱東萊之辨最為明晰以篡弒之惡加之叡聖武公萬無此理郝敬鄒忠胤則謂此共姜未嫁而自誓之詩以為兩髦乃童子之飾即丱是也分髮作雙髻字取象形內則曰雞初鳴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男女未冠笄者亦櫛縰拂髦總角其言婦事舅姑止櫛縰笄總衣紳并不言拂髦則髦為男子已冠未冠及女子未嫁

者之通飾漢儒以初生之鬌垂兩眉之上者釋拂髦竊意古今體制或不甚相遠若既冠而仍横縈雙髻于額端成何法象觀内則以拂髦先冠緌先總角則冠者必先拂髦而後加冠髦當在冠内未冠者拂髦而總為之角斯真童子之飾所謂兩髦者此是耶禮男子冠而後娶共伯兩髦故知共姜尚未嫁也未嫁而父母欲以别適蓋亦人情共姜誓死所以為難能而可貴故風首列之愚按詩言兩髦不言總角意即所謂拂髦而韜之冠内者況父喪脫左母喪脫右古有明文誰謂兩髦不可以言既冠乎

庭燎箴晏朝也宣王怠于政事詩人設為問夜以諷

序云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愚按宣王初年勵精勤政能得萬國之懽心以成中興之業觀此詩末章云君

于至止言觀其旂明是諸侯來朝之事非常朝也蓋周自康王而後王室漸卑昭王南征而不復穆王時諸侯咸賓祭于徐荒服者不至及懿王而王室遂衰夷王始下堂而見諸侯至于厲王諸侯不享終流于彘非宣王中興孰能使會同有繹復見周官威儀乎是可美也然勤初懈末自不藉千畝而後求治之志寢不如前故庭燎詩人作此詩以諷眥考外紀姜后脫簪諫王晏朝事在二十二年與此詩同意序所謂因以箴之是也先儒不察反以為宣王問夜之勤誤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陽韻庭燎豐本作熂之光陽韻君子至止豐氏本作只後同鸞豐本作鑾後同聲將將陽韻陸德明本作鏘鏘豐本作鎗鎗賦也夜如何其問辭也其者語辭夜未央以下答辭也後放此舊說皆謂宣王不安于寢而數問夜之早晚王質云人君數問夜亦非

體恐是殿陛之間宮掖之內執事者相為問荅之辭上夕及夜既旦以警百官漢儀中黄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未幾衛士雞唱所謂雞鳴歌或是此曹黄震云王朝之報早晚自有司存不待人主親問而後知也縱夜未央時為人主所問至于鄉晨是正不問所致若每每親問如初則不至于鄉晨矣愚按王黄之說深為近理此詩蓋雞人司烜之流所作周禮雞人職云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司烜職云凡國之大事供墳燭庭燎此詩既有設燎之事又有告時之語其為若輩所作無疑也央廣雅說文皆云中也字从大在冂之內徐鍇云从大取其中正會意秦風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顔師古以為半也今中夜亦曰半夜夜未央者鄭玄云猶言夜未渠央也按渠通作遽史記尉陀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是也故樂府有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語正同此但此詩明言夜

未半何必增一字曰未遽半乎庭燎將朝所設所以照衆為明毛傳解以為大燭非也據周禮墳燭與庭燭對言明是兩物墳燭者大燭也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謂樹于門外曰大燭于門内曰庭燎鄭所以定庭燎在門内者以庭是門内故有庭燎之名又燭燎別文則所設當非一處然燕禮有云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大燭于門外則大燭亦有在庭之設或燕則用燭朝則用燎所用之地各異未可知也又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繇齊桓公始也鄭云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戴禮文其百者天子禮也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百者或以百根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孔頴達云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愚按記以庭燎之百為借天子恐非百枚并束之說一燎自可束百枚然所以異于諸侯者正當是百處設之所用人數與諸侯有多寡之異耳光說文云明也爾雅云充也言明

充盛也此初設庭燎之時故其明盛君子毛云謂諸侯也至止謂已至朝門之外鸞解見蓼蕭篇將將通作瑲瑲鸞聲也解見采芑篇按儀禮諸侯覲天子之禮乘墨車載龍旂以朝記以為偏駕不入王門謂之偏駕者天子五路惟玉路以祀不賜諸侯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此四路者天子乘之為正侯國乘之為偏蓋對天子言也諸侯在本國皆乘其路若入朝則嫌于並天子故止乘墨車墨車者大夫所乘也此詩末章云言觀其旂則是入覲之禮而有鸞聲者豈墨車亦設鸞也與又周禮大行人以九儀待賓客上公樊纓九就諸侯諸伯樊纓七就諸子諸男樊纓五就夫既偏駕不入王門何得有樊纓九就之等孔氏謂彼乃覲禮此乃朝禮未知然否詩人相與言曰今夜早晚何如乎應者曰此時夜尚未半業已設燎于庭以待王朝其光甚盛而諸侯已有來朝而至止者聞其車鸞之聲則將將矣蓋諸侯之敬王而勤于趨朝也如

此王宴處深宮其知之乎夜如何其夜未艾叶霽韻魚刈翻豐本作乂庭燎晣叶霽韻征例翻陸德明本作晢字同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叶霽韻呼惠翻說文豐本俱作鉞

賦也艾通作乂或从刀作刈刈草也故鄭箋云艾末曰艾左傳秦后子云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訓艾為絕亦艾末之意夜未艾言夜漏尚未盡也若漏盡則天明矣晣說文云昭晣明也易明辨晢也之晢曰晣晣者百燎森列晣而又晣也噦說文云气啎也諸侯有後至者驅車而行如將不及故其聲如此而王于此時亦可以夙興矣

夜如何其夜鄉去聲陸本通典俱作嚮晨叶文韻除軍翻豐本作晨

按从臼之晨本昧爽之晨从日之晨本晨星之晨今以晨星之晨晨為辰昧爽之晨晨為晨殊誤豐本是也

庭燎有煇叶文韻許云翻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叶文韻巨斤翻說文旂从㫃斤聲徐

鍇云斤旂近似聲韻家所以言旁紐也　賦也鄉通作嚮晨說文云早昧爽也鄉晨朱子云近曉也胡旦云從夜未中至未盡從未盡至嚮明也煇與暈同意字亦通用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即暈字也日月之旁氣為暈火之旁氣為煇吳棫云天欲明而烟光相襍也黄佐云烟者木之氣光者火之精木火相為體用則烟結而明生焉烟以晦而藏光以晦而顯烟光相襍而並見則明窮而日出矣旂建于車上即覲禮所謂龍旂也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周禮司常職云大閱頒旗物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凡祭祀會同賓客亦如之是也交龍者畫作兩龍相依倚一升一降升象其升朝降象其下復也然大行人職又云上公建常九斿諸侯諸伯建常七斿諸子諸男建常五斿彼言建旂此言建常者先儒亦謂禮有覲朝之異如覲則乘墨車朝則乘路車也陳祥道則謂旌旗旂常之名古人多通用如熊虎為旗而九旗亦謂之旗經傳凡言旌旗是也析羽為旌而天子至大夫士

之旗亦謂之旌樂記龍旂天子之旌鄉射旌各以其物
是也交龍為旂而天子之常亦謂之旂覲禮天子載大
旂是也日月為常而諸侯之旂亦謂之常大行人職公
侯伯子男建常是也是其說良辨并録以俟考上二章
尚在夜時所聞者但鸞聲耳至此五等諸侯之旂一一
可別則辨色之時可以朝矣而王尚寂然也勤怠之間
萬國之觀聽所繫用命恒于斯棄命恒于斯能不圖為
王告哉詩不以刺而以諷先述諸侯趨朝之早從及王
視朝之晏而意已隱躍言外矣又按周制天子有三朝
外朝一內朝二外朝以大詢秋官司士掌之內朝二者
一曰治朝亦謂之中朝以旦夕聽政夏官司士掌之一
曰燕朝亦謂之路寢朝天子退而居此與宗人圖其嘉
事及待諸侯之復逆夏官太僕掌之諸侯來朝則見于
太廟然外朝亦有諸侯之位在焉意必諸侯來朝而未
歸則以其位位之左九棘公卿大夫右九棘公侯伯子
男是也諸侯朝于天子其禮有六春見曰朝夏見曰宗

秋見曰覲冬見曰遇今惟覲禮存而朝宗遇之禮皆亡若時會曰會殷見曰同則諸侯既至天子之國先朝于國內然後為壇于國外更行朝禮今按覲會同皆得建旂而會同則旂置于為壇之處此詩詠言觀其旂與在庭之燎並稱則明是朝覲之禮與會同無涉也諸侯三朝同于天子玉藻所云朝于內朝羣臣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所謂內朝即同天子之治朝所謂路寢即同天子之燕朝其辨色始入日出視朝之禮雖僅見于此文然竊意廟朝外朝其禮亦是如此以其朝旦用事故名之曰朝也杜佑云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蓋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故視學衆至然後天子至燕禮設賓筵然後設公席則朝禮臣入然後君視之皆優尊之道也然朝以先為勤以後為

逸退以先為逸以後為勤朝而臣先于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于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然則公卿諸侯之朝王其有先後乎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于朝夜後于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今按鷄晨視朝未為失禮然于宣王初年勤政景象覺不侔矣詩人亦窺見其微逆憂其漸與列女傳云周宣姜后賢而有德宣王嘗早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唯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

此詩之作倘即其時與

庭燎三章章五句 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美宣王勤政朱子之意亦然俱不違詩旨申培謂此詩作于史籀絶無稽據至程子吕東萊嚴華谷皆以規宣王過勤為言更不成義理

雲漢仍叔美宣王憂旱也 序云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内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朱傳從之鄭玄云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孔頴達云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以史記考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按仍叔未必即春秋仍叔彼仍叔公羊作任叔孔又云宣王遭旱早晚及旱年多寡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為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為二年

始旱旱積五年謚之此言無所憑據不可依信鄒忠肩云嘗考竹書厲之末年頻年大旱廬舍俱焚會共陟也卜于太陽兆曰汾王為崇周定公召穆公乃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然則雨不係新王所禱明矣竹書宣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雲漢之作意在此時觀其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則涖政蓋亦有年愚按不籍千畝據國語史記竹書係宣王末年事皇甫氏指為初元致旱之繇其謬甚明乃皇王大紀于宣王二年以天下大旱書三四五年書旱六年書大旱通鑑前編亦載宣王六年大旱皆似祖詩序及謚說何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春秋繁露作於）天（叶真韻汀因翻）王曰於（繁露作嗚）乎（繁露作呼）何辜今之人（真韻）天降喪亂饑（繁露作飢）饉薦（繁露作荐）臻（真韻）靡

神不舉靡愛斯牲叶青韻桑經翻圭繁露作珪璧既卒寧莫我聽叶青韻湯丁翻豈氏本作耵賦也倬彼雲漢解見旱麓篇淮南子云旱雲烟火左傳梓慎云漢水祥也昭爾雅云光也回說文云轉也鄭云精光轉運于天也陸佃云水氣之在天為雲水象之在天為漢今皆倬然昭明回轉于上則非雨之候也此二句與末章有嘒其星相照應皆是同時所見而此乃詩人之語自王曰以下則述王仰訴于天之詞述之所以為美也王宣王也於烏同乎通作呼嗟嘆之聲如烏烏之吁呼也辜說文云罪也何辜今之人乃反求諸己哀矜惻怛不能自已之誠與第六章憯不知其故同意天降喪亂就大旱言衣食無資民財盡失是降喪也流離載道民心不安是降亂也或讀喪如字謂死亡者多亦通顏師古云穀不熟為饑菜不熟為饉又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

大侵薦通作荐爾雅云再也毛傳云重也按荐即藁也所以藉席故有重義臻說文云至也孔云宣王遭旱非止一年故皇甫謐以為旱積五年五年之言未知信否要言饑饉薦臻必是連年不熟故云重至也靡之言無也舉猶朅也凡為祀典所載之神無不一一朅而祭之也孔云言已為旱之故祈禱明神無有神不求而舉祭之者即下經所陳上下郊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一有曰索鬼神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牲徧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于三牲也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牲者設文之意各有所主彼因日食大水而發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只欲令改過修善非為求人飲食而降此災異於時魯不罪已修政謂天求飲食而用牲祭之望天不為咎故傳據正禮謂救止天災告社之法不當用牲也至于水旱薦至

禱祀羣神以祈福祥過止災沴者則不得不用牲也祭法曰雩禜祭水旱也注謂祭用少牢又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造禬禜攻說注謂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用牲也圭說文云瑞玉也上圜下方白虎通云璧者外圜象天內方象地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注謂肉邊也好孔也按周禮春官大宗伯職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典瑞職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考工記玉人之事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鄭玄引爾雅曰邸者本也四圭有邸中央為璧圭末四出兩圭有邸僢而同邸僢謂兩足相向圭璧者圭其邸為璧賈公彥曰四圭兩圭及下璋邸皆言邸鄭皆以邸為璧圭

璧不言邸故鄭還以邸解璧也陳祥道云璧象天也祀天則四圭邸璧琮地象也祀地必兩圭邸琮日月星辰天類也必一圭邸璧山川地類也必一璋邸琮謂地與山川皆邸璧非所稱也或謂璧琮禮天地四圭兩圭祀天地皆一祭兼用之四方有禮玉無祀玉日月星辰山川有祀玉無禮玉周官之書雖或簡略不應如是之缺也祀之乃所以禮之康成以祀為禮其神于義或然孔云禮神之主器自有多名言圭璧為其總稱卒鄭云盡也按卒猝通用猝義訓死人死而事盡矣故以卒為盡既卒者萬象烈云其神合用其璧其璧合祀其神盡如典禮用之無有餘者如是之謂既卒也羅泌云祭天燔燎祀地瘞埋蓋特幣耳惟韓嬰詩傳始有天子奉玉升柴加之于牲之說而崔靈恩遂引詩之圭璧既卒以實之為燔玉且謂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為論燎玉之差降詳考肆師所用玉帛特禮神之用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耳何自而有燔且瘞哉寧猶曾也後放此彖

上文言我將如此以致其吁籲之意豈曾無有聽聆我之精誠而興雲雨者乎蓋追述始事預擬而懸望之之辭也孔云歲或水旱皆是上天之為假祭羣神未必能已聖王制此禮者何哉將以災旱不熟必至于死人君為之父母不可忍觀窮厄固當責躬罪己求天禱神罄忠誠之心為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為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也

旱既大音泰後同春秋繁露作太甚蘊韓詩作鬱德明本作熅隆東韻

蟲蟲東韻爾雅作爞爞豐本同韓詩作烔烔不殄豐本作腆禋祀自郊徂宮東韻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叶東韻讀如㚇祖叢翻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叶東韻良中翻耗斁說文字林皆作殬繁露作射下土寧丁繁露作一我躬東韻

賦也旱既太甚旱愈久而益甚也蘊積也隆豐大也俱見說文蟲通作爞爾雅云薰也說文云旱气也嚴云旱氣

蘊積隆盛其熱熏人也殄爾雅云絕也禋說文云潔祀也祀說文云祭無巳也不殄禋祀者謂旣祭此而復祭彼相續不絕如下文所云也上章言靡神不舉乃擬議之辭至此始行其禮也自從也郊朱子云祀天地也徂往也宮鄭云宗廟也輔廣云先郊後宮先尊而後親也陳祥道云雩必自郊徂宮後世或祈山林川澤羣廟百辟卿士然後及于上帝梁北齊及唐皆然非古也上下猶云陟降也奠說文云致祭也从酋酋酒也下其丌也瘞說文云幽薶也上言奠謂祭時進之神前下言瘞謂祭畢埋之于土凡酒食牲玉幣帛祝册之類皆然宗之言尊音之轉也曰靡神不尊祀之則天神地祇人鬼無不在其中矣按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大祝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逆時雨寧風旱左傳子產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

不時于是乎禜之皆所謂靡神不宗者也后稷周之始祖克之為言能也工帝鄭玄云天之別號臨視也嚴云在宮之神莫尊于后稷非不臨顧我而力不足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于上帝力足以勝旱災而不肯臨顧我愚按舉后稷于上帝之前者先希望于親而後敢上及于尊也鄭孔以為又明從宮至郊為不絕之義恐未然輔云不言地及他鬼神者舉尊親以該之也耗本作秏乃稻屬說文引伊尹曰飯之美者南海之秏舊說相傳皆以為虛減之義者以耗通作毛毛又通作無佩觿集曰河朔謂無曰毛顏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為耗是也斁通作殬說文云敗也食為民天民為邦本旱不能生穀耗可知矣民無所得食敗立見矣是之謂耗斁下土也丁爾雅毛傳皆云當也愚按丁之為當亦音之轉也亦此耗斁之禍曾是不先不後而適當我身耶意者其有所以致之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灰韻）兢兢（陸本作矜矜）業業

如霆如雷灰韻周餘論衡周餘作維周黎民靡有孑遺叶灰韻夷回翻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見上胡不相畏先祖于爾雅注作於摧灰韻賦

也每章必以旱既大甚發端者見王之憂旱念念不忘故娓娓言之不置也推說文云排也毛傳云去也排而去之也兢說文云競也兢兢戰懼之意業筍虡大版也所以飾懸鐘鼓者業業危動之象災谿人興自反必有所以致是者故其且懼且危有如此也霆者雷之餘聲旱久已稱甚矣而今比前又更甚如霆之後而又繼以雷也孑說文云無右臂也遺猶言留餘也旱甚如斯周之黎民所餘者固已無幾若更甚不已勢必至無復有半身之餘者甚憂之之辭也王充云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孟子云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

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昊天四句又自后稷不克上帝不臨推深一步說昊天孔安國云元氣昊然廣大程子云自形體言謂之天自主宰言謂之帝則不我遺者言天意似不欲為我留遺此餘黎非但不臨而已胡之言何也胡不相畏對大夫君子言之先祖祖之最先者指后稷也推說文云擠也言我君臣何可不相與畏懼乎今日旱災似先祖于冥冥之中陰為推擠而然者非果不克之謂也不知我何罪而見怒于上帝與先祖之深使黎民受困乃爾乎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叶語韻在呂翻赫赫炎炎陸本作惔惔云我無所語韻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叶語韻讀如舉苟許翻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叶語韻牀舉翻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語韻

賦也沮通作阻險也人遇險則止故毛傳訓沮為止上章言推猶欲排而去之此但言沮則僅欲其止于是勿更加益

耳然而亦不能矣赫說文云火赤貌韻會云火炎日曝
皆曰赫炎說文云火光上也炎炎爾雅云薰也郭璞云
旱熱薰炙人也愚按據上說則赫赫是言日曝之象炎炎
是言旱熱之象云我無所者承上章言黎民既盡則我
亦無容身之所矣非但如應璩所云宇宙雖廣無陰以
憩也命者人所禀受於天之度人死則謂之命盡今曰
大命則是以國祚言盤庚篇懋建大命是也近謂滅亡
之期不遠止通作只語已辭也仰視曰瞻還視曰顧瞻
似屬下文羣公先正遠而疏之也顧似屬下文父母先
祖近而親之也靡瞻靡顧言若遠若近俱無可恃賴也
羣公即鄭玄所云古之上公若勾龍后稷之類穀梁傳
云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
之而以請焉孔云國語縣為宗伯祭法有祀之文社稷
五祀雖為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傳云封為上
公祀為貴神先正季本云先世為官之正人即月令所
謂雩祭百辟卿士之有益于民者也葛時華云月令季

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季夏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以祈穀實此即祭羣公先正之禮今則因旱而祭也陳祥道云鄭氏謂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周禮小祝小祭祀逆風雨寧風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愚按此皆在靡神不宗之內特借之以形先祖及上帝耳不我助言不肯助興雲雨也父母先祖者孔云以其為民父母故稱父母愚按所以知詩言父母是意屬先祖者厲王無道獲罪于天其必不能挽回天意明矣況其文又加于先祖之上乎忍猶言決絕也言我徧告百神之中若羣公先正其親與先祖異固無望其我助也乃以為民父母之先祖而亦何故曾若是之忍予乎朱子云以恩望之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此申前后稷不克及先祖于推之意

旱既大甚滌滌說文作蔽蔽山川先韻旱魃為虐如惔後漢書注作炎如焚叶先韻汾沿翻陸本作樊我心憚暑憂心如薰叶先

韻許葫翻陸本作熏云又作燻

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叶真韻微匀翻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真韻徒匀翻陸本豐本俱作遂按此詩他章俱無轉韻惟此章欲全用先韻則于遯無叶欲全用文韻則于川遯無叶欲全用真韻則于薰無叶姑分前三韻入先後二韻入真俟後博詳

賦也滌說文云洒也嚴云旱久則山枯川竭故如滌濯然按晏子云靈山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此所謂滌滌者也旱魃二句蒙滌滌山川言魃說文云旱鬼也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也山海經云係昆之山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黃帝攻蚩尤冀北之野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

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魃一作妭文字指歸云女妭禿無髮或問韋曜天有常神人死為鬼不審旱氣生魃奈何荅曰天欲為災何所不生而云有常神者耶虐說文云殘也為虐者為虐于山川也惔通作炎解見四章焚本作燓說文云燒田也如惔如焚直說言旱熱之氣如火光之延燒然此所以山川滌滌也我心二句起下羣公四句憚忌難也暑熱也俱見說文憚暑者忌熱氣之難退也薰通作熏說文云火煙上出也心憂之極熱氣上升亦如火之炎上也與易厲熏心義同不我聞者猶言若不相關也遯說文云逃也我心之憂如此羣公先正若無聞知然者昊天上帝曾是欲使我避位而去倘我一去而旱庶幾可止乎自怨之極而為無聊之思也此申前上帝不臨及昊天上帝則不我遺之意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叶遇韻讀如務咎故翻胡寧瘨韓詩作疹我以旱憯不知其故

遇韻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叶遇韻莫故翻陸本作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遇韻元具翻敬恭明神陸本作祀宜無悔怒遇韻賦也黽說文云鼃黽也其性好躍越王見怒鼃式之為其有氣即此蟲也勉說文云彊也曰黽勉者力所不堪猶勉彊為之似黽之奮躍而不自量力者然畏去者承工寧俾我遯而又作一轉語嚴云始欲遯去既又念民命方急當思救之故黽勉于此不敢去也蘇轍云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畏不敢也瘨病也憯痛也俱見說文嚴云天何徧病我以旱乎水旱之災皆由政失必有以自取之但痛我不知其何故而致也知其故則當速改矣按說苑載湯之時大旱七年雒折川竭煎沙爛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今宣王能自反如是幾同

符成湯矣宜其建中興之業也祈年二句又更端以起
下意夙早莫晚也曹氏云月令孟冬天子祈年于天宗大
割注謂天宗日月星辰也大割者大殺羣牲而割之也
又云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謂以上辛郊祭
天也春官籥章氏凡國祈年于田祖歗豳雅擊土鼓以
樂田畯注謂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后稷配食焉夫
自去歲之春冬已祈今歲之豐稔其祀至于上帝日月
星辰神農后稷無不徧及可謂夙矣方社指雩祭四方
之神及后土言詳見倬彼甫田篇前此冬春既行祈年
之禮及巳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復行雩祭請雨之禮
謹遵其時不為晚矣又按秋報亦祭方春祈秋報皆祭
社解者或誤以此句兼祈報言又或謂專指秋報言皆
于詩意未合詩為閔此時不雨而言何遠及前歲報賽
之事乎虞鄭云度也疑通作虔敬恭二字雖可通言既
已聯文義當有異孔氏謂在貌為恭在心為敬又謂貌
多心少為恭心多貌少為敬愚意恭字从心則是當主

心言敬字从攴則是指其見于作為者言論語曰居處恭執事敬是其義也此敬恭言其外則盡禮內則盡誠也神能聰明故曰明神指羣公先正也悔說文云恨也怒說文云恚也韻會云努也若强努之發人怒則面目張起怒當以心節之故心奴為怒愚按此二字亦當有別悔猶蓄之于心怒乃見之于外矣言我于祈年方社致其敬恭若此昊天上帝處尊嚴高遠之地或未必顧慮及我羣公先正皆稱明神宜無所懷恨而逞怒于我者獨不能代籲上帝為民請命乎因上二章有則不我助則不我聞之言故此章特指及之詩之作法綿密而條理不紊如此周昌年云宜無二字有味宜無而不無必有其故矣此與孟子我竭力耕田數語意略相似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紙韻鞫哉庶正疚陸云或作灾又作究哉冢宰叶紙韻奬里翻趣馬師氏紙韻膳夫左右叶紙韻羽軌翻靡人不周無

不能止紙韻瞻卬陸本豐本俱作仰昊天云如何里紙韻爾雅作悝陸本豐本俱作痙　賦也此章言救旱之實政也散者散倉廩以賑濟也友朱子引或云疑作有當從之紀說文云絲別也謂絲縷之數也散無有紀者宣王自言發散倉廩為數已多不可勝計也鞫爾雅云窮也字从言當是謂其議論條畫之多至于窮盡也庶正鄭云衆官之長也孔云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說文無疚字當依別本作宊說文云貧病也趙頤光云禮晝不居內故久在宀下為宊冢宰天官特于庶正中提出之以其為衆長之長也殫力倡率夙夜不遑故至于病也趣馬師氏膳夫解俱見十月之交篇趣馬掌馬之官師氏以職詔王膳夫進飲食于王皆近臣也左右則統指侍御僕從而言舉大以該小舉近以該遠凡在王朝者具舉之矣周說文云密也毛傳訓救鄭云當作賙周禮大司徒相賙注謂相給足是也但說文無賙字論語君子周急孟子

周之則受俱只用周周字蓋恩施密徧之義孔云言汝等無有一人而不賙救其百姓困急者無有自言不能賙救而止不為者以此分貧恤寡之故使汝等益困也又按篇中如大命近止止乃語辭則此止字但作語辭亦通卬說文云望也欲有所庶及也字从匕从卩徐鍇云匕傾首望也卩庶也會意曰瞻卬者初則舉首而瞻既則傾首而望也言我及諸臣之勞于救荒如此庶乎足以挽回天意矣而天仍漠然也乃瞻望昊天而訴之曰天之去地不知有幾何里雖居高而聽則卑亦曾鑒察我君臣之所為否乎舊說但以此詩為宣王憂旱之深禱雨之切而絕無所作為

然者亦懵于詩旨甚矣

瞻卬豐本作仰昊天有嘒說文作譓其星叶庚韻讀如聲青盈翻說文作聲大夫君子昭假音格豐本作格無贏庚韻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庚韻何求為我以戾庶正叶庚韻諸盈翻瞻

卬豐本作仰昊天曷惠其寧叶庚韻讀如寧泥耕翻賦也此章勉羣臣賑救之不怠也賑救之事無公私皆有之嘒毛云微貌按小星為嘒故有微小之義陸佃云言旱久而繁星備見繁星備見則尤非雨之候也且其正言昊天則夏之時也以今觀之炎夏旱暵而熱則小星森布如棊星陽之精也陽盛而亢則星稠于上其理然也大夫君子通指羣臣也大夫以位言君子以德言昭明也假通作假說文云至也無通作毋戒辭下同贏說文云賈有餘利也言汝諸臣當勤于賑救明布其恵澤之所至毋或怯嗇尚有餘利王肅謂無敢有私贏之而不敷散是也大命近止解見四章成成功也安民所以保國前者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庶幾有成功已然而旱災未已則賑救猶未可輟毋或厭倦若難而棄弻之成功亦為國祚計也我宣王自謂也我居民上一夫不獲皆我之責今所以求諸臣之為民者即為我也戾猶虐也使諸臣早夜戮力不遑以紓民

之困跡似乎虐矣因自致其不安之意曰奈何以求為我之故而重苦我庶正乎昌説文云何也惠猶賜也寧通作甯説文云安也得雨則民安矣朱子云于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厚云不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浚儀初云通詩不露一雨字為後來詩家不露本題法門張文潛云不誠意于人事而誠之于祭祀不勉之于吾身而推之于臣僕何也蓋人事已修矣吾身已勉矣所不可知者祭祀與臣僕而已今也祭祀無不誠臣僕無不善則本末大小一切皆治矣此所為側身修行之至也晉穆帝永和時大雩歌雲漢之詩初博士議宣王承厲王撥亂遇災而懼故作是詩今晉中興奕葉重光豈比周人耗斁之辭乎漢魏之代別造新詩晉室太平不必因故司徒蔡謨議曰聖人迭興禮樂之制或因或革雲漢之詩興于宣王今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故因而用之

雲漢八章章十句董仲舒云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云云今按詩中有王曰二字其非宣王自作明矣申培說以為宣王憂旱史籀美之絶無稽據凡申說遇宣王時詩多歸之史籀亦自可笑子貢傳闕文

祈父王師責諸侯也序云刺宣王也愚按此王師刺宣王號令不行于諸侯而用兵無已考竹書宣王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周語宣王二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其時諸侯之師亦有在行者左傳所載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即其事也然諸侯之師皆無恙而王師獨受其敗則以勤王不力故耳故恨而責之毛鄭以為此詩之作在戰于千畝之時是也

祈左傳豐氏本俱作圻父音甫後同予王之爪牙叶魚韻牛居翻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魚韻

賦也祈父侯國官名祈通作圻左傳叔孫穆叔賦圻父可証天子六卿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敎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諸侯三卿武王誥康叔曰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是也說者以為圻父所掌即司馬之事農父所掌即司徒之事宏父所掌即司空之事然其官名自與天子不同故周禮之書不載非如太史內史之官則天子諸侯皆有之也舊說皆解圻父謂王之司馬非是所以名為圻父者圻即畿字周禮大司馬職云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有侯畿有甸畿有男畿有采畿有衛畿有蠻畿有夷畿有鎮畿有蕃畿凡九畿各方五百里以各有畿限疆畔故皆名畿父者官之尊稱猶尚父仲父亞父之類圻父以薄違為職主于提師迫逐違命者故舊說謂其職

掌封圻之兵甲也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其典兵則圻父之事此詩首章主六軍之衆言之天子之六軍出自六鄉六遂予軍衆自謂也後放此以對侯國之圻父言故自稱為王之爪牙若對王朝之大司馬言則無此文矣爪牙凡軍士之通稱孔穎達云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已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轉移恤憂也靡所止居慮其不得踐役而安居言必死也六軍之衆呼圻父之官而責之曰我以王之爪牙從征汝為王臣于分當敵王所愾胡為坐視成敗徒轉移我于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于蓋自宣王廢魯嫡立庶以成魯亂諸侯從是不睦其不肯戮力王室有自來矣按章氏云古者畿内之兵不出所以重内也卒有四方之役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武王克商賓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略見于經可攷也然則六軍之怨望圻父固其宜已左傳襄十

六年魯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祈父予王之爪士 紙韻

胡轉予于恤靡所底 豐本作氐 止 紙韻

賦也此章主宿衛之士言之爪士者虎士也以其宿衛故以士名所以別于軍衆也宿衛之士居止輦轂之下以藩衛王室原不在調發之列按周禮虎賁氏其徒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又司士職云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虎士在路門之右徐氏云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召以縣師而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時蓋空國俱出六軍與宿衛之士皆在行間若如舊說

漫無分別則此章可省矣底通作致毛云至也靡所底止猶云不知所究竟也

祈父亶不聰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叶東韻讀如翁烏公翻韓詩外傳作雍豐本作饔

賦也亶實也解見常棣篇書云聽曰聰易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更端以告而祈父漠然全不動念是聽若無聽也故以實不聽誚之尸說文云陳也饔說文云熟食也孔云明熟食故可陳也許氏異義云謂陳饔以祭也獨言有母者以母性愛子又或此從征之人多是無父以王師屢喪復遣孤子出征猶戰國策所謂今其存者皆死秦之孤也其悲甚矣蘇轍云饔祭食也士憂兵敗身沒不得還守祭祀而使母獨主祭也愚按蘇解近之但尸饔非主祭之說乃是慮已必死則其母當陳熟食以祭已也一說尸主也兵敗身沒無人可以奉養則必使其母獨主饔飧之事亦通舊說謂軍士因久役而興歸養之思欲如越勾踐伐吳令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

者皆遺歸及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之例則忘家忘身之謂何雖在上人行之則為恩而使人人離心解體睽懷內顧則國難何時而平于同仇之義傷矣今不取

祈父三章章四句

左傳作圻父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皆作圻招　朱子謂軍士怨于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語意亦近似然祈父乃諸侯之官實非司馬則王爪牙之士何得繇祈父調發乎子貢傳申培說皆改此詩篇名為圻招謂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諷諫而豐氏本徑取左氏祈招之詩列于首章之前按左傳楚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據左傳注祈招有三義杜預依此詩以祈為祈父之官招其名賈逵本招作

昭云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徳也馬融本祈作圻招亦作昭云圻為王圻千里王者遊戲不過圻内昭明也言千里之内足明徳也是祈招二字在古注中尚無確義若杜氏以祈為官招為名則于下文之愔愔三字尤自難通且無端舉此人以規穆王更不相涉而如果為賢人則史傳何别無經見愚意祈招乃樂章之名祈通作祁大也招即徵招角招之招通作韶祈招者大韶也故其聲和樂而可以式昭徳音穆王盤遊無度馳八駿以周行天下祭公欲奏韶樂以鎮定其心猶趨以采齊行以肆夏之意耳又詩緯有午亥卯酉辰五際之説以酉為祈父其理無傳

沔水畏讒也疑隰叔所作隰叔事詳見黄鳥篇小引下是詩也其作于杜伯遭讒將見殺之時左儒九諫而王不聽之日乎

沔彼流水（紙韻）朝宗于海（叶紙韻 虎洧翻）鴥彼飛隼載飛載止（紙韻）嗟我兄弟（叶紙韻 蕩以翻）邦人諸友（叶紙韻 羽軌翻）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叶紙韻母鄙翻 比而賦也沔毛傳云水流滿也海納百川者鄭玄云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孔穎達云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為朝宗禹貢亦云江漢朝宗于海也鴥彼飛隼觧見采芑篇載之言則也載飛載止飛則有止也流水以喻讒言所謂流言也飛隼以喻讒人所謂凶人也水雖漫流猶有到海之期隼雖高飛亦或時有止息而讒人之造言生事以害人者徧無所底極故反言以為喻注疏泥朝宗二字謂興諸侯當來朝難通水入海名朝宗猶大水合小水為會二水合流勢均力敵曰同亦借名也會同不必泥朝宗何必泥于兄

弟謂僚友也親之則曰兄弟以其同國而居則曰邦人諸友莫之言無也肎之言可也古訓云弼于義無所取當以音通之念說文云常思也譏說殄行致亂之繇誠常思及此則自不為矣黄佐云嘗誦此詩而歷考之始知聖人之深惡夫佞人也自昊天之有若人也而君臣之道喪自小弁之有若人也而父子之恩絶自何人斯之有若人也而朋友之義虧自巷伯之有若人也而士大夫之心離自十月之有若人也而地震天鳴下民孽作矣國有佞人亦曰殆哉此沔水之所以念亂也作此詩者其父母必有身遭讒言而將罹凶禍之事故悲痛其詞以聲動之曰諸友縱不肎念亂然誰人無父母予而何獨使我父母至于此極乎愚所以疑為隰叔之作者以此以宣王末年有殺杜伯一事而其子隰叔因之以奔晉也又王符云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肎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為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既憂民亦為身夫蓋滿于上沾溥在下棟折榱

崩懼有壓患仁者無護人家者且自為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是以次室倚立而嘆嘯楚女揭幡而激王仁惠之思忠愛之情固能已乎按如此說亦自可通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陽韻音商鴥彼飛隼載飛載揚陽韻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叶陽韻戶郎翻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陽韻

比而賦也湯湯水盛貌按湯本熱水之名而書有湯湯洪水方割之語者蓋謂水勢之盛如湯之沸也揚說文云飛舉也振羽之意爾雅云鷹隼醜其飛也翬鷹亦好揚詩鷹揚是也水方盛而未殺則與朝宗于海者異矣隼方揚而未息則與載飛載止者異矣以喻讒方興而未已前反言之此正言之也蹟迹同字說文云步處也不蹟毛傳云不循道也如所謂無罪無辜讒口囂囂者起說文云立也載起載行起立而復行也朱子云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之訓止其義未詳按弭乃弓末反之可以解紒

不可弭猶云不可解也忘遺也言不可解此憂而使之遺忘也上憂國家之將亂下憂父母之不保自不能釋然耳

鴥彼飛隼豐本此句上僞撰沔彼流水東灌于瀛兩句率彼中陵蒸韻民之訛說文豐本俱作譌言寧莫之懲蒸韻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蒸韻

此而賦也率說文云捕鳥畢也象絲網上下其竿柄也大阜曰陵中陵陵中也民指小人不欲斥言故泛指之也訛吪同字通作譌鄭云僞也小人好詐僞為交易之言孔云謂以善言為惡以惡言為善交而換易其辭也寧反辭也猶言如何也懲說文云忘也戒止之意言隼雖飛在中陵人猶有持鳥畢而捕之者今民造為訛言變亂是非以熒惑聽聞奈何遂無禁止之者乎暗規王也又舊說以率為循則率彼中陵乃讒人優游自得之比于義亦通我友即首章所謂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者皆慣造讒說之人也敬猶戒也讒譖也就所譖之事

言曰讒以所譖之言而求之于理則是非變亂曰訛其者將然之辭興起也譖人者人恒譖之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故警之曰我友其慎之哉世風偷矣讒言方起其流之敝必至天下無有完人吾慮汝之將不免毋以今日譖人為得計也後世若唐周興來俊臣之徒其明鑒也出爾反爾能無懼乎韓詩外傳引此云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朱子謂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則讒言何自而興其意亦善但以首章邦人諸友莫肯念亂之語推之固知此友非同調者無緣以同心之言告之耳王應麟云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朱子疑卒章脫前兩句謂當作

三章章八句此大屬蛇足豈氏本便添兩句其偽妄可笑甚矣　序謂規宣王也朱傳謂憂亂也于詩詞固亦相附但無所發明耳子貢傳則謂宣王念亂也鄒忠胤為闡其說云厲王流彘古今一大變也即曰萬民弗忍當時必有為之倡亂者至并欲甘心其太子微召公以己子易之周不祀矣乎王忘父讎而奸其位比于篡逆東遷而後日以陵夷則習亂而忘始治也使宣王無念亂之志是亦一平王耳故人知宣王内修外攘中興之烈爛然不知沔水一詩實為幹蠱之本覩其言曰誰無父母抑何情惻而肯痛乎聞斯言而不相與共圖撥亂者非人臣矣乃末章復慮及于讒言而勉我友以敬想當時汾王即世少主踐阼中外危疑或有幸亂之徒造蜚語以撼在位故其卒以此勗也與其說雖纚然可聽然不無辭費若申培說與宣王即位乞言于羣后而作是詩則篇中殊無乞言意

又文昌化書云宣王有賢臣尹吉甫文武兼資搢紳所慕國家中更板蕩四夷交侵及王即位北伐西征以復文武之境吉甫嘗任專鉞之命惟予與王俱吉甫居多大略而忽細故王之左右多不悅者于是讒譖迭興王亦未免于疑方其在鎬有飛語聞于王予為多方解釋意猶未明予為沔水之詩王聽之洎吉甫歸功烈既成君宰膠固中興之績視少康高宗為優焉按文昌世傳張仲化身此書乃其自譜以示人者仙跡幻化事尚在杳茫閒耳

黄鳥避讒去國也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其子隰叔出奔晉而作此詩竹書紀宣王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汲冢瑣語云宣王之妾女鳩欲通杜伯杜伯不可女鳩反訴之王王囚杜伯于焦杜伯之友左儒九諫而不聽并

殺之後三年而杜伯射王周語内史過云周之衰也杜伯射王于鄗墨子引周春秋云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甫田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今按竹書宣王以四十六年陟距殺杜伯時僅三載與璪語周春秋所記俱合蓋杜伯為祟也隰叔者杜伯子所以知此詩為隰叔作者以復我邦族三語知之晉語訾祏曰昔隰叔子違周難于晉國生子與為理世及武子以受隨范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韋昭云豕韋自商之末改國于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張守節云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據前數說則晉地杜之故封聚族在焉國既被滅而仕于周然猶不忘其本以唐杜為氏今隰叔以父死非罪還歸故國故曰復我邦族也

黃鳥黃鳥無豐本作毋後同集于穀屋韻此穀字从木不从禾無豐本作毋後同啄

我粟叶屋韻讀如救式竹翻此邦之人不我肯穀屋韻言旋言歸復

我邦族屋韻興也黃鳥解見葛覃篇一名黃鸝留即黃鶯也格物論云鶯三四月間鳴聲音圓滑羅願云詩稱鳥鳴嚶嚶按禽經稱鸎鳴嚶嚶則詩所言鳥殆謂此故後人皆以鸎名之陸佃云韓子曰以鳥鳴春若鶯鳥之類其善鳴者也此詩託興專取黃鳥善鳴為巧言之況沔水之詩以飛隼喻讒人之雄者此則所況者下所指者衆以當時訛言繁興夫人而能為讒也故重言黃鳥焉又羅云此鳥之性好雙飛故鸝字从麗所謂鸝必四飛鵙必單棲也然則重言黃鳥詩人抑又精于體物矣穀桑柤以況讒人所處之地皆醜之之辭也穀惡木也解見鶴鳴篇啄說文云鳥食也鳥之啄物興讒人之害人粟粱黍皆嘉穀則隱寂所以自況也羅云

古者不以粟為穀之名但米之有孚殼者皆粟也春秋說題辭云粟助陽扶性粟之為言續也一變而以陽生為苗二變而秀為禾三變而粲然為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合米而為粟金履祥云粟即所謂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儲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黃鳥集于穀木之上與粟判不相及而來啄我粟則意外之加也故呼而戒之其辭雖隱亦近于罵矣後放此此邦之人指在朝之人沔水篇所謂邦人諸友是也穀毛傳云善也莫我肯穀者造言生事不肯以善道待我也驚心于其父之往事故云然言發語辭旋歸復三字同義皆謂返也以初行言曰旋以行之本意言曰歸以返而已至言曰復邦族謂故國之宗族此邦之人非我族類故反而自求其宗族也隱叔之先本晉人于是復出奔晉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陽韻無啄我粱陽韻

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叶陽韻謨郎翻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陽韻虛王翻　興也桑非惡木而字音不佳故以爲醜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劉向以爲桑猶喪也桑穀俱生謂之不祥此詩首章言穀次章言桑其醜可知梁解見鴇羽篇不可與明者不可與分剖其是非也兄之親疏不同凡長于我者謂之諸兄以況僚友本猶兄弟故沔水之詩云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而今不可與明若此此所以欲返而依諸兄以居蓋著其無兄弟之誼也時杜伯雖死于女鳩之訴然同朝之臣爲杜伯明冤者惟左儒一人耳其與女鳩表裏相濟者必實繁有徒沔水之詩所以致憾于邦人諸友而此詩所以廣慨及此邦之人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麌韻無啄我黍叶麌韻讀如豎上主翻此邦之人不可與處叶麌韻讀如取此主翻言旋言歸復

我諸父 麌韻 興也栩即櫟也解見晨風篇莊子云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如牛絜之百圍匠伯不顧曰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蠧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又羅云木不出火唯櫟為然然則櫟亦惡木也黍解見黍離篇處止居也既不肯以善道相與而又不能與之分理是非則變亂黑白何所不至禍機一動身且不保豈可與之久處乎伯叔謂之諸父乃分之尊者暗刺王也王信讒在上則臣守之在下者無不懷危計無所出唯有返而依諸父以居耳蘇轍云夫去非士之患也使天下之士從此而逝則人主之患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焦氏易林云黃鳥來集既嫁不荅念我父兄思復邦國朱子則云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子貢傳同申培說亦云民適異國見拒于人而思歸故鄉乃作是

詩初觀語意俱似近之既而尋繹不我肯穀不可與明二言乃知分明為懼讒而發且于黃鳥啄粟興義更自了然序但以為刺宣王而不能知其事

鶴鳴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出鄭箋序云誨宣王也按說文云誨曉教也徐鍇云丁寧誨之若決晦昧也此詩止一意而引類曉譬不一而足有丁寧之思焉故謂之誨陸佃云箴規者友道也誨誘者師道也記曰能博喻然後能為師鶴鳴二章皆比而不賦則以誨誘故也鄧元錫云古納誨者之善誘如是乎然言已孫中興之業茲替矣愚按此必宣王末年之詩意其時山甫吉甫張仲召虎諸賢皆已次第凋謝故其詩曰爰有樹檀其下維蘀至如諫廢魯嫡諫不藉千畝諫料民太原諫殺杜伯諸讜論皆不見聽此詩人所以益致意于他山之石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叶語韻余呂切魚潛在淵豐本作淵後同或在于渚語韻樂音洛彼之國爰有樹檀其下維蘀樂韻它朱子本作他後同山之石可以爲錯樂韻說文豐本俱作厝　比也鶴鳥名陸璣云形狀大如鵞長三尺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頂赤目喙長四寸餘多紅白亦有蒼色者常夜半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雞鳴時亦鳴羅願云繁露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陸佃云舊云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蓋鶴體潔白舉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故詩傳以爲君子言行之象楊觀光云鶴陽鳥也依火精以自養故頂紅而不畏海氣夜半之鳴喜陽至也露降之戒慮陰盛也陽與陽遇則喜而起陰與陰遘則疑而避殆復後之臨姤後

之遯與鶴也而龍德在其中矣禽經云鶴以潔唳又云鶴愛陰而惡陽相鶴經云鶴陽鳥也而游于陰皐毛傳云澤也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按皐之為澤于義無取或亦作滜史記歷書秭鴂先滜索隱云謂子鴂鳥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是滜亦訓澤也然滜字說文不載愚意滜即澤字之訛故史記天官書云其色大圜黃滜滜亦音澤即潤澤之義澤或省作睪荀子側載睪芷睪芷者澤芷也睪或混作皐故睪有皐音列子望其壙睪如荀子作望其壙皐如又後漢書郡國志以成皐為成睪皆其明証然則九皐之皐本澤字傳寫訛耳後人循用遂忘其本鄭云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孔穎達云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皐者然則明深九坎于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郝敬云九皐深澤猶九泉九天極言其深也羅云禽經曰鶴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遠鳴于九皐鶴之俊者以喻士之及時而未仕者聲鶴鳴聲也鶴鳴深澤中人莫之

見而其聲聞于四野鄭云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毛云言身遠而名著也潛藏也淵說文云回水也水盤旋處為淵渚小洲也解見江有汜篇鄭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于淵溫則見于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孔云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于理為密樹說文云生植之總名檀良木解見將仲子兮篇其材彊韌可為車喻賢者之才可以重任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者言何樂于彼園之遊乎所以樂遊彼園以其中有良木故也蘀木葉墮也解見七月篇檀之下所見者惟蘀則凋零之甚而檀亦已槁矣喻賢者衰謝也毛鄭以檀喻君子以蘀喻小人則蘀固檀之蘀也豈其身足喻君子而其葉乃喻小人乎不可通矣它山之石喻賢人之在疏遠者以其堅質而有廉隅故以石象之它本蛇字象形借為別也彼也說文云上古草居患蛇故相問無它乎因借為別之義魏較云蛇匿莽中莫知其處因借為彼之義後

人改作他非古文也錯通作厝說文云厲石也旱石曰厲可以磨刀劍荀子所謂鈍金必待礱厲然後利又禹貢有磬錯則治磬亦用之不必耑照下章攻玉言喻得賢人則可以砥世磨鈍有移風易俗之效也詩雖託喻四事然轉折止是一意言賢者身不可見而名則可聞苟得其所以致之之道則雖始之不可見者終亦未嘗不可見也所以樂游王之庭者為賢者在位故耳此時既衰謝如斯矣野有遺賢正當勞于求之資其砥礪之用慎毋以落落難合棄之也九皐他山語自相應皆為側陋之賢者言耳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先韻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先韻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叶沃韻讀如梏姑沃翻陸德明云說文穀从木殸聲非从禾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沃韻

比也上章言聲聞于野僅野之人知之此言聲聞于天則已升聞在上矣王充云鶴鳴

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荀卿云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于外務積德于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魚在于渚喻賢者出而用世也永聲聞于天言朝廷既聞賢者之聲名于是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賢者就之猶之魚在于渚矣其或禮貌衰或言弗行也則賢者又將去之如魚始之在渚者或復潛而在淵鄭箋謂時蹇則魚在渚逃于淵是也非變文叶韻之說穀羅云惡木也易生之物一說穀田久廢則生穀此聲所以通于穀其實正赤如楊梅而無核鶴鳴之詩園之所有木不同而其下皆穀則以穀易生故也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傳曰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為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柄失而在下則是以桑穀為二物也而陸璣以為殺幽州謂之穀桑或曰楮

桑然則蓋一物也論衡曰楓桐之木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為軸商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為變怪穀雖易生至于七日而拱則已速矣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長數丈潔白光澤甚好其葉初生可茹又取班穀之皮以為冠裴淵廣州記曰蠻夷取穀皮熟搥為褐裹布鋪以擬氈然則雖惡木用亦博矣陸佃云穀惡木也而取名于穀者穀善也惡木謂之穀則甘草謂之大苦之類也穀惡木也而疑于美散木也而疑于才其別之則難矣故以誨宣王分別善惡先賢以為皮班者為楮皮白者為穀有辦者曰楮無辦者曰構非一種首章言其下惟籜第嘆賢人凋謝耳此言其下維穀則喻所進用者無非小人又不獨無賢人而已孟子有云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然則向所樂遊于彼園而觀之者既景象一變如此亦何樂有此園乎攻治也磨玉以石所謂攻也玉主君言以玉者貴物

故為君德之比程子云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成焉王符云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愚按此比首章亦深一層說喻賢者不特下之可以善俗上之亦可以正君故求而用之不可以不亟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此章依鄭作求賢解其義甚明而意甚串試逐語細玩自見如子貢傳云所以修身也反覺寬泛不切朱子亦以為陳善納誨之辭謂鶴鳴二句言誠之不可掩魚潛二句言理之無定在而樹檀二段則以愛當知惡憎當知善為言夫然則固知人之事也胡前四句之不相蒙耶

申培說闕文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七